

東 海 大 學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曹文軒小說《紅瓦》主題探究

指導教授：許建崑 先生

研 究 生：林美伶

中華民國 103 年 12 月

曹文軒小說《紅瓦》主題探究

論文摘要

本論文以《紅瓦》為文本，研究其思想主題，以及曹文軒文學創作觀於《紅瓦》的實踐情形。

第一章為「緒論」，說明本研究的動機、目的與方法、研究步驟及範圍、限制。

第二章「曹文軒及其《紅瓦》」，討論曹文軒的成長歷程之於其文學觀念形成的影響，以及《紅瓦》與曹文軒文學理念的連結，並介紹《紅瓦》小說內容梗概。

第三章「少年成長的困惑」。此章首先就曹文軒對於「成長小說」的主張談起，列出「人際關係的較量與磨合」、「自我認同的危機」、「情感的追尋」等三項課題——探討曹文軒如何融入其對於成長小說的主張於《紅瓦》以及課題的背後意涵。同時，研究者於文本的探討主要以人物為軸心，亦藉此探討曹文軒在人物塑造的手法以及完成度。

第四章「性的欲望、壓抑與操控」。此章分為三個面向——「青春期：同性的競爭意識與對異性的敏感」、「悖德：性的壓抑與追求」、「操控『性』的手段」，探討曹文軒如何在情節編排區分處理關於「性」的議題，以及從曹文軒在人物情節的明暗處理上看到其悲憫情懷的展現。

第五章「改變與重構」涉及的是曹文軒《紅瓦》對於時代氛圍的呈現，屬於抽象的思想議題。研究者提出「改變與重構」的命題，認為曹文軒透過小說人物際遇除了寫出時代的「改變」，更引出了「重構」的思想意涵。

第六章「結論」，歸結上述各章討論成果。

關鍵詞：曹文軒、《紅瓦》、主題探究、少年成長、性、改變、重構

曹文軒小說《紅瓦》主題探究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步驟	1
第三節 研究方法	4
第四節 前人研究成果	5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10
第二章 曹文軒及其《紅瓦》	13
第一節 曹文軒的生平	13
第二節 曹文軒的文學創作	21
第三節 《紅瓦》的成書歷程與特色	27
小結	39
第三章 少年成長的困惑	41
第一節 曹文軒「成長小說」主張的展現	41
第二節 人際關係的較量與磨合	46
第三節 自我認同感的危機	54
第四節 情感的追尋	62
小結	71
第四章 性的欲望、壓抑與操控	75
第一節 青春期：同性的競爭意識與對異性的敏感	76
第二節 悖德：性的壓抑與追求	81
第三節 操控「性」的手段	89
小結	96
第五章 改變與重構	99
第一節 文化的改變與重構	100
第二節 權力的改變與重構	105
第三節 社會的改變與重構	114
小結	120

第六章 結論-----	123
-------------	-----

參考書目-----	127
-----------	-----

表目次

表 1：論文研究架構-----	2
表 2：國內研究曹文軒作品之碩博士論文一覽表-----	5
表 3：《紅瓦》上、下部章名及主要人物一覽表-----	31
表 4：曹文軒文學觀念的形成與《紅瓦》創作的連結-----	39
表 5：《紅瓦》主題探究——「少年成長的困惑」章節研究架構-----	41
表 6：《紅瓦》「人際關係的較量與磨合」一節研究架構-----	46
表 7：《紅瓦》「情感的追尋」一節研究架構-----	62
表 8：《紅瓦》人物塑型-----	72
表 9：《紅瓦》主題探究——「性的欲望、壓抑與操控」章節研究架構-----	75
表 10：《紅瓦》主題探究——「改變與重構」章節研究架構-----	99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一般提到曹文軒，直接聯想到的是其人於兒童文學上的主張與相關作品。國內由民生報社出版的一系列曹文軒的小說作品：《草房子》、《紅瓦房》、《甜橙樹》、《紅葫蘆》、《根鳥》等，其主要讀者群皆定位在少年讀者，故而國內研究曹文軒其人其作大多著眼於其兒童文學的主張以及作品裡少年成長的課題。

然而，身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的曹文軒，其學術研究範疇並非只侷於兒童文學，而是當代中國文學現象¹，於《紅瓦》後記題為〈永遠的古典〉²這篇文章裡曹文軒便具體而微地描述了自己對於當代中國文學的觀察與創作主張。

《紅瓦》在台並未印行，台灣出版的《紅瓦房》是曹文軒自《紅瓦》裡擷取部分章節重組而成，主要鎖定少年成長的課題，而非《紅瓦》內容主題全貌。

基於對《紅瓦》的喜愛，以及對曹文軒其人文學創作觀的興趣，研究者以《紅瓦》為文本，研究其思想主題，以及曹文軒文學創作觀於《紅瓦》的實踐情形。

第二節 研究目的與步驟

研究者主要以《紅瓦》為文本，研究目的如下：

其一，作家研究：研究曹文軒文學觀形成的背景以及創作歷程、文學主張。

其二，作品情節研究：了解曹文軒作品情節鋪陳的情形。

¹ 曹文軒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暨當代文學博士班導師，1988年起陸續發表學術論著：《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1988)、《思維論》(1991)、《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2002)、《小說門》(2002)等。

² 曹文軒，〈永遠的古典〉(代後記)，收於《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 581-588

其三，人物塑造研究：研究曹文軒於小說中人物塑造的手法。

其四，作品思想研究：討論曹文軒鑄鑄在作品裡的思想理念。

扣合研究目的，研究者確立論文研究架構如下表所示，並依序說明研究步驟於後。

表 1：論文研究架構



論文第三章~第五章雖以《紅瓦》內容主題作為章名，但在探討上各有區隔偏重，底下依序介紹各章研究重點：

第二章「曹文軒及其《紅瓦》」。此章研究重點有二：其一，曹文軒的成長歷程之於其文學觀念形成的影響；其二，作為曹文軒最具代表性的長篇小說——《紅瓦》的誕生過程與曹文軒文學理念的連結，並介紹《紅瓦》小說內容梗概，以便利底下各章探討。

第三章「少年成長的困惑」。此章首先就曹文軒對於「成長小說」的主張談起，再從《紅瓦》列出「人際關係的較量與磨合」、「自我認同的危機」、「情感的追尋」等三項課題。研究重點有二：其一，曹文軒如何融入其對於成長小說的主張於《紅瓦》以及課題的背後意涵探討；其二，研究者於文本的探討主要以人

物為軸心，而第三章伴隨課題所列出的人物：喬桉、林冰、趙一亮、馬水清均屬於貫串全書的少年主角，研究者將藉此探討曹文軒在人物塑造的手法以及完成度。

第四章「性的欲望、壓抑與操控」。此章將《紅瓦》裡關於「性」主題的呈現區分為三個面向——「青春期：同性的競爭意識與對異性的敏感」、「悖德：性的壓抑與追求」、「操控『性』的手段」。研究重點有二：其一，曹文軒如何在情節編排鋪陳上區分處理關於「性」的議題；其二，對於伴隨著議題討論的幾個在《紅瓦》受爭議的人物：施喬紈、傅紹全、秦啟昌、夏蓮香等，這些人物在《紅瓦》受注目的並非人格心理的變化，而是其悖德行徑，而人物行徑是伴隨小說情節顯現的，藉此我們可以探討曹文軒在個別人物情節上的明暗處理以及其背後悲憫情懷的展現。

第五章「改變與重構」涉及的是曹文軒《紅瓦》對於時代氛圍的呈現，屬於抽象的思想議題。《紅瓦》所設定的背景位處中國六〇年代，跨越了文化大革命時期，雖非曹文軒於《紅瓦》所要著眼的課題，卻是無可避免的一塊，也是故事主角群身處其中，必然要去體驗的時代氛圍。研究重點有二：其一，作為一部主場景架構於此的小說，研究者將從「文化」、「權力」、「社會」等三個面向來看曹文軒如何處理關於時代氛圍的課題；其二，研究者提出「改變與重構」的命題，認為曹文軒透過小說人物際遇除了寫出時代的「改變」，更引出了「重構」的思想意涵。

第六章「結論」。總結上述各章研究成果，分別從生平經歷、文學觀念、小說人物塑型、情節鋪排、思想展現等各方面來探討《紅瓦》這部小說的主題呈現以及其之於曹文軒長篇小說創作論的實踐。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本論文主要採用「文本分析法」以及「歸納法」。

- 一、 分析法：首先依據研究目的從《紅瓦》內容分析出三大主題——成長、性、社會思想——接著再就各主題於《紅瓦》中的呈現面相加以分析、區隔章節進行深入研究探討。
- 二、 歸納法：依據各章節分析所得，扣合論文研究目的，於各章末闡立「小結」，歸納研究所得。

並由於研究目的在於從《紅瓦》探討曹文軒創作理論實踐，在各章論述過程中將斟酌引述曹文軒小說專論《小說門》內容，因此在進入各章討論前，有必要針對《小說門》一書以及其於本論文中的運用方式略作說明。

《小說門》是曹文軒從事國家教委人文科學研究項目「小說的藝術」的最終成果結集，是一本系統化的小說理論著作。曹文軒於該書〈後記〉云：「我在寫作它的時候，並沒有按時下的所謂學術規範而將自己的主觀與個人的經驗排除，恰恰相反，倒是一直將自己的體會與感受融入其中。與我以前的幾部學術著作相比，這部著作也許是最見我心性的³。」故而《小說門》亦可視為曹文軒小說創作論著。

本論文所採用版本為 2010 年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之簡體版本，而依書末〈後記〉完成時間為「2002 年 3 月 18 日」，又提及此書創作時間前後寫了五六年，以此推估《小說門》寫作時間與《紅瓦》應有重疊。因而在探討《紅瓦》文本內容之際，同時以《小說門》相關論述為輔，以求更完整詳備地了解曹文軒小說創作理論的實踐情形。

³ 曹文軒，〈後記〉，《小說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400

第四節 前人研究

一 碩博士論文

目前台灣研究曹文軒的論文共計十五篇，其中一篇為博論，十四篇為碩論。

表 2：國內研究曹文軒作品之碩博士論文一覽表

研究者	論文名稱	系所	年分/碩/博
馮建國	曹文軒《根鳥》之原型研究	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	89/碩士
陳艷凰	曹文軒少年小說中的倫理關係之研究	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	91/碩士
林詩屏	曹文軒作品之意象研究－以《草房子》、《紅瓦房》、《根鳥》為例	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	91/碩士
楊美珠	曹文軒少年小說悲劇意識之研究--以《草房子》及《紅瓦房》為例	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92/碩士
蔡瑜玲	曹文軒少年小說中青少年的成長及其意涵研究－以《草房子》、《紅瓦房》、《山羊不吃天堂草》為例	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	92/碩士
王素芳	曹文軒的《紅瓦》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92/碩士
翁雅玲	曹文軒少年小說之「成長主題」研究-以《草房子》、《紅瓦房》及《三角地》為例	屏東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	93/碩士
陳思愉	當代少年小說研究--以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	94/博士

	潼、沈石溪、曹文軒為例	系	
林子芳	曹文軒少年小說中的生命流域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97/碩士
邱涵	曹文軒小說生命漂泊意象之探究——以《草房子》、《紅瓦》為例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97/碩士
陳力嘉	曹文軒小說《青銅葵花》《稻香渡》之審美追求研究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97/碩士
熊開慧	少年詩化成長小說研究——以保羅·科爾賀《牧羊少年奇幻之旅》與曹文軒《根鳥》為例	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	98/碩士
歐玲瀨	「讓幻想回到文學」曹文軒的幻想小說研究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	100/碩士
邱冠霖	曹文軒少年小說之衝突研究——以《青銅葵花》與《稻香渡》為例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碩博士班	101/碩士
陳淑芬	曹文軒及其少年小說之生命教育研究	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碩士班	102/碩士

(一)、研究角度區隔

由上表資料可知，目前國內對於曹文軒作品的研究主要偏重於少年成長課題的探討，而與研究者同樣採用《紅瓦》作為研究文本的論文有二：王素芳〈曹文軒的《紅瓦》研究〉以及邱涵〈曹文軒小說生命漂流意象之探究——以《草房子》、《紅瓦》為例〉。其中王素芳〈曹文軒的《紅瓦》研究〉與本論文同樣以《紅瓦》作為唯一研究文本，且題目相似，故有必要在此進行介紹並說明研究區隔。

王素芳〈曹文軒的《紅瓦》研究〉是國內最早以《紅瓦》為文本進行研究

的碩論，其研究方法將《紅瓦》分成三個面向進行探討：情節鋪陳、人物分析、主題探討——分別以布雷蒙(C.Bremond)「敘事序列」理論⁴歸納整理《紅瓦》故事情節的鋪排規則；以荷妮(K.Horney)《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⁵一書的心理學觀點分析《紅瓦》的人物形象；最後參考魏貽《小說鑑賞入門》⁶將《紅瓦》內容區分出「愛」、「重生」與「成長」三個主題進行探討。

王素芳論文與本論文根本差異在於王素芳主要以西方理論切入歸納、研究《紅瓦》的敘事手法與人物塑型，側重作品的結構探討；而研究者則企圖從《紅瓦》內容的主題呈現探討作家對於主題思想融入作品的經營手法，側重作家自身文學理念的實踐。

另外，王素芳〈曹文軒的《紅瓦》研究〉雖然亦觸及作品主題探討，然而並非其論文研究重點，篇幅少、僅概略介紹《紅瓦》涉及「愛」、「重生」、「成長」主題的部分內容，研究者認為並未能曲盡《紅瓦》思想全貌，故研究者以〈曹文軒小說《紅瓦》主題探究〉為題，期許能達到充實國內《紅瓦》內容主題研究的作用。

(二)、研究內容區隔

最後，針對本論文研究主題之一「成長」與前人研究有所重複處，研究者於此提出說明與區隔。

列表中以「成長」為主題進行研究者有二：蔡瑜玲〈曹文軒少年小說中青少年的成長及其意涵研究—以《草房子》、《紅瓦房》、《山羊不吃天堂草》為例〉、翁雅玲〈曹文軒少年小說之「成長主題」研究-以《草房子》、《紅瓦房》及《三角地》為例〉。

而本論文與二者的研究區隔有二：

⁴ 羅鋼，《敘事學導論》(雲南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94)，頁 91-100

⁵ 荷妮，《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陳收譯(北京：國際文化出版社，2001)

⁶ 魏貽，《小說鑑賞入門》(台北：萬卷樓圖書出版社，1999)

- (一) 研究文本：蔡瑜玲與翁雅玲研究所據文本為《紅瓦房》，而研究者所採用的文本為《紅瓦》，前者雖脫胎自《紅瓦》，但許多情節內容上多有刪減，因此研究者認為在「成長」課題的討論上，《紅瓦》的內容展現更為豐富多元，可提供更進一步深入探討。且以二者論文所設之研究範疇而言，《紅瓦房》僅作為其研究文本之一，而非唯一文本。
- (二) 研究取向：蔡瑜玲的論文從小說人物塑造分析起，整理曹文軒筆下少年成長背景與經歷，最終歸結曹文軒透過人物形象所欲傳達的成長意涵；翁雅玲的研究則是以青少年發展心理學的理論為基礎，從文本人物形象中取得印證；研究者則從文本內容出發，分析《紅瓦》情節所呈現的成長課題，並從中歸納作者形塑手法。

綜合上述，《紅瓦》故事軸心主要伴隨著林冰於初、高中時期的成長經歷推進，因此「成長」著實是研究《紅瓦》主題時必須探討的一個重要面向，儘管前人研究已有以「成長」為題切入探討者，但基於研究文本及方法的區隔，本論文仍將「少年成長的課題」列入主題研究之一。

二 期刊論文

台灣以曹文軒作品為主的期刊論文為數不多，關於曹文軒作品的評述多散見於其作品的書序或附錄中，大多著重於作品裡所揭示的少年成長課題；而大陸方面曹文軒作品的討論則多偏重其藝術表現手法，對於曹文軒小說特意經營的美感氛圍呈現褒貶不一的評議。

許建崑〈成長的苦澀與瑰麗——曹文軒為孩子刻劃的文學世界〉⁷是國內最早有系統地討論曹文軒作品的一篇。由於曹文軒作品帶有濃厚的家園色彩，掌握住這樣的特色，該論文從作家生平談起，進而將其作品略分為兩大時期——「零金碎玉時期」與「長篇小說獲獎的開始」進行介紹，並就小說的藝術表現手法作整理分析，最後歸納提出曹文軒欲透過作品傳達的文學理念。

⁷許建崑，〈成長的苦澀與瑰麗——曹文軒為孩子刻劃的文學世界〉，《東海大學人文學報》第43卷(2002年7月)，頁84-106。

2002年民生報社出版《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⁸，內容涵蓋曹文軒談兒童文學的主張、訪談錄，並收錄來自台灣、大陸多篇評述曹文軒其人其作的文章，書末並整理曹文軒截至2002年的寫作年表以及得獎紀錄，是國內目前介紹曹文軒其人其作最為完整的一部專書。以下，研究者提出收錄於書內的兩篇進行介紹：

湯銳〈一束浪漫主義者的心靈之光〉⁹最初見於曹文軒1988年的短篇小說集《暮色籠罩的祠堂》作為書序，從曹文軒作品的人物塑型談起，認為曹文軒筆下的主角多半是「純樸而堅韌、極富靈性、卻遭到生活不公正待遇的少年人」，作品散發「一種高貴的美學享受——憂鬱的甜美或甜美的憂鬱」，來自農村的曹文軒具備著與當時文壇不同的獨創意識與美學追求。從標題的論定，到作品內容的評析，研究者認為湯銳的論述大抵指出了曹文軒此前往後作品的走向特色。

鄒璐巍〈美感與思想同樣重要，沒有美感就沒有讀者——曹文軒小說創作的審美追求〉¹⁰最初見於2001年第11期《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該文指出了曹文軒在普遍追求思想、追求深刻的當代，同時傾心經營作品美感，不獨表現在作品裡自然題材的描繪，更體現在小說人物遭遇的鋪陳上，對美好人性與高尚情操的永恆追求。對美感的重視與經營，讓曹文軒走出自己的特色，成為當代文壇一位風格獨特的作家。

而在大陸期刊論文中，師承曹文軒、北大中文博班出身的徐妍最擅長從曹文軒自身的理論來討論其作品。2006年發表了〈曹文軒小說的敘述美學：單純形式下的複雜美感——以長篇小說《細米》為個案〉¹¹，內容所述可與曹文軒《小說門》互為映證。而在近期發表的〈對童年夢想的永久看護〉¹²則針對曹文軒歷年作品成就及特色做出整體評價，提出了「原創力豐沛、文學流脈深厚、漢語言美感獨特、作家責任意識自覺」等四大特色，評價曹文軒「不是一般意義的小說家，

⁸ 桂文亞主編，《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台北：民生報社，2002年10月）。

⁹ 同註8，頁84-89。

¹⁰ 同註8，頁99-117。

¹¹ 徐妍，〈曹文軒小說的敘述美學：單純形式下的複雜美感——以長篇小說《細米》為個案〉，《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期第19卷，2006。

¹² 徐妍，〈對童年夢想的永久看護〉，北京：《文藝報》第四版〈文學評論〉，2014年6月20日。

還是一位文體家。後者的意義尤為重要，因為在閱讀的意義上，一位作家是否能夠擁有一個僅僅屬於他的文體風格，決定了這位作家是否值得被反覆閱讀。」。

整體而言，無論對於曹文軒作品評價為何，自 1980 年代以短篇小說《弓》踏入文壇的曹文軒，多年來持續的研究與創作，已然走出了他個人的風格，成為一位足以被反覆研究、評議的文學大家。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 研究範圍

本論文的研究文本為曹文軒長篇小說《紅瓦》¹³，此書於 1998 年 4 月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發行，廣受讀者歡迎。後於 2000 年接受台灣小魯文化邀請將原本 42 萬字簡體本的《紅瓦》刪減章節字數為 15 萬字繁體本，並另名《紅瓦房》在台刊行。而本論文採用的版本為 2003 年由北京作家出版社結集曹文軒歷年作品出版「曹文軒文集」¹⁴所用之簡體版本，在台並無刊行。

除《紅瓦》外，至於曹文軒其他作品、散文、學術論著等，僅作為研究輔助之用，不在討論之列。

二 研究限制

(一)本論文為了不影響研究架構，研究期間若有新篇出版，不在本文研究和討論之列。因此，本論文研究所得之觀點，僅能代表所選定的文本之研究成果。

¹³ 曹文軒，《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 年 1 月初版，同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¹⁴ 該文集共分九卷，前五卷為文學作品，分別收錄《草房子》、《紅瓦》、《根鳥·山羊不吃天堂草》、《甜橙樹》、《一根燃燒盡了的繩子》；後四卷為學術研究，收錄《小說門》、《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

(二)有關曹文軒本人的文學論述、評論其作品的大陸文獻資料十分繁多，因地域與時間限制，研究者無法全數取得，因此本論文研究所得可能無法十分周延。





第二章 曹文軒生平及其《紅瓦》

曹文軒於《小說門·經驗》¹一章中強調了「經驗」之於小說家的重要性，並進一步區隔、釐清「經驗」與「經歷」二詞的不同²。一個作家終其一生或囿於命運使然，所「經歷」的事件並不算多，但仍可憑藉這些經歷所獲得的各項「經驗」廣泛融入，運用在其小說作品創作中，從而成為其作品相對於其他作者而言不容錯辨、獨有之基調。

而關於「經驗」的植入與個人風格的確立，曹文軒提到了一詞：重複。這裡所指的「重複」並非江郎才盡般不斷新瓶裝舊酒，而是一種「必要的重複」、「基本經驗的重複」。何謂「基本經驗」？按曹文中所闡述，應屬作家內在透過自身經歷所產生，留存在心底的深刻感受。譬如，一個人歷經命運的無情捉弄，從而嚐盡、體會到人生遭遇的「禍福無常」，那麼他便可把這份經驗寫入小說之中，成為他小說情感營造中最令人不容錯辨之基調，儘管故事情節一變再變，讀者依舊可以從中感受到該作家獨有的風格特質³，事實上，關於這樣的經驗同時也是該作家最為熟悉、擅於充分掌握的感受。

底下，研究者以曹文軒的生平、創作歷程為軸，整理爬梳曹文軒的文學主張及其作品書寫特質的形成過程。

第一節 曹文軒的生平

一、動盪苦難的年代，清潔優美的選擇

曹文軒成長於一個中國人普遍貧困的年代，這讓他對於人生的種種苦難有著深刻的體悟。但化而為文字，「苦難」從來不會是曹文軒作品裡強調的主軸；相反地，我們往往可以輕易從字裡行間感受到流淌於小說人物間純樸溫暖的情意——這是作家對於

¹ 曹文軒，〈經驗〉，《小說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

² 同註1。按曹文軒該章所闡述，「經歷」指的是作家親身遭遇過、具體的事件；而「經驗」則是從「經歷」中所提取的感受，屬於抽象的心理事件。

³ 同註1。曹文軒於《小說門》頁66-67提到：「我以為，一個成功的小說家之所以成功，就在於他總能讓人認出他來，而之所以能讓人在茫茫書海中認出他的書來，總離不開那種重複。這些重複的東西猶如銀子一樣在作品的水底隱約閃爍。」

作品呈現的選擇，關於形成這個選擇背後的緣由，底下研究者分別從「苦難年代裡閃耀著的溫暖人情」與「時間背景的淡化處理」兩方面加以探討之。

(一)苦難年代裡閃耀著的溫暖人情

曹文軒生於1954年1月，同年6月，長江、淮河流域發生百年未遇的洪災，共有14個省區6069萬人受災，受災面積達1.2億畝⁴。曹文軒的故鄉江蘇省隸屬長江流域，出生地鹽城號稱「萬河之都」，在這場世紀災難裡自是難以倖免，根據有限的資料記載，水災的發生及災後陸續的重建、安撫，為時長達四個多月，但伴隨而來的卻是年底一場持續二十多日的大雪，一災方歇，一難又臨，於江蘇省「1954年全省水災救災紀實⁵」中有著這樣一段令人怵目的描述：「當時，全省仍有災民650萬人，其中重災民340萬人，特別是因田園、房屋被淹撤出的近110萬災民，尚有32萬人未曾回鄉，有106萬畝田地未能下種，甚至有些地方發生災民自殺、病死、棄嬰、賣兒鬻女、大批逃荒、變賣耕牛農具的嚴重現象。」

這一年，是曹文軒出生的頭一年。關於襁褓之期的種種，在曹文軒的成長記憶裡自然是模糊難憶的，但在日後他透過母親的轉述，在文章裡寫下一段溫馨的回憶：「……我一兩歲時，常被人家抱去玩，然後就沿著河堤一家傳一家……重新回到她懷抱時，我也不肯再喝她的奶了。因為，那些也正在奶孩子的母親已經用她們的奶餵飽了我。母親說，我是吃了許多母親的奶長大的⁶。」或許，曹文軒作品裡始終流淌著的那份人性溫暖就是從這一個傳一個被抱在懷裡餵哺的過程中被滋養潤澤出來的，成為日後作品裡最重要的情感基調。小說《青銅葵花》裡，當幼小失怙的葵花怯生生地站在老槐樹下，等著鄉民們決定她未來的安置時，最先伸出援手的是被村裡認為最貧窮的青銅一家，青銅家的老奶奶說著：「窮是窮點兒，可是我不信養不活這閨女。一人省一口，就能養活她。」苦難的年代裡，那存在夾縫中亦要勉力生長的屬於人性裡最光明的互助關懷，就像一顆

⁴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54年〉，〈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5/content_2094236.htm)

⁵ 〈1954年全省(江蘇省)水災救災紀實〉：<http://www.jssdfz.com:8080/dfz/book/mzz/D7/D5J4.html>

⁶ 曹文軒，〈童年與文學〉，收於桂文亞主編《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台北：民生報出版社，2002)，頁17-20。

穎清晨在溫煦日光照拂下顯出的露珠般，在曹文軒的筆下熠熠閃耀著。

當曹文軒逐漸成長，懂得張大眼來認識自己所處的世界時，屬於生活現實的那殘酷的一面開始入駐他那段時期的記憶。

連年的水患與旱災所造成的損害，對於當時的人民生活而言負擔已經很沉重了，1959年至1961年，差不多在曹文軒就讀小學的年紀，因為政策上的錯誤，中國出現了全國性長達三年的大飢荒，根據資料統計，這段時期裡中國境內「非正常死亡」人數竟多達三千萬人之譜⁷。這時候的曹文軒已經開始曉事了，對於因為物質生活貧窮伴隨而來的種種窘迫與不堪，點點滴滴形成他對於童年生活最難忘懷的印象，有一段對於「飢餓」的描述尤其深刻：「飢餓像鬼影跟蹤著人，攆著人。我巴望太陽早點沉沒，讓夜的黑暗早點遮住望見世界的渴望生命的眼睛，也遮住——乾脆說死了——飢餓的欲望⁸。」在曹文軒的作品裡似乎從沒有出現過大剌剌描述飲食的場面，《紅瓦》裡家境較寬裕的馬水清偶爾興致一來領著林冰等人到鎮上大快朵頤，也不過就是一盤堆得尖尖的豬頭肉，就夠故事裡幾個少年主角們個個吃得滿嘴油光光、心滿意足的了。在小說裡，「食物」甚至可以成為一種籠絡人的手段，比如馬水清用一盤盤閃著油光的豬頭肉拉攏朋友陣線，比如掌管食堂的白麻子為求林冰保守他與施喬紈的姦情，時不時地為林冰加菜。閃著油光的香味與堆得尖尖的豐盛，就是曹文軒小說世界裡對於飲食描寫的極致享受了，某種程度上亦反映出他所成長的年代裡物質生活極度匱乏下，身為孩子內心最基本的渴望。

(二)時代背景的淡化處理

曹文軒許多作品儘管從未言明具體時代，但依內容所描述，應該落於中國上個世紀50~60年代，那個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普遍被認為激情又黑暗的年代，小說《紅瓦》甚至直接跨越文化大革命時期。然而，政治從來不曾是曹文軒作品裡的主調，在情節設定

⁷ 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共識網〉：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ld/lccz/article_2010080915280.html，2010/8/10

⁸ 同註6，頁19。

裡，對於主角而言，對於故事場景所在的鄉村而言，許多令後代研究者詬病不已的政策，有時反倒成了一股正向提升的力量，試想，若沒有知青下鄉，《稻香渡》裡少年細米如何遇到啟迪他藝術天份的女知青梅紋？《紅瓦》中的林冰又如何從艾雯的藏書中窺見文學的堂奧，從而培養出閱讀的興趣與寫作的長才？甚至一場政治上的醜惡鬥爭，反而拉了林冰一把，將他推進了黑瓦房。

關於時代背景的處理，曹文軒認為「小說家可以正面處理過去，也可以側面處理過去，還可以僅僅將在過去生活中發生的重大事件作為背景，而推至前臺的卻可能是一般的日常生活。再說，小說未必每時每刻都要想著承擔顯示歷史的責任——小說可以放棄這種責任，而僅僅是為一種美學的觀點或者是其他什麼⁹。」關於政治上的功過應當留給歷史專家來加以研究、評論，在曹文軒的小說世界裡強調的始終是小說家個人的經驗。而對於少年曹文軒而言，那場在後世評論上甚至被以毀天滅地喻之亦不為過的文化大革命，並沒有延燒到蘇北鹽城——「政治在那片到處是水的地方，已變得非常人情化了」、「那場運動現在看來是殘酷的，但在當時——從我這個參與者看來，並無這種感覺。那時只有激情與衝動，還有神聖感、崇高感，瘋狂中還有陶醉與美感。」這些，才是曹文軒當下最真實的經驗，而他願意將這些經驗於作品中透過不同的故事、角色進行重複，除了出自作家本身對於小說材料的選擇外，其實也為讀者提供了關於那個年代整體環境的另一個片面認識。

關於書寫，特別是像曹文軒這樣強調個人經驗重要性的小說家，事實上他於作品中所呈現的絕非時代的全貌，尤其曹文軒在材料呈現的方式上又是傾向於追求美感的，但片面的體驗亦是真實整體的一部份，故作者這樣的選擇雖難免引來耽美、忽略現實的批評與討論，然而僅是出於立足點不同罷了。整體的呈現絕對需要眾多不同角度的片面來加以支撐拼合，如果我們從魯迅《阿Q正傳》的文字裡讀到蘊藏在幽默底下對於時代的嚴峻批判，從沈從文的《邊城》裡讀到歷經滄桑後的那份豁達從容，那麼我們在曹文軒作品裡所接收到的將是蘇北鄉村裡少男少女純真懵懂的成長歲月，屬於那個時代的陰影面並非從未降臨過這片土地，只是曹文軒選擇不在小說中背負那樣沉重的歷史責任，而

⁹ 此段論述所引皆出自曹文軒〈小說應當有一種格調〉，《紅瓦房》（台北：小魯文化，2001），頁10。

把主軸回歸到主角的日常生活上。小說裡，在生活的大小事件上，時代的影響儘管仍舊是如影隨形，但卻是以少年成長為主軸的前提決定它的出場份量。

對於曹文軒而言，關於那個時代的種種進一步認識是在成年之後，特別是身為一個學術研究者，他當然有著屬於自己沉重的批判與憤慨，但絕非在兒童文學創作中發表展露，在他以為，兒童文學應是「一種清潔的選擇」——「這並不是說兒童文學有什麼缺陷，也不是說它力量薄弱，而只是說它所承擔的任務以及他的功能與成人文學不一樣¹⁰」，以此為前提，曹文軒在創作上的態度分野是很明確的。

二、圖書堆裡成長的孩子，悠遊於學術與創作之間

（一）兒文筆觸與水鄉情懷

研究曹文軒，不免都要提到他那身為小學校長之子的背景，很重要的一點來自於因為有了這一層的關係，使得曹文軒得以比同時期的其他孩子更容易接觸到學校的藏書，雖然遠比不上今時今日圖書館藏的量多質精，但父親辦公室裡那一書櫃的兒童讀物卻帶給了他在閱讀上的啟蒙，讓一個活潑好動的男孩願意為了探究故事的奧秘而捨棄與同伴間的野外追逐遊戲，這些圖書讓童年時期的曹文軒同時擁有著兩個精采的世界：一個是現實世界，曹文軒盡情享受著鄉村生活帶給一個男孩成長的自由純樸樂趣；另一個則存在於書裡的精神世界，《雪花飄飄》、《小礦工》、《五彩路》……這些兒童故事滋養著少年曹文軒的性靈，讓他在看待事物上可以獲得更敏銳深刻的思考。《草房子》裡的「桑桑」、《紅瓦》裡的少年林冰是曹文軒在小說作品裡童年印象的化身，這兩個男孩都同時具備頑皮的天性，卻又有著情感上敏感溫柔的一面，而且在寫作上都是同儕裡名列前茅的一個。

兒時的閱讀經驗不僅豐富了他的生活，潛移默化亦影響了他在寫作上形成一種特別的格調，後來他明確指出那是兒童文學的風格：

¹⁰ 曹文軒，〈一種清潔的選擇〉，收於桂文亞主編《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台北：民生報出版社，2002），頁14

我一出手的文字，就是所謂的兒童文學的文字。這樣一種文字是特殊的，並不是一般人寫的出來的。有些人企圖去寫，不過也就是用小兒腔裝飾裝飾，企圖扮演兒童文學作家這一角色罷了。而我從很早起，就有兒童文學的情愫。它就是由那一櫃子兒童讀物所培養出來的¹¹。

成長時期能夠擁有閱讀的興趣是很幸運的事情，書裡的語言及敘事腔調能較深入地影響一個孩子在寫作上的遣詞用句，甚至是他看待事物的角度。長久以來，曹文軒筆下所描繪的那片水鄉始終流淌著細膩柔軟的溫情，一物一景或動或靜皆有其優美之處，這不能不說是少時那櫃兒童讀物為他打下的精神基礎。曹文軒並未特意走向兒童文學的路徑，誠如他自己所說的那是一種從小便內化於心的「情愫」，影響了他的所觀所感，發而為文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種清新優美的語言風格，是他所熟悉的文字表達方式。

兒文作家梅子涵評論曹文軒作品時曾說¹²：「曹文軒的童年經驗是他的故事的基本背景和感覺，看樣子他較難超越它們，獲得現實的構思。」，這段話固然指出了曹文軒在作品創作取材上的侷限處，但誠如梅子涵在同一篇文章稍後做出的解說所提的，曹文軒創作所採用的語言與材料所呈現的是他最真實的自己，無論這人長到多大，當上了北京大學的教授，骨子裡他還是那個成長於鄉村的淳樸少年，生活在大都市裡多年，他始終還是「固執地保持著自己『外省人』面貌」，下筆為文，他選擇的始終還是那片水鄉，那些年少經驗是他人生的寶庫，兒文語言永遠是他熟悉的表達媒介：

在我的全部作品中，寫鄉村生活的占絕大部分。即使那些非鄉村生活的作品，其文章背後也總有一股無形的鄉村之氣在飄動遊蕩¹³。

那片土地給了我靈氣、題材、主題和故事。開門可見的水，濕潤了我的筆，使我能永遠親膩一種清新的風格¹⁴。

曹文軒曾為文盛讚作家李有幹先生其人其作，行文之中提及李有幹先生的作品場

¹¹同註 10，頁 12。

¹²梅子涵，〈話說曹文軒〉，同上，頁 71。

¹³曹文軒，〈鄉村情結〉，同上，頁 21。

¹⁴曹文軒，〈童年與文學〉，同上，頁 20。

域、內容脫離不了蘇北鹽城的人文景物：他深知，他最大的財富在於自己的經驗。他向我無數次透露他這一輩子是不可能寫完他這一輩子的¹⁵。反觀曹文軒自己不也是如此嗎？

(二)生命的轉捩點——入學北大

除了蘇北水鄉成長的種種回憶，20歲來到北京大學以後的曹文軒一直以知識分子的身份生活著，那也是另一個真實的自己——對於曹文軒而言，進入北大是人生一個很重要的機會與轉捩點，曹文軒一生感謝當年優先把北大面試機會給了他的王德意老師：「她是我的恩人。如果沒有她，我就上不了北大；如果沒有上大學，我只有兩種人生可能：要嘛始終和土地網綁在一起，要嘛在地方上從政¹⁶。」

進入北京大學就讀，給了少年曹文軒一個脫離農村勞動的機會，他後來曾不下數次於文中表達、描述對於少時農村勞動情形的深深厭惡，1960年代的中國農村勞動與政治操作脫離不了干係：

當時的勞動，實與勞役並無區別。……所有這一切，都不再是從前莊稼人的那種很經濟的操作，而都被形式化了。它們成了一個個毫無實際意義的演示，使人們處在不停頓的旋轉狀態裡。人們只有花費大量的勞力，通過精雕細琢，通過各種形式上的創造來一爭高低。而在地裡幹活的人數以及幹活時賣勁的樣子，也都統統成為一方幹部「政績」的綜合指數。許多活，只是做了拆，拆了再做，再拆，做一種循環往復，永無休止的折騰¹⁷。

「教育」，幾乎是那個年代脫離勞動的唯一出口，對於這點曹文軒有著很深切的體認，他親眼目睹自己的同鄉李青橋是如何在周而復始的勞動裡因過勞昏睡以致一隻胳膊被脫粒機硬生生輾斷的慘案，往後在他的作品裡便出現了许多李青橋的化身。比如《紅

¹⁵ 曹文軒〈李有幹先生〉，《一根燃燒盡了的繩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88。

¹⁶ 曹文軒〈我沒有高考故事〉，新浪教育網：<http://edu.sina.com.cn/ex/2005-07-01/1016120747.html>（2005年7月1日）

¹⁷ 曹文軒〈疲民〉，同註15，頁29-30。

瓦》裡的富戶之子「趙一亮」，在失去升學機會後，就此投入了社會勞動的一員，那雙原本善於拉胡琴的手逐漸被勞動磨得粗糙，最終淪為平庸，再也拉不出往日樂團第一把手的清亮旋律……就如同曹文軒多年後再見李青橋，已成了沒個正職、蠅苟維生的平庸青年，不復當年求學時籃球校隊的神采，對此曹文軒心中不無感慨。

因為入學北大的機會，使得他在多年後得以從一個宏觀的角度審視年輕時歷經的這一切，許多人在曹文軒的作品裡讀到他那股對於童年經驗的鄉愁，而研究者更進一步想提出的是這股鄉愁裡還夾著一個知識份子對於文學、對於創作不斷的精進與體認：

學術研究使我獲得了理性的力量，創作則使我保持住了一份人生與事業所必要的悟性。創作需要理性的強有力的支撐，而學術需要足夠的悟性來發現新的觀點、新的思路、新的領域¹⁸。

曹文軒不單是位作家，他更具備北大教授的身分，在創作文學作品的同時，更陸續發表了《思維論》、《曹文軒兒童文學論文集》、《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小說門》等學術著作，這讓曹文軒的文學創作同時具備一定的思想高度，不單為創作而創作，當中更隱含了深刻的文學主張。

¹⁸ 楊凱，〈游刃於兩片天地之間——曹文軒訪問記〉，同註 6，頁 66。

第二節 曹文軒的文學創作

曹文軒是位理論與創作並重的作家，從事學術研究的同時，亦將其研究所得鑄鑄於作品創作中。因而，爬梳曹文軒歷年創作，除了看到其人於寫作題材上的經營，亦可得見他在小說藝術表現手法上的追求與堅持。本節研究重點即基於此，區分「作品取材的經營與嘗試」及「長篇小說的結構：古典美學原則」二部分進行介紹與探討。

一、作品取材的經營與嘗試

曹文軒的文學創作成就最主要集中於小說，他的著作豐富，與張之路、李潼、沈石溪並譽為華文少年小說界的四大名家¹⁹。

作品在台最早是透過短篇小說〈田螺〉參加了「1992年海峽兩岸少年小說、童話徵文」²⁰獲得首獎，隔年收錄於《大俠、少年、我》²¹作品中出版。1994年經由民生報社出版的長篇小說《山羊不吃天堂草》與中短篇小說集《紅葫蘆》，接著幾乎每年均有作品在台推出：短篇小說集《埋在雪下的小屋》(1994年底)、散文集《少年》(1996年)、中短篇小說集《三角地》(1997年)、長篇小說《草房子》(1998年)、長篇小說《根鳥》(1999年)、長篇小說《紅瓦房》(2000年)、短篇小說《白柵欄》、《甜橙樹》、《憂鬱的田園》(2002年)、長篇小說《青銅葵花》(2005)以及長篇小說《稻香渡》(2006)。至於，2006年以後創作的《大王書》(2007)以及《我的兒子皮卡》(2009)等作品，則仍未有繁體版在台出版。

許建崑〈成長的苦澀與瑰麗——曹文軒為孩子刻劃的文學世界〉²²文中將曹文軒歷年小說創作大致區分為二：「零金碎玉期」、「長篇獲獎期」。前者泰半是短篇小說的創作，後者則開始有意識地將前者寫過的素材、主題予以統整，結合作者從事學術研究多年所

¹⁹ 許建崑，〈少年小說中的「四大天王」〉，《兒童文學研究》第3期(1998)，頁39-43。

²⁰ 該活動由台北《民生報》社、北京《東方少年》雜誌社以及河南海燕出版社聯合舉辦。

²¹ 桂文亞主編《大俠、少年、我》(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3年4月)。

²² 許建崑，〈成長的苦澀與瑰麗——曹文軒為孩子刻劃的文學世界〉，《移情、借景與越位——當代作家作品論集》(台北：萬卷樓出版社，2012)。

體認出的文學觀點進行創作。

而曹文軒作品目前銷售量最高，獲得最多研究討論的仍屬帶著自傳體性質的長篇小說《草房子》以及《紅瓦》，故事裡的人物、情節塑造設定，在當時的文壇同類型小說裡都是屬於比較創新突出的，這讓曹文軒一舉樹立了明顯的個人寫作風格。以作品取材而言，《草房子》與《紅瓦》幾乎結合了過去曹文軒在短篇作品裡所提到的人物、場景，融合成長篇小說後又出脫為一豐富多元的作品。曹文軒相當擅長活用他的「經驗」，在水鄉成長過程中對人情的種種感受與體認，成為他創作上最方便、熟悉的材料，屬於江南水鄉兒女帶著憂鬱又不失溫柔的情感基調，少男少女們懵懂晦澀的成長情事，透過曹文軒細膩的筆觸，兼以優美的風景書寫寓情——《草房子》與《紅瓦》至今仍被認為是曹文軒代表作品。在這之後的許多創作與嘗試，即便有新意，其成就亦較難達到此二書的影響力。

在《草房子》與《紅瓦》之後，《根鳥》、《青銅葵花》、《稻香渡》、《大王書》等作品陸續產出，在這些作品裡可看到曹文軒所做的嘗試大抵有二：

其一，以《青銅葵花》、《稻香渡》為例，人物、情節被特意簡化，取而代之在小說故事場景的經營上追求美感的呈現。但並不能因此論定曹文軒的作品過於耽美主義，或者脫離現實，而是作品取材的偏重正好來自他對於現實的觀察——曹文軒曾不只一次提出他對於兒童文學的見解，認為現代兒童普遍缺乏美感教育的訓練，並且主張於兒童文學作品中多融入一些浪漫主義，讓成長中的兒童能在閱讀的過程裡多一些想像與審美的空間。

其二，以《根鳥》、《大王書》為例，嘗試開拓中國奇幻文學的新頁。在《根鳥》一書的序言裡，他直言創作此書的動機乃在於證明東方(中國)文學創作亦不乏優良的奇幻文學作品，因而儘管有人批評《根鳥》一類的創作完全超脫了現實，過於耽美與理想化，不算太成功，但越是像這樣的作品題材嘗試，底下其實蘊含著曹文軒之於文學創作嚴肅的堅持與用意在。

綜合上述，曹文軒在作品的取材上其實正逐漸跳脫固有的水鄉題材，結合學術研

究所得，在作品中進行更多元的嘗試。然而，誠如曹文軒自己對於作家「基本經驗」的見解，儘管他在創作題材上做出許多嘗試，但流淌在曹文軒眾多作品裡的共通特質始終是溫柔敦厚的悲憫情懷，以及對於小說表現手法上美感的堅持，這與他生長於江南水鄉以及北大學術的背景緊密相關。底下，研究者以本論文研究文本——《紅瓦》為例，分析探討曹文軒在小說創作上所堅持的美學原則。

二、長篇小說的結構：古典美學原則

在〈寂寞方舟——讀普魯斯特〉一文裡，曹文軒以《追憶似水年華》為例，歸納了這部長篇小說在結構上遵循了四項古典的美學原則²³：平穩、聯結、對位、押韻。事實上，《紅瓦》於結構上同樣具備了這樣的原則，故沿用曹文軒所言，底下針對《紅瓦》這部長篇小說結構上的美學進行分析：

（一）平穩

《紅瓦》上下兩部的結構如同一由時間與空間鋪設搭建而成的長廊，走道的基石是時間，是主述者林冰從進入「紅瓦房」(初中)到離開「黑瓦房」(高中)六年的歲月。儘管《紅瓦》分作上下兩部，當中又各自穿插描述林冰同學與鎮民的故事，各有章名，但總還是走在這條長廊上，沒有倒返，也沒有分叉，總還是將重心擺放在林冰沿途所遇所思所感上，還是在這六年、起訖兩站早已確立的走道上。

（二）聯結

《紅瓦》裡的主場景一言以蔽之：校內、校外。

而這部小說高明之處在於巧妙運用中國六〇年代的時間背景，曹文軒特意淡化當時的政治色彩與時空背景，但是讓它成為推進小說情節的重要工具。林冰是個中學生，

²³曹文軒，〈寂寞方舟——讀普魯斯特〉，《一根燃燒盡了的繩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185-186。

但生活的主場景卻非僅止於校園，因為「大串聯」，他可以走出油麻地到大城市去感受當時活動激情的氛圍；因為文革批鬥風氣，他同情丁黃氏、丁楊氏的遭遇，見證了湯文甫、杜長明互爭油麻鎮主委的始末；因為學校停課，所以他與小銅匠傅紹全廝混，無意間窺知了傅紹全、梅子、秦啟昌、姚茫的情感糾葛……。林冰是條線，但負責穿針引線，讓讀者得以窺見《紅瓦》豐富世界的卻是曹文軒特意淡化的時空背景。

（三）對位

《紅瓦》四十二萬字，上下兩部共分作二十章節，前述將《紅瓦》結構視若長廊，這二十章節便是長廊的梁柱，而樑間廊壁各有細筆彩繪的人物風景，這些人物風景並不是突兀出現，他們在其他章節裡是不顯眼的配角，一路鋪陳到了自己的章節成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角。

比如夏蓮香，於小說一開始不過是個依附在林冰暗戀的女同學陶卉身邊順道被提起的名字，到了〈藍花〉一章便開始鮮明了起來，最末反成了《紅瓦》性格最強烈的人物。比如秦啟昌，小說從第三章開始提到他，但只交代了他那令人望而生威的神態，卻也是這樣陽剛的形象恰恰與小銅匠傅紹全的怯懦成了對比，因而在〈閣樓(二)〉秦啟昌竟開始成了一號浪蕩的人物，與傅紹全的妻子偷情，牽引出傅紹全一連串報復的心理與行為，在後來〈藍花(二)〉裡秦啟昌的風流又成為夏蓮香利用來擺脫楊文富的工具。

《紅瓦》各章裡看似隨筆提起的人物情節，之於全書其實又有其用意在，像是劉漢林，原以為他的角色定位就是林冰「紅瓦房」時期的好友，後來沒能上「黑瓦房」，故事到此也算終了，誰想到林冰後續又交代了他學了門手藝，在鎮上開了個小攤做生意，到頭來甚至還成了夏蓮香的最終歸宿。《紅瓦》出場人物眾多，場景不斷出入在瓦房內外，情節看似複雜，但其實多有暗合、呼應之處，均勻地支撐架構了這座長廊的建築。

（四）押韻

這裡首先要引述曹文軒評普魯斯特《追憶似水年華》的文字：

這一點最難說得明白，只是一種感覺。一部如此宏大浩繁的長篇，讓人覺得它僅僅是一首短詩的擴大，這實在得有一番功夫。換一種說法，大概一部成功的長篇——無論它多長，都應當能夠簡化為一首詩。而說它是詩，其中一點，就是它有韻腳，它從頭到尾押韻。《追》無論是人物的設定、場景的規劃還是情景的布置，都互為對應，互為映證，又全都與一根大軸唱和，在結構上造成旋律之感²⁴。

在《小說門》專述小說情節鋪排的〈搖擺〉一章裡，曹文軒對「押韻」做出更明確的說明：

如果將小說簡化一下，我們將會發現小說與詩的雷同：小說也講究押韻。……就小說情節的搖擺、反復而言，小說與詩並無兩樣。蕩出、收回、再蕩出、再收回，也有一個「韻腳」等在那裏——等著情節的回歸。而就在這一次又一次的回歸之中，小說也有了旋律——圓滿的小說都應有一種旋律感²⁵。

結合上述，如果《紅瓦》是一首詩，那麼屬於這首詩的韻腳該分成兩個層面來看：

其一，小說裡有形的韻腳是「林冰」，無論故事場景發生在瓦房內還是油麻地鎮上，甚至是多年後北大宿舍案前，總有個「林冰」等在那兒，這是一首屬於「林冰」的成長之詩。

其二，小說裡真正佔據力量，推動著情節搖擺的是這首詩無形的韻腳——曹文軒強調「悲憫」精神的文學主張。因為出自「悲憫」，所以才會在筆下刻畫出單一人物的多元面貌、命運的峰迴路轉，例如馬水清的最終出走並非一夕所致，屬於他的情感課題早在〈柿子樹(一)〉裡望著母親親手植下的柿子樹便開始展開了，小說裡共鋪陳了三章〈柿子樹〉，細膩的鋪陳手法讓人逐步理解他對於祖父的矛盾糾結，理解他夾在丁、舒二女的兩難情境——生命是條長河，而一個富有悲憫精神的小說家要寫的不單是從上俯瞰河

²⁴ 同註 1，頁 186。

²⁵ 曹文軒，〈搖擺〉，《小說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255。

流時所見的蜿蜒曲致、水色濁清，也該引領讀者去看到那些隱藏在潑灑波光下，河面下凹凸不平的大小坑陷，盈科而後進，今日之我奠基於往日苦難的經歷——《紅瓦》貫穿全書的韻腳、中心軸便是曹文軒所主張文學的「悲憫」精神，透過作品傳達其對於普世人生複雜面的關懷與觀察。

結合上述討論，身為一位學術研究與實務創作同時並行的作家，曹文軒在題材揀擇方面並不拘於一格，然而在開拓題材的同時，又能維持其一貫對古典美感的經營，鎔鑄個人創作理念於其作，從這個部分能見到曹文軒學者背景出身的嚴謹風格。



第三節 《紅瓦》的成書歷程與特色

於上節討論中，研究者以本論文研究文本《紅瓦》為例，分析曹文軒在長篇小說結構上所經營的美學原則——《紅瓦》可謂曹文軒結合成長經驗與創作理論的代表之作。於此節裡，研究者將從「創作源起」、「章節鋪陳與象徵隱喻」、「活性結構」三個部分更進一步探討、分析《紅瓦》的成書歷程與特色，以作為之後第三~五章主題研究的背景理解。

一、包裹著古典優美外殼的現代主義者——《紅瓦》創作源起

「現代」與「古典」，是曹文軒時常提及的兩個詞，他對於文學的主張，對於創作的主張，不外乎在這兩者之間尋求一個理想的平衡點。

在〈永遠的古典〉²⁶這篇文章裡曹文軒明確指出、區隔了「現代」文學與「古典」文學的差異性，最主要的一點來自於前者著重於探討形而上的思想問題，後者則對於現存的人世展現了普遍的形而下的關懷。以小說為例：十九世紀的小說家擅長從題材的揀擇、描述中引領讀者去看到、思考從而對於諸多社會問題(如：戰爭、貧富不均、墮胎……)產生認識與關懷，依曹文軒所言——「“感動”，是十九世紀藝術構思中的一個核心單詞²⁷」；而小說發展至今，在各類題材已接連被發掘並充分運用的現代，小說家的創作逐漸分為兩路，其一在形式上尋求創新，另一路則是透過龐大的隱喻打算在小說裡尋求、思辨一個深刻的形而上的問題(如：時間、空間、虛無……等)。曹文軒並不全盤否定或偏向支持哪一方，他認為「文學的古典與現代，僅僅是兩種形態，實在無所謂先進與落後，無所謂深刻與淺薄。藝術才是一切。²⁸」誠然，現代主義思維影響下的小說作品裡觸及了許多當前人類生存的本質性的問題，相對於古典而言是更為極端的一種關懷，然而其所呈現、敘述的方式卻往往過於晦澀，甚至忽略了文學應有的「美感」，而

²⁶ 曹文軒，〈永遠的古典〉，《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

²⁷ 同上，頁 582。

²⁸ 同上，頁 587。

這是曹文軒所不能認同的。追求思想深刻，並不一要建立在美感的揚棄上，縱然不能據此將所有現代小說家概而論之，認為那些標榜現代主義的作品全都毫無藝術美感可言，事實上這麼說是相當不公允的，曹文軒在此針對的應當是那些過度執著於思想探究，反而忽略美感經營的作家，甚至是一些迷失在形式、語言之中，毫無思想可言的偽現代小說家。

曹文軒承認自己是一個現代主義者，關注一切當代的事物，但在創作上則認為「為當下寫，不等於寫當下」，在接受訪問時更進一步指出「現實主義不是一個時間概念。寫從前，寫歷史，一樣可以使之成為現實主義的東西。現實主義是一種精神——一種批判的或者說是建設性的人文精神²⁹。」在進行創作取材時，他屢屢將目光投向那些曾經歷過的年少時光，原因不是為了懷舊，而是源於一個嚴肅的目的——時代巨輪也許不斷地朝前邁進，在日新月異的改變中，定然有些亙古不變的元素持續留存下來，甚至成為轉動巨輪的中心軸，而這些重要的元素，人們在當下正經歷的時候未必能看得透徹，往往要等到重新回首時，才能進一步沉澱或者深入思考。而思考，其實便與現在所處的當下產生連結，這樣的思考帶有著批判性與建設性，是曹文軒認為的現實主義精神所在，其作品的取材或許是陳舊的，但思維是新的，真正的目的其實是在當下——《紅瓦》的創作理念正是奠基於此。

1993年曹文軒接受邀約前往日本東京進行為期18個月的客座講學，這是《紅瓦》的寫作時機點，「在那裡我冷靜地思考了中國當代文學，也思考了我以往的歲月。我看出了中國當代文學的種種缺憾，即小說忙於『實驗』、忙於走向『日常』時卻缺了古典的、浪漫的、審美的可以讓人感動的一路文字³⁰。」，「實驗」與描述「日常」是現代小說家寫作上所採用的方式項目，而曹文軒的回歸古典與強調美感同樣也是一種方式，在《紅瓦》裡他企圖結合自身經驗與美感原則創作出一部能讓人在感動之餘又能從中提取思想的小說。「我在理性上是個現代主義者，而在情感與美學趣味上卻是個古典主義者。」

²⁹ 曹文軒，〈古典的權利〉，該文為1998年8月接受《大學生》雜誌譚五昌先生採訪時的訪談錄，收錄於《一根燃燒盡了的繩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463

³⁰ 沈文愉，〈《紅瓦》傾聽成長的聲音——《紅瓦》作者曹文軒訪談錄〉，《北京晚報》，第十三版文化新聞，1999年11月29日

《紅瓦》順從了後者³¹。」這是曹文軒目前在創作上所設定的一個平衡點。

底下，研究者要引述劉昌元的一段文字：

要想說明為什麼有的寫實作品可以有超越時代的永恆價值，就應了解人不只是政治與社會的動物，而且還是形而上的動物。許多人生的問題不只與既存的社會制度有關，亦與普遍的人性及人的存在狀況有關(human condition)。由於人是形而上的動物，人生的意義、死亡、宗教等問題才會成為人普遍關注的對象。這些問題與人普遍的存在狀況有關，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會出現。偉大的文學作品的永久魅力至少部份須由反應這種普遍的人生問題去說明³²。

劉昌元這番言論主要在於批評盧卡奇「小說反映論」過於強調小說應當如實反映外在社會環境的動向與力量，若依此論，小說某種程度上等同於野史，如此說法忽略也侷限了小說本身所能涵括的豐富可探討的人生問題。事實上，這才是一部小說得以被稱為出色、迷人之處，亦即上引文字中所述的「永恆價值」所在。理解到這一點，我們回頭審視《紅瓦》這部背景建立在大陸文革時期的小說作品，我們如果單純從歷史、寫實的角度來理解它顯然是不夠也不公允的。《紅瓦》是否能以「偉大作品」論之並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這部小說至少做到了一點，即它引起的迴響與討論跨越了書中的時代，而來到了許多形而上的思想問題層面上，相信作者當初創作的用意絕非僅止於一部回憶過往的自傳體小說，而在於從裡頭十二個主要人物所牽扯、延伸的故事裡，從「紅瓦房」到「黑瓦房」橫跨6年的歲月裡，所提煉出來的那些不受時代隔膜影響，能引發讀者共鳴的情感與思想。藝術結構上的優美是曹文軒關於古典、關於創作的堅持，而這些情感思想所代表的人生課題則是他作為一個現代主義者關注當下的一種展現。

二、《紅瓦》的章節鋪陳與象徵隱喻

《紅瓦》是曹文軒以自身經驗為基礎所創作的長篇小說，敘事角度主要從主人翁林

³¹ 曹文軒，〈永遠的古典〉，《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 588

³² 劉昌元，〈小說反映論〉，《盧卡奇及其文哲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頁 138

冰在成為北大教授後以第一人稱的角度回顧初、高中時期成長的那段歲月。

故事的場景依舊是曹文軒筆下那片熟悉的水鄉——油麻地，只是這回的主角群由「草房子」裡純真可親的小學生們，轉換為「紅瓦房」、「黑瓦房」裡一群無論年齡或者心態成長上均顯得參差的國高中生。「紅瓦房」、「黑瓦房」，顧名思義是當地人以屋瓦顏色對國、高中的簡稱——「在他們看來，進紅瓦房是一個理想，進黑瓦房則是一個更大的理想。紅瓦房、黑瓦房是兩個台階——人生的兩個台階，象徵意味十足³³。」前述，我們略微提到曹文軒的成長歷程讓他對於「教育」之於個人生命的影響有著深刻的體悟，而這番體悟也具體反映在《紅瓦》這部小說裡。小說又區分為上下兩部：素眼、冰陶，實則以林冰進入「黑瓦房」作為區分點：「素眼」是林冰的「紅瓦房」初中時期，「冰陶」則是進入「黑瓦房」後的高中時期。而在描述林冰入「黑瓦房」的過程裡，作者特意安排了一番曲折，讓林冰先是落選，之後卻因為鎮上人事的波動，峰迴路轉地獲得進入黑瓦房的機會：「教育」機會的有無決定了這些少年們的命運、未來走向。

《紅瓦》一書除了以林冰文學上的啟蒙導師艾雯為主角的〈醜人〉一章，其餘描述學習的篇幅甚少。但事實上「學習」、「教育」一事於全書而言卻又至關重要，在這部小說中它就像是個隱形的主角，無形中牽引著每位主角走向各自的命運：油麻地中學的老校長——王儒安，原是一個孤兒，因為學習，因為教育，從此改變了命運；小林冰在父親的催促下，帶著一絲惶恐與懵懂走入了「紅瓦房」，生命開始變的不一樣，在那個年代，教育意味著一種可以脫離勞動現狀的希望，就作者曹文軒本身的經歷亦可以映証。而從「紅瓦房」到「黑瓦房」，林冰差一點沒搭上足以改變命運的末班車，好友謝百三卻因為家庭因素中途被迫下車，永遠地走入了庸碌，而原就被隔於黑瓦房之外的趙一亮、劉漢林更是被打回了原形，必須面對現實的殘酷與不堪，成為廣大勞動人口的一員。所以「教育」在「紅瓦」裡看似不甚起眼，其實無所不在，甚至扮演著決定命運的關鍵推手。

這部小說在人物情節上雖是單一(林冰)敘事角度，卻是多重複調發展，相較前作《草房子》更深入且廣泛地描述少年心境發展與小鎮人情糾葛，主要出場(有佔到情節)人物

³³ 曹文軒，〈喬桉〉，《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頁5

多達五十餘人。《紅瓦》上部「素眼」共十一章節，除第二章〈白麻子(一)〉交代了學校工友羅師傅(人稱「白麻子」)與會計施喬紈間的外遇情事，第五章〈丁黃氏和丁楊氏〉通過一張大床的存續探討傳統文化在當時社會所面臨的矛盾與衝突，以及第八章〈閣樓(一)〉寫林冰的鎮民好友——銅匠傅紹全因母親外遇而引發的心理陰影，其餘各章均環繞在主角林冰與他在「紅瓦房」所結識的一群少年男女間的情事紛擾，但每章的故事都像剛沏的茶葉，真正舒展要到《紅瓦》下部「冰陶」才算韻味盡出。而令人值得玩味的是曹文軒在若干篇章名的用字上與內容恰恰形成巧妙的隱喻，為了下文討論之便，研究者先將《紅瓦》上、下部各章名及主要人物整理成下表：

表3：《紅瓦》上、下部章名及主要人物一覽表。

上部「素眼」			下部「冰陶」		
章次	章名	主要人物	章次	章名	主要人物
第一章	喬桉	喬桉/馬水清	第一章	湯莊	湯文甫
第二章	白麻子(一)	白麻子/施喬紈	第二章	白麻子(二)	白麻子/施喬紈
第三章	馬戲團	謝百三/秋	第三章	莊園	王儒安
第四章	柿子樹(一)	馬水清	第四章	醜人	艾雯
第五章	丁黃氏和丁楊氏	丁黃氏/丁楊氏	第五章	染坊之子(二)	趙一亮
第六章	大串聯	林冰/陶卉	第六章	烏鴉	林冰
第七章	藍花(一)	夏蓮香	第七章	閣樓(二)	傅紹全
第八章	閣樓(一)	傅紹全	第八章	藍花(二)	夏蓮香
第九章	染坊之子(一)	趙一亮	第九章	柿子樹(三)	馬水清/丁玫/舒敏
第十章	柿子樹(二)	馬水清/舒敏			
第十一章	紅瓦房	林冰/陶卉			

參照上表，研究者底下針對《紅瓦》全書各章主要人物情節關聯略作介紹：

上部「素眼」以〈喬桉〉一章作為開頭，介紹了林冰的同學群，主要以喬桉、馬水清為主區分為兩大勢力。「桉樹」是一種生長性極強的樹種，若施種不當，它的存在將容易破壞同區域其他物種的生態鏈，以「桉」為名，亦隱喻了「喬桉」此人在「紅瓦房」裡屬於較強勢、不討喜的角色，與林冰所交好的馬水清一群有著許多衝突曲折。

第二章寫白麻子與施喬紈的不倫情事，此二人的糾葛要到下部「冰陶」同樣是第二章〈白麻子(二)〉故事才算有個了局。耐人尋味的是「白麻子」稱號雖是由於其人外型膚白體胖、臉上滿佈麻子所致，但是「麻」與「紈」同為織料，前者價賤，後者價昂，以此二字入名亦不無暗寓之意。施喬紈，「喬」字本義指「高而彎曲」，又引申可有「偽裝」之意；「紈」字除指布料外，以此字為名者，又令人聯想起《紅樓夢》裡守寡多年的李紈，人如其名，高潔若素紈。但是「喬」、「紈」兩字結合則充滿諷刺，暗指此姝在《紅瓦》中人前自命清貴，卻又按耐不住婚姻房事失調、形同守活寡的遭遇，背地裡與白麻子發生不倫，甚至誕下一子——「羊子」，「羊」音同「楊」，令人聯想此子為其母水性楊花與人私通的難堪鐵證。

第三章〈馬戲團〉則交代了林冰同窗好友謝百三一場隨著馬戲團的巡演來去匆匆的青春情事，順勢帶出的是油麻地鎮上的一號人物「秦啟昌」(秦禿子)，此人到了下部「冰陶」時出場次數漸多，角色開始鮮明起來，除了與銅匠傅紹全妻子梅子私通外，亦與林冰同窗少女夏蓮香發生一段情事，看似一個頗為風流的人物，但其背後實有一番可論的曲折遭遇，研究者於之後有專文探討之。

第四章名〈柿子樹〉，於《紅瓦》共佔了三章，主要鋪陳描述的是林冰好友馬水清與丁玫、舒敏的三角關係，關於「柿子樹」的寓意及三人發展，研究者於之後有專文探討之，於此便不贅述。

第五章〈丁黃氏與丁楊氏〉及第六章〈大串聯〉帶出的是《紅瓦》的時空背景——「文化大革命」，值得討論的是曹文軒誠如其所主張的，用一種優美的方式來處理淡化嚴肅的時代議題，政治並非這部小說裡所要突出的重點。曹文軒以「丁黃氏」、「丁楊

氏」兩位老婦對於先夫遺留下的大床的眷戀象徵傳統文化亦存在著諸多美好之處，但在時代的激情浪潮下卻很容易被盲目的批判犧牲掉。於此油麻地鎮的眾人與老婦人之間發生了劇烈的衝突，但最終大床還是被找了回來，兩位老婦憑著堅毅贏得了眾人的尊重。〈大串聯〉則以一種趕熱鬧的筆觸氛圍描述文革時期各校停課，學生們成群到處遊竄的情形，作者並不交代當時的政治用意為何，卻細筆著墨了林冰與暗戀對象陶卉之間的互動，若有似無的情愫在少男少女間暗自流動，反而成了這次活動裡最深刻的回憶。

《紅瓦》上下部均有的章名除了〈白麻子〉、〈柿子樹〉外，還有〈閣樓〉、〈藍花〉與〈染坊之子〉，分別描述的是小銅匠傅紹全、林冰的女同學夏蓮香、以及在紅瓦房裡比林冰低一年級、胡琴造詣卻遠高於他的競爭對手趙一亮的故事。

首先要談的是〈閣樓〉。曹文軒於《小說門》裡提到關於「場面」的概念：「場面的選擇當然是十分講究的。這些場面必須能夠實現小說家的美學目的，必須能夠保證人物獲得最切合他的表演才能的舞台，並且具有一定的隱喻性³⁴。」而「閣樓」之於傅紹全的故事既是主要場景也是內心隱喻——他的母親與妻子都在自家閣樓上旁若無人地與別的男人發生關係，「閣樓」之於傅紹全形成一道難解的心理課題，既無力抵抗(他無法處理阻止閣樓上的外遇情事)，也逃避不了(閣樓就是自家樓上)，最終他報復性地也將自己的外遇對象帶上閣樓。「傅紹全」，「紹」字原有「繼承」義，在《紅瓦》裡既可指他繼承了父親老銅匠一身手藝，又強調了他也連帶繼承其父生前的形象——身形高瘦、平板，「很和善，也很無能地微笑著」。

「夏蓮香」這個名字於《紅瓦》在台出版的繁體本《紅瓦房》裡，曹文軒將之改為「夏蘭香」，章名隨之改為「蘭花」。無論是「蓮」或「蘭」，之於女子都是一種美好高潔的象徵，而夏蓮香於《紅瓦》裡卻是個行徑備受爭議的女子，她先是與青梅竹馬楊文富定親，卻又與鎮上其他男人發生關係的極端方式毀婚，最終與劉漢林³⁵成婚，但卻也令劉與林冰等人之間日亦生疏，似乎是有意與從前那段歲月劃清界線。曹文軒曾引述德國學者諾瓦利斯之言：「藍花象徵著完全的滿足，象徵著充滿著整個靈魂的幸福。」

³⁴ 曹文軒，〈空間〉，《小說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174

³⁵ 《紅瓦》裡林冰在「紅瓦房」時期的同學兼室友，後來沒能升上「黑瓦房」，遂隨舅舅學了門修鐘錶的手藝，後來在油麻鎮上開了間小舖。從「紅瓦房」時期起就一直喜歡著夏蓮香。

³⁶或者，夏蓮香一連串看似荒誕激烈的行徑，追求的無非是個人精神上的滿足，敢愛敢恨的性格鮮明，至於旁人的流言蜚語之於她又何妨呢？

〈染坊之子〉——趙一亮在油麻地中學裡曾經是一號亮眼的人物，家底殷實，長相模樣又好；論才華，胡琴更是拉得比林冰好上太多……這樣的一個天之驕子在《紅瓦》裡卻讓命運硬生生捉弄了好幾回，先是失去了繼續升學「黑瓦房」的機會，讓他被迫下地勞動；待到他終於肯接受現實，認份繼承染坊家業，開始有幾分生意人的樣子時，黑夜裡的一場大火再次奪去了他所仰賴的一切——這把火燒去了油麻地鎮最富有的一戶人家³⁷。趙一亮在《紅瓦》最終的下場是因為偷木頭而鋸入獄。

曹文軒曾如此描述趙一亮的手：那四根在弦上的手指，都是活活的小精靈，它們在弦上活動著，猶如四隻在松樹幹上淘氣著的小松鼠，既靈活，又讓人喜歡³⁸。但失去升學機會，靈動的手沒有了可以繼續撫弦弄樂的舞台，就此走入社會這個「大染缸」，白布一旦被沾染上顏色便再回不去原本的潔白，猶如趙一亮那雙失去靈敏的手，《紅瓦》並沒有給予他重新再來的機會，任由他塗紅染綠，終至沉淪。

《紅瓦》下部描述的是林冰進入「黑瓦房」後的故事，於上部相較之下，多了許多地方人事的描繪，約莫是隨著主角林冰年齡增長對於社會活動運作的涉入與領略自然更頻繁、深入。〈湯莊〉與〈莊園〉兩章便是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前者描述了文革氛圍底下，油麻地知識分子以湯文甫為首企圖扳倒掌握地方權力已久的鎮長杜長明一派，林冰並沒有直接參與這場激烈的爭鬥；但到了〈莊園〉一章裡，林冰和同伴們因為同情油麻地中學前校長王儒安的際遇，進而付諸行動，成功地幫助王儒安扳倒了現任校長汪奇涵。《紅瓦》裡關於權力的升跌、爭逐過程是描述得很精采的部分，研究者於論文第五章有關章節探討之。

於此，關於章名的隱喻，可以提到〈莊園〉。「油麻地中學」（即「紅瓦房」、「黑瓦

³⁶ 許建崑〈成長的苦澀與瑰麗——曹文軒為孩子刻畫的文學世界〉，《移情、借景與越位——當代作家作品論集》，頁 48。

³⁷ 曹文軒，《紅瓦》（作家出版社，2002），頁 445。

³⁸ 同上，頁 427。

房」)之於該章兩大主角——王儒安、汪奇涵而言，是前者開疆闢土建立的莊園，也是兩人明爭暗奪的戰場，小說最終安排兩人共存於這座校園，此時的「莊園」又可代表兩人歸於寧靜平和的內心境界，各展所長(王儒安盡力為學校網羅師資，汪奇涵則回歸他學者出身的背景，不時與親近他的學子們分享一身的好學問)，讓油麻地中學如同章名般成為一座欣欣向榮的「莊園」。

最後，研究者要介紹「醜人」一章，故事氛圍依舊環繞在文革期間，因為政策緣故，許多知青下鄉服務，油麻地中學的師資也因此興盛了一陣。小說這一段主要帶出了林冰成長過程裡一位重要的引路人——「艾雯」，章名「醜人」其實是一種對比手法，指的是此人外貌雖然平凡——「她的臉太長，中間又凹進去，突出個額頭與下巴來。背略駝，兩肩一高一低，身體就顯得有點傾斜³⁹」，就是這樣一個「醜人」，打開了林冰的文學視野、也滋潤了他的心靈，關於艾雯之於林冰自我認同發展上的作用，研究者將於論文第三章進行整理論述——「雯」者，行雲成章為「雯」；「艾雯」，其人如名，內在的豐富的學識與生活涵養遠遠蓋過了外貌上的不足，絲毫不「醜」。

而艾雯於《紅瓦》裡的來去卻也如彩雲一般，聚時如夢，散時無常，與知青「鮑小萌」的一段情緣短暫而具戲劇性，鮑小萌⁴⁰死後，艾雯無意續留傷心地，僅留下一箱書與林冰，便如來時般乘坐著船循著大河永遠地消失在林冰的生活裡，卻以啟蒙導師的身分永遠存在林冰的生命裡——站在故事主述者(成年後的林冰)的立場，可以說是因為有著當日的艾雯，才有著今日的自己：「……日後，我投身於文學，與她的啟蒙密切相關。我的審美趣味，我的種種行為原則與做人的風格，也都有著她的影子。……她對我而言，我只能使用一個詞——永在⁴¹」。故「醜人」不醜，精神世界的豐美才是作者在這章節裡所要帶出的思維。

三 《紅瓦》的活性結構與《紅瓦房》

³⁹ 同上，頁 581。

⁴⁰ 〈醜人〉一章裡交代了這群外地來的知青劃分為兩大勢力，鮑小萌為其中一派領袖。兩派間時常挑釁、械鬥，後來鮑小萌便是死於對方突襲之下。

⁴¹ 曹文軒〈醜人〉，《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 381

「活性結構」一詞是曹文軒對於《紅瓦》結構的形容——「是那種分開來各章可以獨立、合在一起時又可融為一體的小說⁴²」——使用這種手法寫成的小說本身產生一種迷人的趣味，迷人之處在於其各章節皆具備完整獨立的耐讀性。然而趣味點也可能成為缺點——讀者對於章節人物的情境與情感比較不容易貫徹，例如，〈閣樓〉(一)(二)主要敘述銅匠鋪師父傅紹全的故事，但傅紹全在自己的故事裡是個主角，在小說的其他章節裡則連跑龍套的腳色亦不可得，彷彿隱沒於《紅瓦》的故事長流中，直到閣樓(二)才又冒出頭來。整部《紅瓦》長達四十二萬字，許多人物的出現與結局卻往往可能橫跨數章節，除了主角林冰以外，似乎沒有一個人物固定出現在各章節，這樣的架構方式自《草房子》已有之，但《紅瓦》的規模篇幅則更勝一籌，這使得讀者在閱讀上自然產生一種趣味感，來自於對於人物前後遭遇的連結，屬於短期閱讀記憶的考驗。

但在另一方面，這樣的處理方式卻成全了少年林冰成長時的視野順序，《紅瓦》一書是以少年林冰進入「紅瓦房」就讀中學展開整個故事，依照時間順序進行書寫，因此「活性結構」的安排正好符合了一個少年成長過程裡所見所聞的順序與心智上的成長。生命裡某些人事物的出現本就不定然時時出現在你身旁，《紅瓦》裡最大的配角馬水清也不一定每個章節都要跟林冰共同行動，也有分別獨立的時候，而這些成長過程裡所遇合的人物，所遭遇見識的點點滴滴，逐漸滋養了林冰的思想，形成之後的林冰。

2000年，曹文軒接受台北小魯文化出版社的邀請，考量了時代背景差異與讀者接受度等等諸多因素，動手將42萬字的《紅瓦》在一個月內脫胎為15萬字的《紅瓦房》交付與出版社轉為繁體本在台出版，曹文軒自言：「……我在電腦中做裁剪時，直覺得非常容易，並有一種痛快淋漓的砍伐快意。我眼見著從《紅瓦》中又脫胎出一部讓我喜歡的新作品，真是覺得有趣⁴³。」

「浮世繪」——源於日本繪畫用語，意指以描繪世間日常生活、風景為主題的畫作，而《紅瓦》就像是曹文軒以成年後的林冰回顧既往的視野，以中國5、60年代的社會為背景所畫的巨幅浮世繪。當讀者翻閱著《紅瓦》時，躍然眼前的不僅僅是存在於「紅瓦

⁴² 曹文軒〈以一種優美的方式〉，《一根燃燒盡了的繩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493。

⁴³ 同註27。此文並收錄於《紅瓦房》作為序言，標題為〈小說應當有一種格調〉。

房」、「黑瓦房」裡少男少女間的成長情事，更可看到沿著大河流淌所至，油麻地鎮民的人事興革：一條大河默默吸收了馬戲團少女「秋」對於命運無奈的啜泣，守護著丁黃氏、丁楊氏兩位老婦對於過往的眷戀，放任著民兵幹事秦啟昌邊從河裡炸得大量的魚為樂，邊與小鎮上的女人搞些風流韻事……鎮上權勢幾度興革，落敗的湯文甫就躲在河岸邊的廢棄船艙裡等著林冰時不時的接濟，直至被捕入獄。《紅瓦》長篇巨構，如同浮世卷軸，徐徐攤開，篇幅所至可盡覽水鄉風光、世態炎涼。而從《紅瓦》到《紅瓦房》，曹文軒捨棄了許多在河兩岸發生的故事，而將主軸集中在「紅瓦房」裡的少年主角群，故事依舊精采、完整，卻少了巨幅浮世繪帶給人的心生震懾。

就研究者而言，《紅瓦房》把《紅瓦》可探討的格局縮小為一部少年成長小說，固然成全了曹文軒所謂《紅瓦》的「活性結構論」，卻不足以《紅瓦》故事精華論之。事實上，《紅瓦》推出後所引發的最主要質疑便是它在「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之間的定位：就主角而言，《紅瓦》是林冰描述自己在國高中時期成長的故事，如此應列入「兒童文學」；但就內容涵蓋面來看，《紅瓦》毫不隱諱地展現小鎮男女間的情欲糾葛、人事政權上的殘酷爭鬥，又似乎不符合曹文軒所謂的「兒童文學是一種清潔優美的選擇」的論調，理應劃入「成人文學」的範疇。事實上就連曹文軒自己在接受訪問時，針對《紅瓦》的定位也沒有給出個定論，他將《草房子》與《紅瓦》連結做了如下回應：

在風格上，《草房子》較空靈，《紅瓦》則較厚重。這兩部作品存在著共同的地方，在美學傾向上二者是一致的，即主張回歸古典。近二十年來的文學格局，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有兩種大的思路，一是主張寫實，一是傾向實驗，缺乏古典。我一九九三年在東京大學講學時，看出了這種缺陷，此後便開始創作《紅瓦》，花了好幾年的時間。《草房子》寫作的時間則很短，只有一個多月。但二者構思的時間都很長。在內容上，這兩部作品有連貫性，《草房子》寫的是小學階段，《紅瓦》則寫初高中階段。所以，《草房子》傾向於兒童文學，而《紅瓦》則放在成人文學上。有人認為《紅瓦》有點像《城南舊事》，是介於兒童與成人之間的作品，成人與兒童都愛看⁴⁴。

⁴⁴ 劉偉見〈悲憫情懷是文學存在的理由——曹文軒訪問記〉，《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台北：民生報，2002），頁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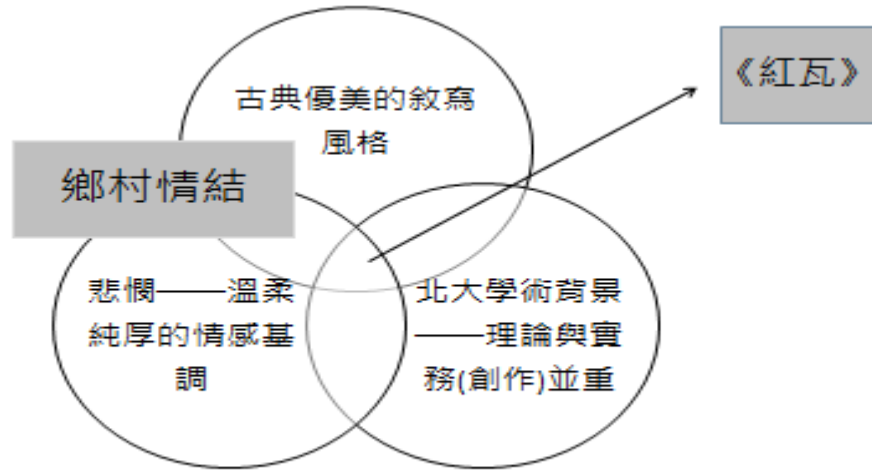
誠如曹文軒將問題拉回了自己的文學觀點，研究者傾向將《紅瓦》視作一內涵豐富的文學作品探討之，它的產生是曹文軒多年學術研究浸潤下的產物，是對於自身文學理念的一種具體實踐方式，而非設定為單一讀者群而創作。以此為前提，在本論文底下各章的主題討論中，關於少年成長的課題僅佔《紅瓦》其中一個面向，不以「成長小說」來定位《紅瓦》，而就一個隱含作者理念與實踐的文學作品角度來看，我認為才能真正而深入的看到這部小說更多元、豐富的面貌。



小結

針對本章研究重點，研究者歸納出以下結論，並以圖表示意如下：

表 4：曹文軒文學觀念的形成與《紅瓦》創作的連結



一、曹文軒的成長歷程之於其文學觀念形成的影響：

(一) 形成作品裡永恆的鄉村情懷：曹文軒曾撰文承認自己的「鄉村情結」：

在我的全部作品裡，寫鄉村生活的占絕大部分。即使那些非鄉村生活的作品，其文章背後也總有一股無形的鄉村之氣在飄動遊蕩⁴⁵。

這樣的「鄉村情懷」具體呈現在曹文軒作品裡有兩方面——

1. 古典優美的敘寫風格：曹文軒作品裡特別注重美感的經營與傳遞，這部分固然有著其文學理念的實踐，研究者認為很大部分來自於他鄉村的成長背景。鄉村生活的一景一物，住家旁那條終年流淌的大河孕育出的水鄉，既是曹文軒筆下恆常出現的風景，也

⁴⁵ 曹文軒〈鄉村情結〉，《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台北：民生報社，2002)，頁 21

滋養著他的性靈——在長篇小說《草房子》出版十周年時，曹文軒發表〈因水而生〉⁴⁶一文，從各方面談論「水」之於自己的影響：水之流動不定感，培養的他創作上所需的想像力；水之潔淨，讓他在作品書寫上追求美的氛圍、意象……甚至在創作專論《小說門》裡特闢「風景」一章專言「風景」之於小說的作用，研究者認為曹文軒對於風景書寫的主張部份源自於鄉村成長過程裡對於自然景物的觀察與喜愛。

2.悲憫——溫柔純厚的感情基調：曹文軒筆下的主人翁或正處成長敏感時期的林冰，或調皮如《草房子》的桑桑，內斂如《青銅葵花》裡的青銅，皆有著一顆敏感富同理的心腸。來到主角身邊的人物、發生在主角身上或週遭的故事，或曾令人義憤填膺，或曾令其深惡痛絕，但隨著情節的鋪陳推進，終不免回歸到因了解而理解，甚至產生同情、不忍的情感路徑上。研究者認為這與曹文軒成長過程裡對於「苦難」有過深刻的體驗，這讓他在看待人物遭遇上多了一分寬厚、同理的悲憫，進而形成其作品感情基調。

(二)北京大學的學術背景讓曹文軒得以擁有較豐厚的資源與環境研究中西方文學現象，並且進一步逐漸調整、形成自己的理念，這些成果具體地呈現在他陸續發表的學術論著如《第二世界——對文學藝術的哲學解釋》、《二十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小說門》等，與此同時亦進行散文及小說創作——曹文軒可說是理論與實務同時並重的學者、創作者。

二、作為曹文軒最具代表性的長篇小說——《紅瓦》與曹文軒文學理念的連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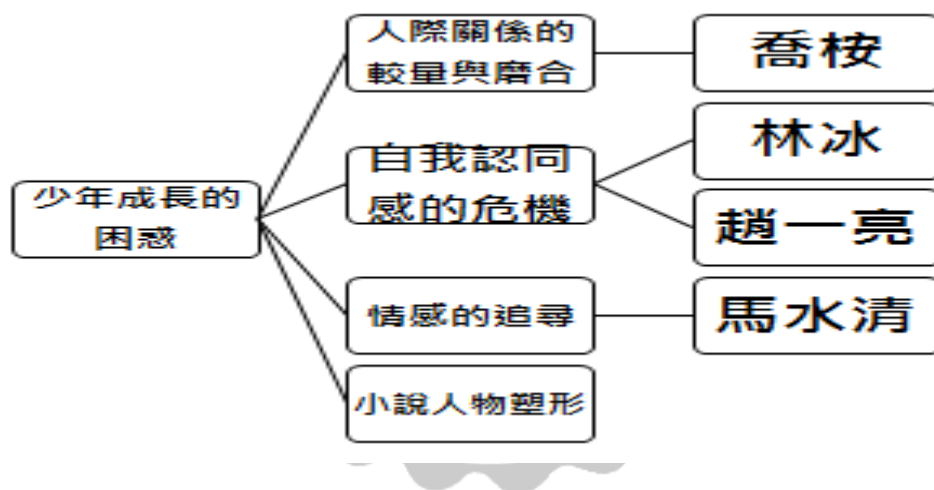
於本章的討論中，研究者已充分闡述了《紅瓦》創作源自於曹文軒在長期觀察當代文學發展後，提出對於古典文學精神繼承的主張，這些想法促成了《紅瓦》的誕生。而於《紅瓦》這部小說裡無論情節編排、結構、人物塑造等等處處可以見到曹文軒許多關於文學、創作理念上的實踐，研究者將於論文第三~五章裡進行深入討論。

⁴⁶ 曹文軒，〈因水而生——寫在《草房子》出版十周年〉，《一根燃燒盡了的繩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361-377。

第三章 少年成長的困惑

《紅瓦》是部以少年為主角的小說，因而屬於少年成長時所會經歷的種種困惑是研究《紅瓦》時必然要探討的課題。同時由於曹文軒本身對於「成長小說」的界定有著許多見解，因而在進行本章主題探究前，研究者在第一節裡先就曹文軒關於「成長小說」的主張進行闡述，之後再分析《紅瓦》裡所呈現的成長課題區分「人際關係的較量與磨合」、「自我認同感的危機」、「情感的追尋」等三節進行探究，同時為使論述脈絡清晰，每一節皆取代表人物作討論，章節研究架構如下表所示：

表 5：《紅瓦》主題探究——「少年成長的困惑」章節研究架構。



第一節 曹文軒「成長小說」的主張的展現

一、「啟蒙」，人生歷程的開端

《紅瓦》裡毫不隱諱地呈現許多現實環境的殘酷面，讓身為主角的一群少年共同經歷、見證了命運在自己或他人身上所造成的不同程度的改變，相較於曹文軒另一代表作《草房子》溫馨唯美的風格，《紅瓦》裡的每一個人物、每一段故

事的發展與結果所呈現出來的並非兒童文學裡向來特意塑造的溫情、圓滿氛圍。曹文軒自己曾以「花瓶」與「痰盂」比喻生活的光明與黑暗面，就《草房子》與《紅瓦》這兩部作品而言，他表示自己有意識地在前者裡多擺置一點「花瓶」，而在後者裡則偏重談論「痰盂」¹。這樣的作法卻也為《紅瓦》一書引來了「成人式寫作」的批評，使得《紅瓦》在兒童文學界的讀者定位產生爭議。2000年，曹文軒發表了〈論「成長小說」〉²一文，自兒童文學的範疇裡區隔出「成長小說」一類：

我們現在將這一「兩不管」（成人文學不管、兒童文學想管又無力管）的寫作，命名為「成長文學」（因小說是「成長文學」的主體，我們也可以「成長小說」來命名）。……就目前的情形來看，「成長小說」的獨立並無足夠的條件，將它看成是兒童文學的一支，相對來說在體制上較為容易。

於文章裡，他更進一步解釋「成長」一詞的意涵：

……我們在這裡所說的「成長」一詞有它的專門所指。

就年齡段而言，大約指高年級以上、成人以下這一段。

之所以使用「成長」一詞，至少有兩點理由：一、這一階段是他們的身體不斷發生重要變化的階段。這一階段，身體成了他們的主題。他們的大量意識、行為都與身體有關。作為物質的身體，在這一階段，有著無窮無盡的意味。二、這一階段也是他們的心理不斷發生重要變化的階段。心理在與身體同步成長。當身體在發生「裂變」時，他們的心理也在發生「裂變」；當身體在反叛時，他們的心理也在充滿快意地趨向反叛。這兩點理由，實際上已經界定了成長小說的範疇。

曹文軒在這篇文章的論述企圖讓存在兒文界許久以來的矛盾撥雲見日，亦即，我們必須正視在「高年級以上、成人以下」存在著一群已逐漸脫離兒童單純

¹ 曹文軒，〈我的文學觀——答《大學生》雜誌〉，《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台北：民生報出版社，2002），頁56。

² 曹文軒，〈論「成長小說」〉，同上，頁28-36

思維的讀者，生理的變化讓他們拒絕再承認自己是兒童，心理上的變化讓他們開始對現實世界睜大好奇眼光，卻又似懂非懂，對於這樣的一群，我們稱作為：少年，「成長小說」最主要當為這群讀者而服務。台灣兒文研究者張子樟曾撰文〈啟蒙與成長——少年小說的永恆主題〉³，直接以年齡段作為此類小說的名稱，並點明無論少年小說依據其內容可再區隔出多少子類，總不脫兩大主題：啟蒙與成長——「……可以肯定啟蒙與成長是少年小說的『內涵』(connotation)，不同類型的故事只是擔任詮釋啟蒙與成長過程的『外延』(denotation)而已。」文末，他引述了丹麥作家瑟希·包德克(Cecil Bodker)的一段話來強調少年小說之於少年成長的功能：「青少年時期是生命長河中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是人生觀、價值觀逐漸形成的重要時刻。青少年思想單純，接受力強。如何去引導，怎樣去關懷，是社會不容推卸的責任。而文學創作正是達到此一目標的最佳途徑。」

為避免字詞上的重複累贅，底下的探討裡我們且統一使用「少年小說」來稱呼這一類型的小說，因為它既標示了作為這一類型小說的主要讀者群，亦可讓我們進一步去思考、理解它背後所涵蓋的可能意義：這一類型的小說必須正視、考量少年讀者伴隨生理、心理成長而產生的種種變化，在故事情節的安排裡適度地呈現，使其產生同理心，甚至是有澄清疑惑、啟迪思想的功能，也就是張子樟教授所提出的兩大主題：啟蒙與成長。

二 成長，不能回頭的一趟旅程

《紅瓦》開頭林冰的出場頗有幾分宣告的意味，又彷彿是一種儀式——首次離家的林冰在父親的陪伴下來到了油麻地中學大門前，父親停下腳步將原本抓在手裡的舖蓋捲轉到林冰背上，說了句：「自己走進去吧。」⁴

關於成長，除了生理上的變化，更意味著一個人逐漸邁向獨立，脫離親長關愛呵護的羽翼，從此生活裡越來越多需要自己當家作主的事，如同林冰父親手上

³ 張子樟，〈啟蒙與成長——少年小說的永恆主題〉，《少年小說大家讀——啟蒙與成長的探索》(台北：天衛文化出版社，2007)，頁 13-30。

⁴ 曹文軒，〈喬桉〉，《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 3。

原本一路上緊抓著的鋪蓋捲，最終還是要轉至孩子身上，讓他背著，學習著一個人承擔應付生活裡所有可能發生的喜悅或考驗。《紅瓦》開場林冰父子間的這項動作，像是儀式，也是一種宣告：這是一部少年小說，最重要的主題在於少年內心的成長，而成長過程裡首要的一步便是脫離依賴。於是，少年林冰背著鋪蓋捲，帶著點忐忑踏上了未知的旅程，小說裡有一段描述寫得很好，將林冰或者該說多數少年在成長過程裡所可能有過的猶疑不安躍然紙上：

我開始朝大門裡挪動，額上已經有了虛汗。……然而走了一大段路，終於還是覺得膽怯，連忙回頭去尋父親，卻早已不見他的蹤影了。我站在大路上一陣徬徨，見實在找不著依靠，才只好獨自往前走。⁵

《紅瓦》的主角們年齡層極輕，但作者特意淡化其親長在故事裡影響的力量，將所有焦點集中在少年身上，打從一開場林冰站在大路上經歷那一陣徬徨後，最終獨自往前走去，就已預示了這樣的安排。之後登場的幾位人物，其親長即便強悍如夏蓮香的父母，使出再如何的蠻橫手段亦不能逼迫女兒在婚姻大事上乖乖就範，更遑論原本就極為順從孩子、存在感極為薄弱的馬水清與趙一亮等人的親長，傅紹全的母親甚至是以偷情的姿態出現，在子女面前就更沒立足點了，至於主角林冰的父母出場次數更是屈指可數。

小說裡這樣的處理其實是好的，並非說這群主角們都已具備可以獨立思考、面對困境的能力，亦不是代表少年在這一段成長的過程裡不再需要親人的支持與關愛；相反地，小說裡接連登場的每位少年角色各自都有其性格上脆弱的部分，行事作風上也有許多值得進一步討論甚至引人非議處，但正因為透過小說這樣的處理方式使得這些性格、這些行為被放大突顯出來，而非躲在親長的身後被特意模糊掩蓋著。這是一部少年小說，不管故事裡的主角所作所為所感受的是否符合是非善惡的品評標準，幾乎是如實呈現這群少年在面對生命課題時所做出的橫衝直撞也好，徬徨糾葛也罷，經由這些砥礪碰撞最終激盪出的是每位主角多元的不同面向的成長，不管結局是否圓滿，讀者通過閱讀的過程也跟著經歷了一遭，而這正是少年小說一個很嚴肅的目的：引領少年讀者們透過閱讀產生情感上的共

⁵ 同上，頁4。

鳴，進而起到思考自己生活所面臨到的問題的作用。

曹文軒表示過自己特意讓《紅瓦》故事傾向生活裡的「痰盂」面，從少年小說的主題來看，透過《紅瓦》展示在少年讀者眼前的，關於「成長」，並不是一條總是充滿陽光的康莊大道：

那條道很寬，很長，兩行白楊拔地而起，青森森地直指天空，讓人覺得有一條深不見底的隧道，要通向另一個陌生而不可把握的世界。⁶

這是林冰站在油麻地中學大門前心底最初升起的感受，也是曹文軒通過《紅瓦》傳達的關於「成長」的隱喻。按張子樟〈啟蒙與成長——少年小說的永恆主題〉⁷一文所提，少年小說依其內容偏重可以區分為十一種類型，但這些類型其實只是各自呈現出少年小說共同的主題——「啟蒙與成長」——的不同面向罷了。依此論，《紅瓦》選擇了在少年讀者面前揭示屬於成長過程裡那些「陌生而不可把握」卻又不能轉身迴避的課題。底下，研究者將從中區分出「人際關係的較量與磨合」、「自我認同感的危機」、「情感的追尋」等三項課題於《紅瓦》中的呈現加以討論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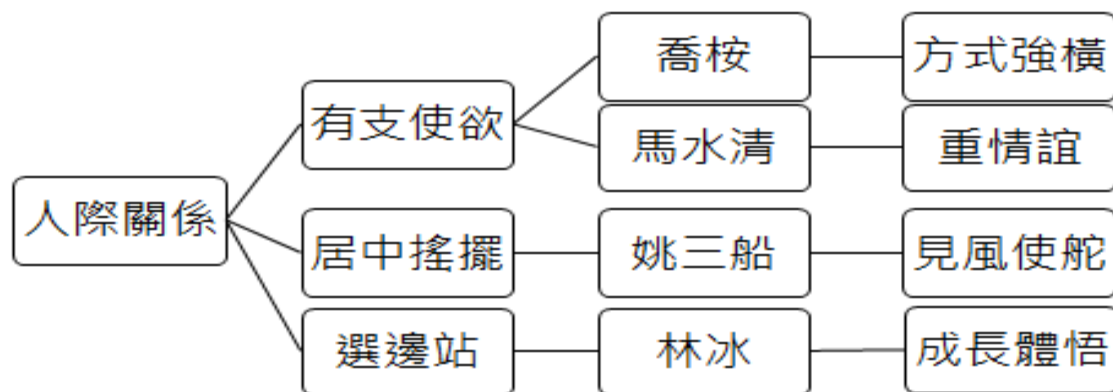
⁶ 同上，頁3。

⁷ 同註3。

第二節 人際關係的較量與磨合

「人際關係」的學習與面對始終是成長過程裡重要的課題，特別是青少年時期的心理發展正逐漸走向同儕認同的一塊，年齡相近的同儕相處之間彼此的喜惡聚散莫不一一牽動著少年學子敏感的心靈，影響著他們的選擇、行事。曹文軒曾以「花瓶」與「痰盂」比喻現實生活的兩個不同面向，並提到以自己的兩大作品《草房子》、《紅瓦》的內容取向而言，《草房子》傾向於「花瓶」而《紅瓦》則二者兼具之⁸。因而他著意在《紅瓦》這部小說裡寫出少年世界裡的人際關係角力，這當中有蠻力的打鬥，有計謀的構陷，當然不乏權衡利弊後作出的合縱連橫，相較於成人亦毫不遜色。

表 6：《紅瓦》「人際關係的較量與磨合」一節研究架構



少年林冰一開始即從「支使」欲的有無將周遭同伴劃黨歸類，他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屬於不喜歡被支使，但又無力反抗的一類，相較於那些盲目被支使的人——被支使時竟絕無不愉快一說，自然也毫無自尊心的損傷感⁹——林冰抵抗不了團體裡那些屬於強勢、喜歡支使人的人，但內心卻難免憤懣不快！而小說裡另一個重要角色——「馬水清」的出現讓林冰避免了多數被支使的命運，雖然他在林冰的歸類裡屬於「天生就擁有支使人的欲望與能力的人」——但我對馬水清倒並無反感。因為馬水清可以支使天下人，卻惟獨不支使我。不僅不支使我，還讓

⁸ 整理自譚五昌訪曹文軒所寫成的〈我的文學觀——答《大學生》雜誌〉，《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台北：民生報出版社，2002），頁 56。

⁹ 曹文軒，〈喬桉〉，《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 9。

我分享他支使他人的那種天賦權利。¹⁰

群體生活互動的權力分配大抵如此，當懵懂的孩子離開家庭，走入校園接觸到來自不同成長環境的同伴，以同一班級為出發點，再擴大至整個同儕群體，他將必須認識並面對的無非是如何在群體中學會如何自處，林冰對於群體生活的這點觀察分類其實並不特別，反而寫出了大多數人在成長期曾經驗過的體認。

現在研究者要來進一步討論「喬桉」這個角色，藉由這個角色在小說裡的起伏曲折來看存在於《紅瓦》這本小說裡青少年世界裡人際關係的角力離合。

喬桉與馬水清基本上都是屬於擁有支使人欲望的一類，然而這個角色在《紅瓦》裡的形象打一開始就被塑造得太過陰沉不討喜¹¹：

喬桉側過臉來看我……。那是一雙又短又窄、眼角還微微下垂的眼睛，閃現在從額上散落下來顯得過長的頭髮裡。那目光裡含著一種十分陌生的東西，在對你的面孔一照的一剎那間，使你覺得飄過兩絲深秋的涼風來，心禁不住為之微微一顫。多少年之後，我才知道那目光裡的東西叫「怨毒」。

喬桉在《紅瓦》裡的身世設定換作在現今社會裡肯定是師長、社工人員要多加關注、輔導的弱勢家庭——身為母親與外公亂倫產下的私生子，得知身世後，放火燒了外公家，與母親一起逃亡三百餘里至鄒莊——如此是可以理解喬桉眼中那不時閃動的「怨毒」所為何來。然而，《紅瓦》裡的喬桉並沒有獲得任何善待或同情的舉止，更甚者這不堪的身世竟在紅瓦校園裡流傳開來，成為敵對者用以攻訐的把柄，毫不留情地打落喬桉一開始企圖取得同儕認同的機會。

我希望這個故事只有我和馬水清兩人守著。然而，我終於沒有去阻止這個故事的流傳。那些天，我覺得全班同學都在用輕蔑的目光瞟著喬桉，彷彿要在他的臉上、身上看出某種讓人不齒的痕跡來。我看到喬桉像一堆雪地上的火，慢慢地很醜陋地熄滅掉了……。¹²

¹⁰ 同上。

¹¹ 同上，頁 8。

¹² 同上，頁 14。

在喬桉與馬水清的角力中，林冰自然選擇了馬水清，即便道德良知上他並不希望拿喬桉的身世做文章，然而他「終究沒有去阻止」，連阻止的動作都沒有，很大的一個原因在於林冰不希望讓喬桉順理成章選上班長，不希望自己被喬桉支使——「雪地上的火」之於喬桉在《紅瓦》裡的故事發展如同是種悲涼的預言，雪地生火原就不易，就像喬桉幾度希望擺脫不堪的身世，於人群中取得重視，但隨著故事情節的推演，身世為這個角色帶來的影響如同一副無形的沉重枷鎖，任其如何奮力前行，終不免若雪地之火「慢慢地很醜陋地熄滅掉了」，世人眼裡雪地原屬荒涼，縱然勉強生火亦不過片刻閃爍，終究敵不過酷寒肆虐。

《紅瓦》情節發展至此，與其說是作者特意凸顯了人性裡灰暗的一面，整座校園裡竟無一人起身為喬桉護航，亦不見來自師長的任何撫慰；倒不如說曹文軒選擇將焦點集中在喬桉、集中在這群少年的心境變化上，成就了喬桉這個人物，也達到了作為一本少年小說所企圖引領讀者進一步思考的目的——他讓少年讀者去設想一個問題：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選擇同情喬桉的處境？還是站在馬水清一邊冷眼以對？

在這裡，我們暫時岔開來看一個角色——姚三船。在故事開頭喬桉與馬水清集團的班長角力戰裡，姚三船所代表的是第三個族群，不屬於故事主角群之列，也不在林冰「支使說」的歸納範圍裡，姚三船既非盲目被支使者，更不是支使者，確切地說他屬於「牆頭草」、「見風使舵」型。當喬桉得勢時，他對喬桉百般討好，小說裡著意描寫了一段他如何小心仔細地製作笛膜以討好喬桉，這讓目睹全程的林冰深感不齒——「……後面的好幾年時間裡，我總是對姚三船喜歡不起來¹³」；而當喬桉失勢時，姚三船立刻選擇了向馬水清集團靠攏——「……並總是毫無條件地附和馬水清的看法」¹⁴，甚至從喬桉宿舍遷出，搬至與馬水清、林冰他們一塊兒。姚三船明顯選邊站的行徑對喬桉無疑是刺激，但對於林冰，甚至是讀者而言，這樣的角色實在很難令人認同、不生厭心。

然而姚三船所代表的僅僅是一種典型，群體生活裡常常免不了面臨價值抉擇

¹³ 同上，頁 12。

¹⁴ 同上，頁 14。

的問題，人際關係的合縱連橫始終是一門重要學問，曹文軒只是將其中的一種人凸顯出來，藉由姚三船當作一面鏡子，讓少年讀者從中進行觀照思考，為了集中這項課題，他也針對了姚三船的外型舉止做了一番交代——「……他總穿得乾乾淨淨的，把頭髮梳得很整齊，把牙刷得很白，白得發亮……」¹⁵，姚三船並非一個獐頭鼠目、行徑猥瑣的角色，相反地他就像個好人家子弟，同時又吹得一手好笛，但就是這樣的一個乾乾淨淨的姚三船，他對喬桉前恭後倨；在後來的文藝宣傳隊裡，眼看趙一亮特意打壓林冰，他默不吭聲；而在趙一亮家道中落，淪落到偷木柴的事件裡，面對逼供，他出賣了趙一亮，令其被捕。這樣的角色形象設定其實更能引起少年讀者的反思甚至是共鳴：面對同樣的情境，你會做出與姚三船相同或者是更好的做法？用道德的角度看，姚三船自然是經不起推敲的，但是如果從現實層面來衡量，他也只是選擇了對自己有利的做法，不是嗎？只是這個「利」若是建立在造成別人傷害的基礎點上，那是否可以有其他更好的做法呢？《紅瓦》引領少年讀者思考到這個問題層面上，充分符合了前面所言少年小說所須兼備的「啟蒙」與「成長」的意義。

「姚三船」只是《紅瓦》裡的一個小角色，但在現實世界裡，我們可以進一步去思考、觀看的是這世上並不缺乏「姚三船們」，甚至在某些兩難情境裡，我們也有可能讓自己在當下成為「姚三船們」，說到底，這都是人際關係勢力相互傾軋下的權宜作法，曹文軒既然選擇要在《紅瓦》寫入「痰盂」，那麼免不了的就必須呈現這一塊。甚至誠如前段所說的，姚三船所代表的僅僅是一種典型，在《紅瓦》裡他必須純粹地扮演這樣一個見風使舵的典型，但其實在小說裡我們也可以發現後來就是林冰自己也曾經夾在趙一亮與許一龍之間，為了重回藝工隊，放了許一龍鴿子，選擇站到了他原先所討厭的趙一亮那邊。「權衡」、「選擇」與伴隨而來的結果、觀感，是《紅瓦》小說世界裡每個主角都會面臨的的處境，這也是作者曹文軒在《紅瓦》裡企圖引領少年讀者們去學習思考的課題。

現在我們回到喬桉。《紅瓦》裡的喬桉也是不斷地面臨著「權衡」、「選擇」的課題，而曹文軒特意將喬桉塑造成一個人際關係上的劣勢者，從這個角度出發

¹⁵ 同上，頁15。

往往可以從他身上讓研究者這個章節裡所鎖定的課題「人際關係的較量與離合」更加被凸顯出來——對於喬桉自己而言，先天條件令他沒有任何退路，這個角色的灰暗面在一開始就被揭露了，以致我們可以輕易地去觀察判斷他之後在小說裡所做的每個決定及其所帶來的影響；再者針對其他人而言，在面對喬桉時，人們的情緒反應往往是不加掩飾的，因而我們也可以藉此討論少年間的人際關係是如何操縱運作的。

小說裡剛出場的喬桉先是與林冰之間發生了搶床鋪的事件，在馬水清等人的介入下，他只得摸摸鼻子、捲起鋪蓋另擇宿舍；之後，又發生了與馬水清之間的班長角力戰，在身世未被揭露之前，喬桉於故事裡予人的形象是自我任性的，從他霸佔林冰床鋪時的一臉輕蔑，從他毫不掩飾想當班長、號令眾人的野心……，這樣的喬桉並不令人喜歡，卻又不得不懼於他的氣勢，小說裡有一段寫林冰剖析當時自己被喬桉支使時的矛盾心境¹⁶：

……。我和馬水清在被他支使時，心裡充滿壓抑，可是在不被他支使時，心裡除了壓抑外還有一種孤立。因為我們清楚地感覺到，當喬桉當了我們的面支使其他同學去做甚麼事情時，他是在有意忽略和冷落我們。……。

這段剖析描述很細膩入微地將人際關係中權力運作的微妙心理狀態寫了出來，林冰與馬水清、或者還有其他學生並不見得願意聽從喬桉，然而群體生活向來是講究少數服從多數這項潛規則的，一般人都不希望被屏除在群體活動之外，所以即便林冰不喜歡喬桉，卻還是會在意他的「忽略」和「冷落」。

而故事發展至馬水清揭露喬桉身世時對於他在小說裡形象、後續遭遇的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分水嶺，在同儕無聲的輕蔑目光中，喬桉這個角色開始蒙上「凶暴」、「蠻橫」的色彩。

顯然，喬桉必須面臨一項抉擇——如何在這個群體裡繼續生活下去？而小說裡給喬桉的支援是很少的：論身家，他當然不可能做到像馬水清一樣可以不眨眨眼地撒錢用一盤盤的豬頭肉籠絡人心；論才華，寫作上眾人還是將林冰擺在他之

¹⁶同上，頁 10

前，而成立文藝宣傳隊時，吹笛手只見選了姚三船，不見喬桉。

在競選班代表失利後，這個角色看似將從此黯淡了下去——「……我只有在他上課時才能看到他。他的臉色很不好看，眼光裡有著深不可測的怨恨」¹⁷，讀到這裡原以為喬桉在故事裡不過就是個功能性的角色，用來說明馬水清、林冰等人的友情是如何確立的，但作者在這時卻安排了一場「野兔追逐戰」，並用了詳筆描述喬桉虐殺野兔的過程：

……只見他將兔子高高舉起，重重地擗在了河坎上。……他提著它(野兔)走到水邊，然後將它摠到水中。隨即，水面上泛起兩串細小的水泡。等水面上終於不再有水泡後，他才將野兔拎出水面。¹⁸

從此，在《紅瓦》裡「暴力」成為了喬桉的標誌，侷限了他的人際關係發展，卻也為他那不堪的身世設下了保護傘，眾人不想與他為伍，卻也不敢招惹他。

就是這樣的一個喬桉，不時流露「怨毒」陰沉的眼神、不堪的身世，再加上追逐野兔時所流露的狠勁，《紅瓦》裡喬桉的角色特質就此定調。而他的遭遇也越趨灰暗，到後來只要故事情節裡需要打鬥的場面便少不了喬桉的身影，雖然作者也提到了喬桉擅長寫作與吹奏笛子這項樂器的能力，但篇幅遠比不上描述他逞兇鬥狠的一面，比如在描寫文革時期的〈大串聯〉一章裡，在大時代環境一片混亂的影響下，喬桉體內那亟欲爆發的蠻力形同獲得特赦，並且輕易地取得同儕激進盲目的認同，結合鎮上的小混混「八蛋」拿著棍棒到處搗毀、設計構陷楊文富的日記裡有著反動的思想，追著楊文富一陣窮追猛打。

不過，我們也可以從小說裡林冰與喬桉的互動情節中映證一個道理：世上沒有永遠的敵對關係。《紅瓦》是一本少年成長小說，曹文軒塑造了喬桉這樣不討喜性格的角色，讓喬桉與林冰在一開始完全是處於敵對狀態中的，但隨著故事情節的推演，隨著主角們在年齡心智上的成長，隨著瓦房時代所發生的大小事情，喬桉與林冰雖然不喜歡彼此，但是卻也可以在湯文甫的號召下共同合作了一

¹⁷ 同上，頁 15。

¹⁸ 同上，頁 16。

百多期的《激流》小報。

而在瓦房時代的尾聲，林冰終於還是找了喬桉狠狠打了一架，那是兩人在《紅瓦》裡唯一一次的單獨、正面的對決，而在雙方鼻青臉腫中，林冰最後問出口的不是計較從前的某樁恩怨，竟是直指喬桉內心最深層的問題——「你對人，哪兒來這麼大的仇恨？」¹⁹，而一向予人陰沉形象的喬桉這時候卻對著小說裡一直處於敵對關係的林冰語氣激動吐露了自己長久以來累積在胸臆的憤懣，甚至提到了小時候被歧視的不愉快經驗——

「……那年春天，村裡有戶人家蓋房子，上梁，分饅頭給小孩時，我也想去得一個，人家挨個挨個地分，可單單把我攔下了，我空伸著雙手，淚水在眼眶裡打轉……。」²⁰曹文軒在喬桉這段對話的用語上明顯是過於濫情的，不是很符合喬桉在《紅瓦》裡的性格形象設定，但這裡我們卻要討論的是林冰與喬桉之間存在的那份微妙關係，明明該是最仇視對方的兩人，卻可能也是最能理解的對方的人。

《紅瓦》故事行筆至此也約略到了結束的時候，那次的吐露心聲彷彿成了喬桉最後的告白，之後這個角色便因為殺人罪銀鐺被捕，林冰形容對於喬桉的離去做了這樣的一段形容：

……。以前是永遠也回不去了。……我老有一種感覺，好似一葉扁舟離了岸，欲靠攏，卻一個勁兒地往前漂流，是那麼無奈與恐慌。喬桉幾乎把我們所有人的扁舟，都推得離岸更加遙遠。²¹

喬桉，也許是《紅瓦》裡最悲涼不堪的角色，但隨著這個角色在故事裡情節遭遇的安排，對應曹文軒於《紅瓦》中所揭示出的少年人際關係課題，研究者歸納了以下兩項結論：

其一，對於喬桉這個角色而言，先天的身世條件固然是一道阻礙，但並非不

¹⁹ 曹文軒，〈烏鴉〉，《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471。

²⁰ 同上。

²¹ 曹文軒〈柿子樹(三)〉，《紅瓦》，作家出版社，2003，頁557。

可跨越，真正導致這個角色在人際關係上始終不得人心的根本原因在於他始終採取了錯誤的方式在群體裏企圖取得位置——研究者在此所用的詞不是「性格」，而是「方式」，從《紅瓦》這部小說情節一路推演下來，每一個出場的人物或多或少皆有著其性格上的缺陷，事實上現實生活裡又何嘗不是如此呢？然而真正決定人際關係好壞的關鍵因素絕非「性格」，而是「處事方式」。以同樣擁有支使欲的馬水清而言，他何嘗不存在著性格上的缺陷？但馬水清在與人相處上不忘有著溫情的一面，撇開用豬頭肉籠絡人心這點，在同儕相處上他懂得去關心、幫忙朋友，與大家一起說說鬧鬧，情誼便是這樣一點一滴建立起。而反觀喬桉，他在人群相處上總是鮮有溫色，既要支使人，卻沒有在另一方面同樣地花心思與人建立情誼，當同儕落難時，他總是站在冷眼旁觀、嘲諷甚至是出賣的角色，如此作法即便這個角色沒有那不堪的身世作阻，同儕之間他也同樣難以取得認同，建立在這樣薄弱基礎下的「支使」是不能長久的。更不用提這個角色在身世被揭發後，竟走向以蠻力來武裝自己的路子，如此一來更加無人願意親近，他也就顯得越孤單了，與林冰那場對仗的最後，喬桉的那番剖白固然說得掏心掏肺，令人可以理解他的內心悲苦原由，但並不值得因此同情此人於《紅瓦》裡人際關係上所遭遇的挫折。

其二，主角林冰與喬桉從剛進入紅瓦房的第一日便開始不對盤，但作者的寫法並非是一路以敵我陣營分明的方式來寫這群少年間的相處關係，曹文軒高明的地方是他在寫作上能掌握了在若敵若友間那微妙的灰色地帶，這是少年在透過長年的群體生活後方能有的體悟——有些人，儘管你不喜歡他，但也正因為你的不喜歡，所以他相對程度裡也獲得了你的「在意」，你無法不承認他的存在感，因為他終究也是你成長歲月裡的同伴之一，許多時候你們甚至要一同配合著去從事某些活動、經歷某些事。如此一來，便可用以解釋在喬桉被捕後，林冰會興起自己的少年歲月如同一葉扁舟般被越推越遠了的感受。

第三節 自我認同感的危機

自我認同感的意識與發展是青少年成長的重要課題——隨著生理性徵的日趨成熟使得少年對於人我(特別是異性)之間的意識開始變得敏銳；當少年們走出家庭，接觸到外在世界，開始意識到同儕與社會的存在感時，體會到人我之間的差異，個體的我如何在群體中獲得認同、如何看待自己，成了少年在這個成長階段裡很重要且不能迴避的課題。而《紅瓦》，一部主角群年齡設立在國、高中時代的小說，自然少不了要在這個課題上多加著墨，加上《紅瓦》採第一人稱角度書寫，站在多年後的林冰重新來看年少時候的自己，更能透徹地分析、交代主角當時的心境，同時再與多年後的「我」做連結，如此更能令讀者理解、掌握主角心理成長的脈絡，因而《紅瓦》在呈現少年「自我認同感」發展的課題上是很細膩、完整的一部小說。

而在《紅瓦》諸多出場的人物群裡，研究者主要舉出兩位——林冰、趙一亮——深入討論《紅瓦》在少年自我認同感這個課題上的呈現。

研究者要首先討論的是《紅瓦》主角林冰。誠如這個角色在書裡所坦言的：我幾乎是一個生下來就自卑的人²²。「自卑」一詞對於林冰在小說裡的具體呈現主要在兩方面：其一是外在條件——家境、外型、能力——的不足所引起的自卑感。《紅瓦》裡林冰家境清寒，物質生活的匱乏帶給了他許多深刻的感受，也影響了他於人前的自信，小說裡提到他常因穿著上的寒磣而遭人取笑、在異性面前深感害羞，而在遇到家境寬綽者如趙一亮、杜高陽時總不免氣場上要自動矮上一截，偏偏此二者又曾都是他輸不得的對象，前者是要爭奪文藝宣傳隊裡胡琴的主胡位置，後者則是他在情場上的假想敵，如此常令少年林冰感到難堪與痛苦。此外，林冰的生長速度較遲，學習能力與身高上的發展緩慢也曾造成他不小的困擾，譬如在記憶胡琴琴譜上，他便曾因為忘譜而讓對手趙一亮趁勢占了上風。而對於身高問題，林冰更直言「在二十歲之前，個頭問題始終是我的一個敏感問題。它是

²² 曹文軒，〈醜人〉，《紅瓦》(作家出版社，2003)，頁383。

我自卑的一個情結²³」這讓他站在對手趙一亮面前硬是矮了一個頭，而在有機會跟暗戀對象陶卉搭檔短劇時，又被提出身高不高的問題，林冰為此甚至一度夜裡跑去吊單槓，夢想著能一夕抽長。

林冰的「自卑」問題主要還展現在面對異性時不能自抑的害臊態度上：

我承認我容易害羞，也害怕害羞。我愛紅臉，在十八歲之前，一直有「大姑娘」與「公丫頭」的外號。害羞是一種讓人激動又讓人無法承受、恨不能鑽進地縫裡去的心理狀態。……。我的童年、少年，甚至是在二十五歲之前，都是在逃避害羞中度過的。²⁴

《紅瓦》裡有不少篇幅提及林冰對於異性外型性徵的細膩觀察，林冰的「害羞」問題一方面來自於他容易紅臉的生理反應，另一方面則凸顯了他在異性區別上的敏感與過度意識，這個問題影響了林冰在人前的表達容易顯得不大方，自然構成了他自卑的情結所在。

以上，研究者分析了林冰「自卑」問題的癥結所在，主要來自於其先天生理條件及生長環境的部分，這讓林冰充分意識到人我之間的不同，然而關於這個角色在《紅瓦》裡自我認同感的發展、建立並不全取決於上述先天條件上，後天的經歷與人事的遇合磨練才是真正構成這個角色發展自我認同的主要因素。小說裡林冰在獲得公開演奏胡琴機會時，曾有過如下一段心境剖白：

“在很多人面前”表現自己，這大概是每一個人與生俱來的欲望。人的快感永遠不是來自於自己，因為自己並不能看見自己，而是來自於別人——在別人眼裡才能看見自己。

這段敘述大致傳達了林冰自我認同發展的方向很大一部分來自他人對自己的看法，這是青少年時期無可避免要經歷的過程。儘管先天諸多條件上的匱乏與限制讓他產生自卑的情結，林冰在《紅瓦》裡卻是個被認為有才華的人——「胡

²³ 曹文軒，〈染坊之子(一)〉，《紅瓦》，同上，頁 212。

²⁴ 曹文軒，〈大串聯〉，同上，頁 137。

琴」與「作文」這兩項能力一度讓他在群體裡獲得肯定與重視，是林冰在學習生活裡唯二能感到得意之處，前者讓他獲選進入校內及鎮上文藝宣傳隊，後者更成為他能升上高中的重要因素，這兩者以不同的形式滿足了他在人前表演的欲望，是影響林冰年少時發展自我認同的主要項目。然而，在故事後來的發展上卻也分別讓他在「胡琴」與「作文」上面臨了空前的挑戰與失落感，在歷經一番糾葛後，從而獲得成長，進而讓他在自我認同的發展方向逐漸明確、成熟。

首先是「胡琴」。小說裡林冰一度被指定成為了校內文藝宣傳隊的隊長與主胡——這個可以說是突如其來的決定讓林冰面臨了兩項危機：其一，是他長久以來在人前施展不開的自信問題，林冰很早便認清自己並非有指揮能力者；其二，讓林冰最感如芒刺在背的是「趙一亮」的出現，《紅瓦》裡這個角色幾乎是按著林冰的許多弱點一一對立著塑造的，無論身家、外型、能力各方面都硬是勝上林冰一籌，就連在與異性相處上也是深獲青睞，但令林冰最感難以承受的倒不是這些先天上即存在的條件差異，而是此人直接威脅到的是林冰一直以來自覺得意的胡琴技藝——趙一亮的胡琴確實拉得比林冰好：

……這胡琴聲使我感到了自己的虛弱……。我以前並不曾聽過趙一亮會拉胡琴。而我現在聽到的胡琴聲，竟是那樣流暢，那樣有章法，第二把位，甚至第三把位的音都摸得那樣準確，並且那音還沒有被噎住的感覺。²⁵

林冰在文藝宣傳隊的主胡位置沒多久便被趙一亮取代了，對此林冰展現了一個較成熟的心態，雖然難免傷感失意，卻還是站在認同對手能力的角度來看待這整件事，他甚至還觀察到趙一亮私下勤奮練琴的情形，這是令林冰自嘆弗如的，因此在「胡琴」能力的較量上，少年林冰算是很平和地度過了這次的認同危機，且還常主動到趙一亮家切磋練琴。然而，沒想到的是伴隨著「趙一亮」這個角色登場之後，跟著逐漸浮出檯面的是他與鎮上胡琴的第一把手「許一龍」間的師徒鬥爭，而林冰卻在無意間捲入了這場爭鬥，成為趙一亮用以作為與許一龍間較量的犧牲品：他先是利用自己是主胡的地位無預警地打壓林冰在群體中的位置，然後在意識到林冰靠向許一龍後，又施恩讓林冰重新回到群體中，只為打擊許一龍

²⁵ 曹文軒，〈染坊之子(一)〉，《紅瓦》，同上，頁 215。

——這件事情的過程讓林冰在自我認同發展上獲得了不小的體悟，當時年少的他縱然還沒有能力抵抗趙一亮這類人用以掌控人心的伎倆，只能選擇依附來獲得在群體中表現的位置，然而在多年之後，成年後的林冰卻因此歸納出一條與這類人的相處之道，不再輕易任其左右自己：與這種人相處，從一開始就得有足夠的距離；你一旦失去了距離，就將會失去自己²⁶。可見隨著年齡、歷練的增長，許多年少時曾一度困擾不已的問題亦終將因心境上的成熟而有不同的看待方式。

而林冰在成長中面臨的第二個危機是他視若終身明燈的老師「艾雯」帶給他的：艾雯在一次公開的講評裡，將林冰的作文評為最低，如此大大打擊了林冰的自信，須知這是年少的林冰在胡琴之位讓趙一亮奪去後，群體裡他唯一能感到驕傲的才能。然而，正所謂「危機就是轉機」，在憤而翹課了一整日後，林冰選擇了直接去找艾雯釐清自己的疑惑，沒想到竟就此一腳踏入了文學的世界——艾雯以誠懇溫和的態度指導了林冰在寫作上的種種盲點，並引領他廣泛地閱讀各類文學作品，其中在讀到俄羅斯作品時，艾雯對林冰說道：「你不要學，學是學不來的。你見過無邊無際的草原嗎？你見過只有俄羅斯才有的天空嗎？各有各的東西，你不要輕看自己，更不要難為自己²⁷。」研究者認為在林冰少年時期的自我認同發展過程裡，艾雯扮演了一個重要的引導者角色，不獨在寫作上指引了林冰向下扎根厚植實力、讓他透過閱讀接觸到一個更寬廣的世界，但又不致於迷失了自己的色彩；艾雯帶給林冰更多的影響在於她扮演了一個富有文化內涵的成年長者角色——小說裡的油麻地鎮是個鄉下地方，在艾雯出現前從沒有人能帶給林冰這樣的刺激與指導——《紅瓦》頗細膩地描述了艾雯在生活、待人處事各方面的細節與原則，小說裡交待的越仔細代表著當年的林冰觀察的越深刻，同時也受到了相當程度的影響：

她的到來，宛如一雙手輕輕一推，將我推出了瘋瘋癲癲、粗野愚頑、髒兮兮而不自覺、傻呵呵卻不知的少年階段，竟一下子到了青年時期。我比從前沉著了，安靜了，愛乾淨了，甚至覺得目光也比從前自覺了些，不再總是懵懵懂懂、毫無意義地看待這世界上的一切了。我有點能理解她在講作

²⁶ 同上，頁 227。

²⁷ 曹文軒，〈醜人〉，《紅瓦》，同上，頁 391。

文時對我說的那句話了：「你凝視著它，你將會發現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意思的。」²⁸

研究者分析從這段描述裡所傳遞出關於林冰成長的幾項含意：其一，艾雯對林冰的影響是多面向的，小至生活習性、大至性格養成，可以說扮演著林冰成長中重要他人的角色；其二，艾雯的引導讓林冰能逐漸體察到生活周遭「有意思」之所在，能夠做到這樣代表林冰已經具備獨立思考能力並開始培養出自己的價值觀，這在個體自我認同發展上是很大的進程；其三，「沉著」、「自覺」這類的用語標示了林冰高中時期心境上的成長，他甚至開始將自己以「青年」視之了——「自我認同」的核心概念便是個體對於自我的理解與定位，對一個人來說是個持續且連貫的發展過程，研究者認為在這個階段的林冰跨越了生命裡很重要的一道關口，而透過《紅瓦》我們共同見證了這個角色的成長。底下，研究者將討論《紅瓦》裡另一個角色：趙一亮。

在〈染坊之子(一)〉趙一亮登場的這一章裡，林冰曾仔細地分析了趙一亮那極具自信風采的站姿：

身體挺直，頭微微上仰，雙手交叉著放在胸前，左腳稍稍跨出，身體微微後傾，嘴角帶著笑容。……。姿勢不是隨便能擺出來的。自然的姿勢後面總有著一個背景。……。人後面的那個背景能把人的心情、心態弄成各種樣子。這心情與心態又能把人的形體弄成各種樣子。

在這段文字裡主要強調一個詞：「背景」——趙家是油麻地鎮上最殷實的一戶人家，這是造就趙一亮自信神態的重要背景，這個背景讓他在物質生活上不虞匱乏，外貌條件上總是英挺整潔，且在父母的疼愛支持下，他可以心無旁騖地在琴藝上追求精進，甚至他所擁有的琴在當時的油麻地鎮是最好的一把胡琴……，是這樣的背景造就了趙一亮這個角色以勝利者的姿態站到了林冰的面前，然而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當他所仰賴的「背景」開始動搖的時候，屬於趙一亮這個角色的認同危機便開始一一浮現。

²⁸ 同上，頁 390。

小說裡趙一亮共面臨了兩次自我認同危機。第一次危機出現在他沒能順利升上高中時——趙一亮被迫提早進入社會，這讓他必須重新調整自己在群體中的定位及未來發展，在此之前他始終以一副天之驕子的模樣在同儕間顯得自命不凡，然而這個角色其實一直存在一個潛在的心理問題：趙一亮雖然仰賴他家富裕的背景，但是他對於自家染坊的職業卻是羞於啟齒，本來是不打算繼承家業的²⁹。——但命運的安排斷了他升學的理想，逼著他必須提早作選擇，這時候的趙一亮已經失去了父母一貫以來的無條件支持了，擺在眼前的只有兩條路：繼承家業或者下地勞動，無論如何他必須盡快在這社會中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這個抉擇對於一個少年來說著實不易，趙一亮原想藉著胡琴這項才藝為自己求得第三條出路——在鎮上文藝宣傳隊裡插上一角，奈何被先前即交惡的許一龍擋下，於是在進退無據的情況下，趙一亮最終選擇繼承染坊家業——

趙一亮得幹活，不幹活就是二流子。既然地裡的活兒幹不了，就幹這染坊的活兒吧。趙一亮只有認可，別無他法³⁰。

趙一亮認清了前途，明白了自己能夠承擔一個甚麼樣的角色之後，就不再焦躁，不再傷感，更不再絕望，而換了另樣的姿態。生活改變人，有時是件很容易的事情³¹。

趙一亮未必認同自己的選擇，然而現實逼得他不得不做出妥協，甚至安於這樣的妥協。當林冰在故事裡寫到他與趙一亮一同練琴，卻發現趙一亮的手竟再也拉不出從前那樣優美順暢的曲子時，又提及某次碰到趙一亮用著一副看透世事的口吻說：「林冰，我不能跟你比。我以後是甚麼樣子，我已看清楚了。成個家，過日子吧……」³²與趙一亮之前的自信靈秀對照下，不免令人興起萬千感慨。

趙一亮度過了第一次的認同危機，但顯然他只是站在現實的考量，強迫自己必須承受這一切，在本質上這位少年並沒有準備好，這個問題很快地隨著第二次

²⁹ 小說裡交代道當時的社會風氣有所改變，對於像趙家染坊這類被歸為小手工業的商家評價並不高，趙一亮甚至曾因此遭到同儕嘲弄；再加上他見父親那雙因染布而總是洗不淨的手，心裡上便對自家行業感到排斥感。——〈染坊之子(二)〉，《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 432。

³⁰ 曹文軒〈染坊之子(二)〉，《紅瓦》，頁 433。

³¹ 同上，頁 434。

³² 同上，頁 439。

危機的到來徹底擊垮了趙一亮。

如前面所提到的，趙一亮的自信來自於他的「背景」，無奈這個「背景」一再地受到命運的擺佈：第一次的危機，讓他失去升學的機會，必須在群體生活裡另謀生路，但幸好他還有殷實的家業做後盾，讓他在幾經曲折後，終究還是選擇了繼承家業，儘管這個決定多少是帶著無奈的；然而第二次的危機卻是一把火燒的了趙一亮所有的「背景」——染坊沒了、父母受到打擊後再也無法為他作主了，擺在眼前的是殘酷的現實與龐大的債務——趙一亮原就是個被迫提早進入社會的少年，他後期的自我認同主要建立在染坊的家業與父母的支持上，但當這兩項因素全化為烏有後，趙一亮一度想要靠自己辛苦的勞動重新掙回失去的一切：在他的心中總是矗立著從前那幢使他氣宇軒昂的房子³³。這個目標成為他新的自我認同點，但顯然趙一亮對現實環境認識不清且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在努力一年多仍無望重振家業後，竟選擇鋌而走險以偷木排的方式希望能迅速致富——這在從前那個看在林冰眼裡充滿自信、很有些不俗的趙一亮是絕對不屑做出的事，可見此時的他已經完全被現實壓垮，以致迷失了自我——最終這個角色以銀鐺被捕的悲劇形象結束他在《紅瓦》裡的故事。

研究者之所以在這個章節裡取「林冰」與「趙一亮」作人物在小說裡「自我認同」發展的探討，主要由於這兩個角色本身各方面條件的塑造即具有很強烈的對比性質，而在面臨「自我認同」這個課題的發展上作者亦給出了兩者不同的題目，使得我們得以在《紅瓦》中看到青少年自我認同發展的不同面向：林冰的課題主要在於同儕相處與自我心境上的提升，而趙一亮所面對的則是生活現實面的部份——以二者在故事最終結局來論，林冰順利完成了這階段的自我認同發展，趙一亮則否。而就曹文軒於《紅瓦》中「自我認同」課題的呈現上，以此兩人為例，研究者歸納出底下三項結論：

其一，「先天條件優劣」不能論定個體自我認同發展的順利與否：林冰於小說中的先天條件不佳形成他許多的「自卑」情結，在性格呈現上多少有些內斂退縮，但這卻讓他能以較平和的方式來處理所面臨到的認同危機，不致走上偏鋒；

³³ 曹文軒〈染坊之子(二)〉，《紅瓦》，作家出版社，2003，頁446。

而趙一亮的優渥「背景」構成他極佳的先天條件，但卻也造就他太過自負的性格，結果一旦抽走他所仰賴的「背景」，反而無法在危機中自處，以致最終迷失自我。

其二，「重要他人」的存在對青少年發展自我認同具備一定的影響性：這裡的「重要他人」所指未必是父母，亦可是朋友、其他親長，以林冰與趙一亮的故事而言，在其發展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重要他人分別為：艾雯、許一龍——前者適時引導林冰從急躁浮動的少年蛻變為沉著自覺的青年，順利完成階段性的自我認同發展；相較之下，許一龍卻是以一個負面的角色出現影響了趙一亮——他與趙一亮原是師徒關係，後來因故生嫌隙，趙一亮從此視許一龍為琴藝上的假想敵。而許一龍儘管心裡對趙一亮存有愛才之心，但始終拉不下臉示好，甚至還跟著掀起幾場意氣之爭³⁴。許一龍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行事作風，多少刺激影響了趙一亮，兩人之間一度形同水火，以致到了後來染坊大火、趙一亮走偏鋒偷木排被捕，許一龍雖有心想幫忙卻是為時已晚——在趙一亮的成長過程裡始終缺乏了像艾雯之於林冰那樣的引導者，而父母又過於溺愛保護，再加上許一龍的影響，這個角色最終在《紅瓦》的悲劇結局是可以想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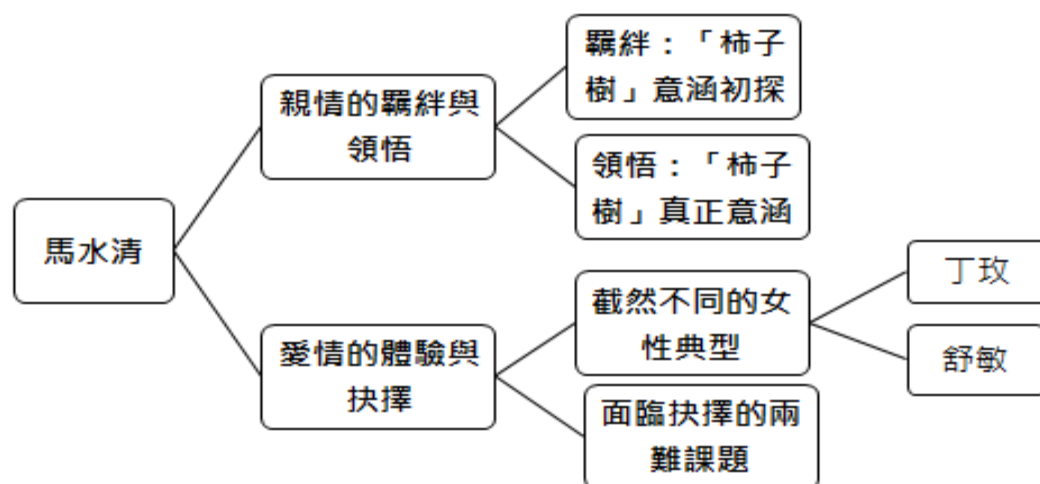
其三，教育的重要性：除了上述的因素外，趙一亮這個角色太早踏入社會，在心理素質還未發展健全的同時即被迫面臨在現實生活中承擔家業、做出種種足以動搖一生的抉擇，這也是讓他最終迷失自我的原因之一——如果趙一亮能繼續升上高中接受教育，那麼也許他可以獲得更多改變自己命運的機會，也許可以遇到像艾雯那樣的良師益友來引導他改善性格上的問題，或許這個角色就不會走向最終狼狽的下場了——《紅瓦》裡像趙一亮這樣被迫提早進入社會者還有劉漢林、謝百三，這些少年於時代政策的影響下，在身心條件還未發展完成前便必須離開校園，從此獨自面臨生涯的抉擇、承擔經濟重擔，這對少年們來說其實是很殘酷的一件事，以致他們在故事裡後來多半沒有發展的很好，趙一亮甚至落了個銀鐺入獄，這些都與教育機會的有無有著一定程度的關聯。

³⁴ 除了在紅瓦房時代裡人之間曾互相以拉攏林冰作為較量的方式；在趙一亮進入社會後，曾一度想以進鎮上文藝宣傳隊來擺脫勞動生活，無奈卻遭到許一龍的打壓，最終只得選擇繼承染坊家業，把一雙拉琴的手給磨粗糙了；而在那之後，許一龍更曾在趙一亮的婚事上作梗，差點讓婚事告吹，趙一亮為此失意消沉了好一陣子。

第四節 情感的追尋

曹文軒曾撰文〈柿子樹〉裡提到對於此樹背後的情感，文中從自己旅居日本時見到日人「山本先生」家的柿子從青澀枝頭到結實纍纍、果爛落地竟無人青睞一事憶起自己高中時為了守護家中柿子，不時引發與鄰人同儕間的紛爭，及至後來只得狠下心將柿子樹砍去的往事：「……我在我的長篇小說《紅瓦》中感慨良多，充滿純情與詩意地又寫了柿子樹——又一棵柿子樹，我必須站在我家的柿子樹與山本家的柿子樹中間寫好這棵柿子樹……」³⁵，因而他果真動筆以「柿子樹」為名在《紅瓦》裡一連寫了三篇故事，環繞在這個故事中心點上的不是主角林冰，而是小說裡另一個靈魂人物：馬水清——《紅瓦》裡的這三篇〈柿子樹〉以細膩的筆觸刻劃出少年在成長過程中關於親情、愛情等不同面向的變化與體悟，以下分項討論之。

表 7：《紅瓦》「情感的追尋」一節研究架構。



一、親情的羈絆與領悟

首先從「柿子樹」之於馬水清的意義談起。小說裡頭回寫到馬水清的老家——吳庄，就是在秋季，柿子正成熟的季節。學校放起秋忙假，林冰隨著馬水清回

³⁵ 曹文軒〈柿子樹〉，《一根燃燒盡了的繩子》（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11。

家，一踏入馬家大院，迎面而來的就是兩棵柿子樹：

……。那柿子長得很大，扁扁的，熟透了，橙紅色，打了蠟一樣光滑，在夕陽的餘暉裡，彷彿掛了兩樹溫馨的小燈籠。

馬水清對這兩棵柿子樹感情很深，因為這兩棵柿子樹是當年他母親種下的。³⁶

小說裡的馬水清三歲喪母，對無從來得及領略母愛的他而言，這兩棵柿子樹就成了他心裡對母親孺慕的象徵。〈柿子樹(一)〉開頭花了許多篇幅描述那個來自柿子之鄉，每逢秋季總是帶塊杏黃色頭巾、提著裝滿柿子的白柳籃子挨家挨戶分送柿子的靦腆少婦，她是如何託人不遠千里從家鄉運來這兩棵柿子樹，又是如何悉心照料著直至其開花、結果……，在這些當是後來聽人轉述的事蹟裡，馬水清那早逝的母親彷彿成了美好純潔的象徵，卻永遠只能停留在想像中，那滿樹的柿子所散發的溫暖就成了他現實中的慰藉，小說裡甚至提到馬家在吳庄另有座柿子園，起因也是因為紀念馬水清的母親，那兒同時是她的墳墓所在，馬水清每次回吳庄總要上那兒坐坐，約莫是懷念著母親。

曹文軒於《紅瓦》裡一如上述他所預告的，將柿子樹寫得特別能帶給人溫暖，背後又有著一段動人的故事。然而，隨著故事的推演，研究者認為這些柿子樹還有著另一層的意義——對馬水清而言，甚至對常到馬家的林冰而言，柿子樹更能代表的是馬水清祖父對孫輩無限的慈愛。對於年幼失恃，父親又長年在外的馬水清而言，生活裡最主要的照料者其實是祖父，而對於故事的主述者林冰而言，比起那素未謀面的馬水清之母，每回來吳庄總是和藹地招呼他的爺爺更能激起林冰內心的孺慕之情，小說裡寫道：「時間長了，竟覺得他的爺爺也是我的爺爺。我的祖父在我還未記事時就已去世。而馬水清的爺爺，給了我一種只有祖父那種輩分才能給的那種感覺。」³⁷，因而在《紅瓦》的三篇〈柿子樹〉裡馬水清的祖父居於一個很重要的地位，對於主角而言，老人的存在更能符合柿子所帶給人的那份溫暖情意。

³⁶ 曹文軒〈柿子樹(一)〉，《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79。

³⁷ 同上。

只是這樣的情感，馬水清卻是到故事接近尾聲才終於領悟。小說裡寫到馬水清與祖父之間的相處總是帶著份彆扭，在林冰看來是任性，而在馬水清這一方，研究者認為卻是一種介於矛盾與叛逆的少年心境：從小說裡的描述看來，馬水清與祖父間應當也有過一段愉快的相依時光，書裡提到那滿園子的柿子樹是他與祖父共同栽下的，那麼想必祖父定也告訴馬水清不少關於母親與柿子樹的種種，那些柿子樹裡有著馬水清對母親的孺慕之情，自然也有著老人對早逝媳婦的一份疼惜與歉疚，馬家種柿子不為獲利，而是延續著自馬水清母親那時候起分送敦鄰的情意，能夠做到這個份上，馬水清祖父性格之溫厚可以想見。然而隨著馬水清逐漸成長，終於也來到敏感的青少年時期，祖父所給予的一味順從溺愛已不能安撫他那時常處於不平衡的心理狀態，小說裡有一段寫到在目睹大河畔一個村婦對原以為早已溺水的孩子竟失而復得時所展現的狂喜與母愛後，馬水清回到家後沉默不語了好一段時間，雖未言明，但料想應當是想到自己缺乏雙親呵護的身世，如此一來便不由得對祖父興起一種怨懟的心態——畢竟當初若不是祖父強行促成父母這一段姻緣，又哪裡會衍生出後續這些悲劇來，再讓他來承受這一切。林冰知道馬水清對祖父的埋怨，並自以為是地勸導他：

「可是，」我對馬水清說，「你該看到，爺爺他已經很老了，活不了多久啦……」我一直以為，在感情這一方面，我比馬水清要懂事得多。

馬水清趴在桌上，很久，也沒有將頭抬起。³⁸

馬水清並非不懂祖父對自己的關愛與慈祥，也並非不想珍惜，而是處於少年時期的他還不明白該如何釋懷內心對祖父怨懟的那一塊，於是只能以更加任性的方式來回應祖父對自己的疼愛與包容，但在他的內心深處還是關心著祖父的，小說裡提到幾段他與老人間的相處，總是表面嘴硬，實則掛心。作者對於這對祖孫的情感刻畫頗能引起讀者共鳴，少年時期的親子相處或多或少總會歷經過劍拔弩張的緊繃時期，馬水清那矛盾彆扭的心境與行為其實是可以被理解的。

然而比較可惜的一點是馬水清始終沒來得及正視、改善自己與祖父間的相處關係，在小說裡曹文軒讓這個角色面對了人生較現實、殘酷的部分，《紅瓦》的

³⁸ 同上，頁 99。

最終章依舊以〈柿子樹〉為名，卻是一連送走了馬水清的兩名至親：祖母、祖父——對於前者的離去，馬水清表現的「幾乎沒有一絲悲痛」；然而後者，卻讓他悲慟萬分：

爺爺的死，使馬水清陷入了空前的悲傷。一旦老人去了時，他才發現在這個世界上他也有一個真正的親人。這許多年裏頭，餓了知道往這個大院裡跑……，不正是爺爺讓他也有個家的感覺嗎？……。與他相處這麼多年，我從未見到他掉過一滴淚，而現在——在送走爺爺之後，他站在柿子樹下大哭起來。³⁹

「站在柿子樹下大哭」這一幕在《紅瓦》小說裡既意味著馬水清這個角色對於祖父情感的領悟與釋放，同時也正式讓「柿子樹」在故事裡的象徵意義更翻出一層來：「柿子樹」在馬水清心中已不單象徵對母親的孺慕之情，更多的應該是長年來一直陪伴著他、守護著柿子園的祖父，只是情感領悟來得太遲，卻也總算完整地交代了這段祖孫情誼。

曹文軒寫馬水清與祖父這一段親情曲折用的是細筆，既交代了馬水清對於祖父的心結始末，卻也細細刻劃了馬水清祖父是如何一個溫厚的人以及他對孫兒的百般包容與關愛，這樣的寫法更凸顯了馬水清這個角色內心的矛盾與糾葛，而《紅瓦》裡〈柿子樹〉共有三篇，每一篇裡林冰總要提到老人看起來又更加蒼老了些，讓人意識到時間無情，最終馬水清終究面臨了「子欲養而親不待」的遺憾，在痛苦中弄懂了「親情」這門課題，也帶給讀者許多省思。

二、愛情的體驗與抉擇

《紅瓦》裡描述了幾段男女情感，但屬於少年的大多為不了了之的單戀收場，如謝百三與秋、林冰與陶卉，真正構得上感情糾葛的，大概是〈藍花〉中的夏蓮香與楊文富、劉漢林，以及〈柿子樹〉裡所描繪的馬水清、丁玫與舒敏之間。關於夏蓮香的部分，其所牽涉者已跨越單純的少年情感，故研究者另闢章節討論

³⁹ 曹文軒，〈柿子樹(三)〉，同上，頁 562。

之，而馬水清的部分則完整呈現了一名少年對於情愛從懵懂到成熟的過程，符合了少年小說「啟蒙與成長」的永恆主題。

(一) 截然不同的女性典型

首先要先討論的是〈柿子樹〉裡所出現的兩個主要的女性角色：丁玫、舒敏。

《紅瓦》故事一開頭就設定好兩組單向的情感關係：林冰喜歡陶卉，馬水清喜歡丁玫。陶卉在小說裡的形象是曹文軒筆下常見的討人喜歡的純潔可愛的女孩兒類型，不只林冰暗戀她，鎮長杜長明更將她視為內定的兒媳婦；而丁玫的部分起初並不鮮明，只知道此女高出馬水清兩屆，至於馬水清喜歡丁玫的具體原因則未說明，然而隨著《紅瓦》情節的鋪陳，當小說裡丁玫的形象越趨鮮明後，卻也是馬水清在情感上卻來越靠向舒敏的時候。

曹文軒寫丁玫，最初是成熟婉約的女性形象：

她比馬水清大兩歲，在我們面前，微微有點姐姐的樣子。她的眼睛很大，並且總是讓人覺得那雙眼睛裡有一層薄薄的淚水，牙齒很白，梳了一根短辮，有兩只胖胖的帶有小淺坑的手。她說話慢條斯理的，走路、幹活，做任何事情，動作都很輕盈雅致。⁴⁰

推估馬水清之所以對丁玫有好感，應當與自幼缺乏年長女性的照拂有關——馬水清三歲喪母，祖母又長年臥榻——而丁玫豐腴的體態、端莊的行事以及一雙溫柔的大眼，如此充滿母性的形象恰恰符合了馬水清內心對於女性的嚮往。然而這樣外型溫婉、進退得體的女性形象卻在〈柿子樹(二)〉時有了逆轉，當時馬水清在明知丁玫心裡另有所屬的情況之下，依然不間斷地私下寫了許多情書給她，沒想到丁玫竟在眾目睽睽下將這些信退給了馬水清，且態度頗為蔑視，如此舉措與先前林冰說她做事「輕盈雅致」的形容大相逕庭，馬水清對丁玫的情感原就建立在單向平面的認知上，且隱約帶著內心對成熟女性的朦朧嚮往，丁玫這些信一

⁴⁰ 曹文軒〈柿子樹(一)〉，《紅瓦》，同上，頁102。

退，大約打破了自己在馬水清內心的形象設定，更遑論隨著《紅瓦》故事的進展，此女在曹文軒筆下的形象越發顯得勢利、作風強勢富心機，如此令馬水清更不容易接受她了。

丁玫，人如其名，外貌嬌美如花，實則暗藏芒刺——這個角色在小說裡逐漸被塑造成一個目標取向的勢利女子，眼中只看到自己的目的，絲毫不在意旁人的目光，甚至不惜以傷害他人來成就自己。丁玫這樣的性格最初展現在她退回馬水清情書的時機點上——小說裡丁玫原先心中屬意的是高三的文藝宣傳隊長王維一⁴¹，然而王維一顯然對丁玫並沒有抱持相同的心思，及至後來小說裡發生了王維一與林芳的墮胎事件，丁玫卻選在那時候大動作地退還馬水清的情書⁴²，研究者依據這個角色其後在故事裡的發展推估丁玫該是打算在王維一正值失意時趁虛而入，故而先一步明確的劃清了與馬水清之間的界線⁴³，丁玫這樣的舉動絲毫不顧及馬水清的感受，也讓這個角色在小說中的真實性格開始浮上檯面。

退情書事件後，丁玫在《紅瓦》裡再次出場是在林冰等人升上高中之後，當時馬水清已經和舒敏有了來往，小說裡交代了這麼一段：

那時，王維一得了腎病，並且離開了學校，正浮腫著待在家裡。丁玫唸完初三已無高中好念，晃蕩了一年之後，也沒能被推薦上高中，只好待在了吳庄，再也不來理會王維一，倒是常常去馬水清家。而馬水清則堅決地拒絕了丁玫的熱情。⁴⁴

這段簡短的記述傳達了幾項訊息：其一，可佐證研究者先前所推估丁玫與王維一間確實在退情書事件後有來往，且為人所皆知；其二，此女的勢利性格在此

⁴¹ 小說裡寫到「王維一是油麻地中學學生中最風度翩翩的一個人，皮膚白淨，眉毛黑漆漆的說話聲音尤有魅力。加上他會些文藝，家中又開了一片雜貨舖，平時是很自足很瀟灑的。」——《紅瓦》，同上，頁 257-258。

⁴² 按《紅瓦》裡在王維一事件尚未發生前丁玫與馬水清的互動上來看，丁玫對於馬水清的幾番邀約都是採取迂迴婉拒的方式；再者從丁玫退給馬水清的情書足足有「厚厚一疊」來看，馬水清寫信應該有一段時間了，而丁玫始終不予回應，顯然是採取婉拒的態度。

⁴³ 依《紅瓦》在開頭〈喬桉〉一章時寫道喬桉與馬水清打鬥，竟一把將毫無招架之力的馬水清拖到丁玫面前，讓馬水清更顯難堪。——由此可見馬水清暗戀丁玫的事一如林冰對於陶卉，應該是油麻地中學學生間公開的事情。

⁴⁴ 曹文軒〈湯庄〉，《紅瓦》，同上，頁 307。

印證，見王維一勢弱，兼在考量自身處境下，她拋棄王維一，走向在吳庄家境頗為豐厚的馬水清⁴⁵；其三，作者在此為其後馬、丁、舒三人的結局走向預作鋪陳——丁玫是個目標取向的女子，即便被「堅決」拒絕依然不減熱情，這樣的態度大大影響了後來馬水清與舒敏的感情發展。

相較於性格漸趨鮮明的丁玫，這段三角關係中的另一女角——舒敏在《紅瓦》裡卻是個性格表現較軟弱的女子，小說裡安排她的出現大約是要與丁玫形成一個強烈的對比，此女在這場感情糾葛中最施展不開的地方有二：其一是「年齡」，這是夾在舒敏與馬水清之間最大的問題點，舒敏於小說中登場時年約二十五六歲，而馬水清當時不過是個中學生。年齡的差距讓後來視她為情敵的丁玫常有意無意拿來作文章，藉此拉開舒敏與馬水清之間的距離；其二，舒敏在吳庄處於孤立無援狀態，小說裡寫到她離家二百餘里到吳庄做小學教師，在異鄉任教的日子並不好過⁴⁶，加上性格原就較內斂文弱，馬水清不在的時日裡，舒敏面對丁玫種種大刺刺宣示主權意味的舉措幾乎沒有招架之力。

(二) 面臨抉擇的兩難課題

馬水清對於舒敏存在的並非是單純男女之間的愛情，而是在對丁玫形象破滅後的一種情感慰藉。小說裡有兩段寫到馬水清受舒敏感動的情景，一次是舒敏不由分說地為他額頭上的傷口塗藥，那動作極為溫柔⁴⁷，使得原先推拒著不上藥的馬水清竟站著動也不動了，約莫是難得感受到這純然帶著母性的溫柔關懷吧；再有一次，是在退情書事件後，林冰載著失意的馬水清請假回了吳庄，沒想到卻看見一個經舒敏收拾後顯得煥然一新的家——「望著這個他平素不在心上的家，馬

⁴⁵ 研究者認為丁玫後來選擇馬水清很大的成分在於現實的考量，並非真心喜歡馬水清，這點從〈柿子樹(三)〉裡描述丁玫對馬水清的家業瞭若指掌可見一斑，丁玫對馬水清從未展露過先前被林冰撞見她與王維一在竹林間談情時那樣含情脈脈的女兒家神態。

⁴⁶ 小說裡記述了兩次舒敏被欺負的經過：一次是為保護小學校桌椅，遭到外地來的無賴欺侮並趁機揩油，幸遇馬水清等人搭救；另一次則是管束不了自己班上的學生「禿鶴」種種擾亂秩序的行為，甚至被反過來當眾做出性騷擾的舉措，後來更被禿鶴的母親以極為不堪的字眼辱罵，這令舒敏內心深受委屈。

⁴⁷ 小說裡寫到「舒敏在給馬水清塗紅藥水時，怕疼著了馬水清，還圓了唇，輕輕地往他的傷口上吹著氣。」，《紅瓦》，同上，頁 243。

水清靜靜地站在院中，一時失了言語。」⁴⁸，之後馬水清主動開口邀舒敏住進家裡空房，而舒敏竟也同意了。丁玫與舒敏是截然不同的兩種性格類型，但在他們身上卻共同具備了一項特質：比馬水清年長——如此符合馬水清內心對於母性的渴盼。然而丁玫的作風越趨強勢，相較之下舒敏顯得文弱，對於馬水清的情感攻勢全無招架之力——對於情感的需求上，舒敏與馬水清該是同一路人，林冰第一次見到她便有一種「孤獨、寂寞的感覺」⁴⁹，而對應馬水清自幼失恃、父親另組家庭的身世，這兩人最終走到一起不免有種「同是天涯淪落人」的相惜之感。

不過，舒敏與馬水清之間的關係正如研究者所推論的是一種相互慰藉，如此建立的情感是較為薄弱的，加上兩人間原就存在著前述、研究者者所列舉的年齡上的差距與舒敏本身性格上的軟弱問題，逐漸地這些問題也落到了馬水清身上：他必須在丁玫與舒敏間做出取捨。——舒敏到了故事最末面臨著丁玫在三人關係上的虎視眈眈，再加上工作的不順心，這些問題卻都不是馬水清所能為她解決的，甚至到後來兩人還因故分隔了一整個暑假，林冰形容「那個暑假，對舒敏來說，大概佔了她人生的一半光陰。」⁵⁰；而丁玫卻是以一種讓人難以抗拒的姿態順理成章介入了馬水清的生活，甚至連馬水清祖父母的後事也是此女裡裡外外幫忙打點操辦的，馬水清對丁玫的態度也從堅決拒絕到心懷歉疚⁵¹——此刻的馬水清已經不能再從單純情感慰藉的角度來思考與二女之間的問題了：於舒敏，他顯然無法承擔她的感情，舒敏過於柔弱善感，而自己也還不能自立，祖父去世後，馬水清頓失依靠感，竟連家也不想回了；於丁玫，此女所付出的熱情實超出自己所能回應的範疇。

小說的最終讓馬水清這個角色在情感上藉由「出走」獲得成長。他找回了原本打算請辭工作回鄉的舒敏，讓她依然待著，畢竟舒敏就算回了老家也是無依無靠⁵²；對於丁玫雖沒有明確交代，但從小說裡對此女的性格塑造，丁玫想必能明

⁴⁸ 同上，頁 261。

⁴⁹ 曹文軒〈柿子樹(二)〉，《紅瓦》，同上，頁 244。

⁵⁰ 曹文軒〈柿子樹(三)〉，《紅瓦》，同上，頁 567。

⁵¹ 小說裡寫到當馬水清得知丁玫竟代替自己守在祖父病榻前一連數日後：「心裡就覺得一下子欠了她許多——欠得讓他還不起了。」——《紅瓦》，同上，頁 561。

⁵² 〈柿子樹(二)〉提到舒敏在處理完母親後事後對著林冰、馬水清說道：「她走了也好，那邊我就沒有甚麼可牽掛的了。」隱約透露出此女再無親人可依恃的孤苦處境。——《紅瓦》，同上，

白馬水清從軍的用意，此後發展若不是另覓人家，大約守著馬家產業過活也頗為寬綽了——馬水清選擇以自己從軍去來為這段三角關係畫下休止符。

在釐清了自己對舒敏與丁玫的情感後，這是馬水清所能做出的最好安排了，且提供了三人重新開展新生活的契機。而馬水清的選擇其實在〈柿子樹(一)〉即預留了伏筆，小說裡描述在若干年後，馬水清家的柿子園因故付之一炬——「馬水清彷彿被燒掉了全部的依托與思念，竟然坐在焦土上整整一夜，並且從此很少再回到吳庄。」⁵³可見不管是丁玫或是舒敏，終究是少年情感生活中的過客，她們之於馬水清的意義在於讓他經歷對愛情從懵懂、迷失——馬水清與舒敏的感情關係屬於「迷失」階段，馬水清在受了丁玫的蔑視傷害後，舒敏的出現讓他在情感上一時有了寄託，但並不能長久——到冷靜而做出抉擇。馬水清可說是《紅瓦》少年主角群裡對於愛情體驗最深刻完整的一位，乃至於在他與林冰揮別後，林冰從馬水清留給他的外套口袋裡竟掏出了自己當初寫給陶卉的一封信——馬水清並沒有轉交給陶卉！這個發現一度令林冰感到錯愕，然而對照馬水清在情感上的體驗，此做法卻是可以理解的——或者他比林冰早一步看出了與陶卉之間的不可能，或者他不想好友落入自己當初遭丁玫奚落的難堪處境，所以儘管失信於林冰、沒有做到忠人所託，他情願把林冰的信塵封著，那麼陶卉之於林冰永遠都會是瓦房時代美好的一段情感，如同他在自己的情感問題上最終選擇出走，為三人再糾葛下去所可能遭遇的傷害設下停損點，馬水清這個角色在《紅瓦》的最後面對情感展現了一個成熟的態度，為他自己、也間接替好友林冰與瓦房時代的情感世界做出了告別。

頁 251。

⁵³ 曹文軒〈柿子樹(一)〉，《紅瓦》，同上，頁 92。

小結

在第三章各節的討論裡，主要藉由這四位少年主角在《紅瓦》裡的情節發展研究曹文軒如何融入其對於成長小說的主張於《紅瓦》以及課題的背後意涵。底下，將針對本章另一個研究重點——曹文軒在人物塑造的手法以及完成度——以上述章節討論為例整理作結語。

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⁵⁴一文中，對成長小說的特點、分類和人物形象做了系統闡述。他指出：

大部分小說只掌握定型的主人公形象。除了這一佔統治地位的，數量眾多的小說類型外，還存在著另一種鮮為人知的小說類型，它塑造的是成長中的人物形象。這裡，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靜態的統一體，而是動態的統一體。主人公本身的性格在這一小說的公式中成了變數，主人公本身的變化具有了情節意義。與此相關小說的情節也從根本上得到了再認識，再構建，時間進入了人的內部，進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的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這一小說類型從最普遍涵義上說，可稱為人的成長小說。

而芮渝萍〈成長小說概述〉⁵⁵則從「成長小說」眾說紛紜的英文名稱⁵⁶談起，最終採用了美國學者莫迪凱·馬科斯(Mordecai Marcus)的說法，以「Initiation」一詞定義之：「Initiation 一詞源於人類學，指青少年(Adolescence)經歷了生活的一系列磨練和考驗之後，獲得了獨立應對社會與生活的知識、能力和信心從而進入人生的一個階段——成年(Adulthood)」⁵⁷。

「成長小說」的概念在西方文學裡是早已成形的一個系統，巴赫金與芮渝萍

⁵⁴ 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215-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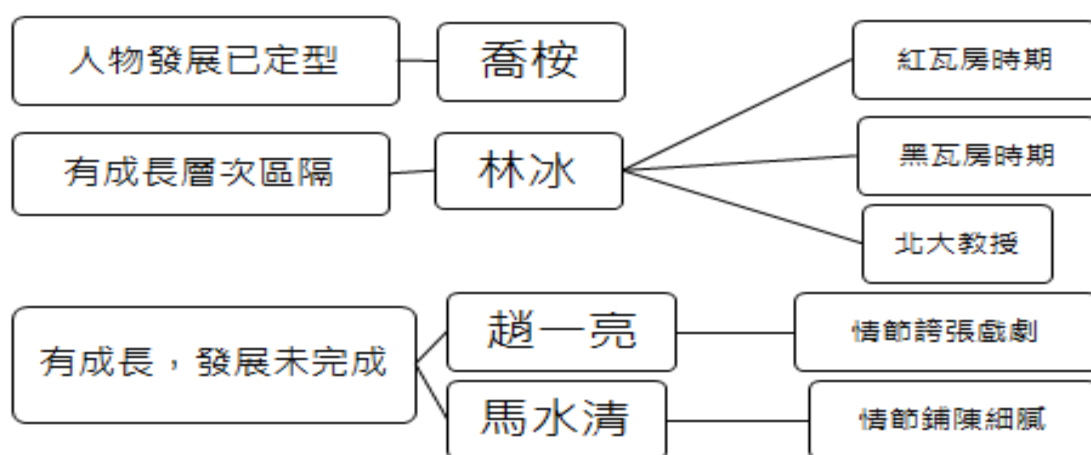
⁵⁵ 芮渝萍〈成長小說概述〉，《美國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⁵⁶ 同上，頁1。文章一開始先列舉歐美各國對於成長小說一詞的稱呼，共列了近11種：Initiation story、Novel of initiation、Growing-up novel、Novel of youth、Novel of adolescence、Novel of life、Bildungsroman、Entwicklungsroman、Erziehungsroman、Kunstlerroman。

⁵⁷ 同上，頁3。

的論述共同點在於「成長小說」應當呈現出的是一個「動態的、正在成長中」的人物形象，而小說中人物的「成長」是伴隨著「情節」所設定的磨練與考驗後，對於人物本身造成了改變，獲得了成長。——以上，結合本章第一節曹文軒對於「成長小說」範疇的主張，研究者將針對本章裡所提到的《紅瓦》四個少年主角：喬桉、林冰、趙一亮、馬水清於小說中的「成長」情形進行探討，以此來看曹文軒《紅瓦》小說的人物塑型。

表 8：《紅瓦》人物塑型



這四人在《紅瓦》裡的成長情形可區分為三：

一 人物發展已定型，呈現靜態並無成長——喬桉。

喬桉在《紅瓦》裡是內在性格與外在形象皆已定型的人物，換言之，隨著小說情節的推演只是一步步揭示出喬桉的處事方式、性格、身世等，這些情節的過程對於喬桉本身而言並沒有形成任何改變，僅是描述此人的命運發展，之於小說的積極作用於內作為主角林冰成長因素的影響項之一，於外則提供讀者作為省思參考。

二 有成長層次區隔的人物——林冰。

在《紅瓦》裡的林冰至少呈現了三個階段性的成長：初入紅瓦房時期、黑瓦房時期、多年後成為北大教授時期(小說主述者)。

而研究者於本章所討論的關於成長的三個課題：人際關係、自我認同、情感啟蒙，正好也是林冰於瓦房時期所面臨的成長課題，只是在章節討論中研究者大多採用的是映照的方式呈現——「人際關係」一節中，研究者以「喬桉」作為討論主線，但其實在旁觀察並獲得體悟的是林冰；「自我認同」發展是林冰於瓦房時期主要發展成熟的項目，研究者在討論時採「林冰」、「趙一亮」雙線。前者在心靈上透過艾雯、生理上則在黑瓦房時期透過長高擺脫外在自卑感，順利度過自我認同發展，但趙一亮則否；「情感啟蒙」的部分，研究者的討論集中於馬水清，而認為這是林冰在瓦房階段並未發展完成的課題，然而透過故事主述者(多年後的林冰)重新審視自己當時心境的口吻，可以知道這個課題在若干年後業已獲得發展成熟。

三 有成長，但發展未完成的人物——趙一亮、馬水清。

《紅瓦》裡所呈現出的關於趙一亮、馬水清的成長課題各有偏重——趙一亮主要是「自我認同」，馬水清則是「情感啟蒙」。而隨著小說情節的推演，我們可以看出二者在面對課題時逐步產生的內在變化。

不過，曹文軒在處理兩人情節時卻用了不同的手法。屬於趙一亮故事的部分運用了戲劇性、較誇張的手法，比如描述他與許一龍之間的意氣之爭，比如他在決心繼承家業後，卻面臨祝融之災，後來甚至淪落偷木排、鋸入獄——外在命運的變化佔去了太多這個人物情節內涵，而屬於趙一亮自身內部的成長變化反而被削弱了許多，讓他在繞了一圈後戲劇性的又回到原點，終究度不過自我認同的發展危機，最終在《紅瓦》裡成為一個戲劇性的悲劇人物。

至於「馬水清」，曹文軒在鋪陳其人故事的感情線運用了極細膩的手法，環繞在馬水清周遭的人物情感糾葛前因後果如蛛網密密成織：親情部分，他無法得到父親的關愛，又由於母親的緣故，使得他始終不能坦然面對祖父的慈愛；愛情部分，他夾雜在丁玫與舒敏之間，前者有恩，後者有情，他面臨了一個少年不能輕易處理的困境。馬水清最終以「從軍」為由，從困境中出走。研究者認為這個角色的成長在於他最終理解到「情感」課題不能以簡單的二分法論之，比如他對

祖父的愛怨交織，比如他喜歡舒敏，卻無法同時負擔舒敏的柔弱，而他明明不喜歡丁玫了，卻沒辦法斷然切割。馬水清最終的出走固然是當時可行的選擇，但只能說是馬水清這個角色對於情感課題邁向成熟的第一步，不能說是完全發展成熟。

研究者在這個章節裡只舉出其中四個角色為例，從「成長」的角度切入來看，通過對於這些人物的情節安排與塑型分析，可得出《紅瓦》在人物發展塑形並非單一線路，而是豐富的曲線交錯。但由於採第一人稱敘事角度，所有人物際遇皆建立在林冰的回顧上，因而林冰的成長軌線自然是最明顯的，其餘如趙一亮、喬桉，情節事件的描述占去太多色彩，不能明確標示人物的心理變化軌跡；相較之下，「馬水清」是《紅瓦》裡塑造的最立體的人物之一，很大的一部分來自於曹文軒在情感線的描寫鋪陳手法細膩、不慍不火。



第四章 性的欲望、壓抑與操控

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學派在人格的發展過程裡，在納入接受社會力量的影響與宰制後，於心理特質中逐漸區分、形成了「本我」、「自我」、「超我」三個層次¹，而「自我」始終夾在前後二者間試圖取得一個平衡點，時時受到「本我」內在需求的折磨，又被迫在「超我」的道德規範中勉強壓抑，這樣的掙扎尤其顯現在對於「性」的渴望與追求上。因為性的驅力使得人們潛在的擁有展現力量、彰顯自我的爭鬥欲望；因為性，使得人們變得敏感焦躁，渴望獲得滿足，而因此衍生不同程度上甚至惹來非議的情欲關係，尤其在中國傳統社會裡，「性」的意識與需求一直是個被視為隱諱的課題，但這並不代表它不存在。

而《紅瓦》寫出了它的無處不在，它存在於少年彼此以蠻力較量的潛在意識中，它存在於少女那釦子彷彿繃不住的胸前，它存在於銅匠舖閣樓上不時傳來的吱呀聲，雪地裡交纏喘息的身影……曹文軒甚至是毫不避諱在小說裡描繪幾近寫實的性愛場面。

表 9：《紅瓦》主題探究——「性的欲望、壓抑與操控」章節研究架構

青春期：同性的競爭意識 與對異性的敏感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喬校/馬水清—同性競爭 • 林冰/陶卉—異性敏感
悖德：性的壓抑與追求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秦啟昌—無奈之極 • 施喬執—順從欲望
操控「性」的手段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傅紹全/姚茫—報復與悔悟 • 夏蓮香—改變命運
情節處理與悲憫精神	

本章將《紅瓦》裡關於「性」主題的呈現區分為三個面向——「青春期：同性的競爭意識與對異性的敏感」、「悖德：性的壓抑與追求」、「利用『性』的手段」。研究重

¹ 本章底下關於佛洛伊德「心理分析學」的論述皆引自王震武等合著《心理學》，台北：學富文化，2009年6月二版二刷。

點有二：其一，曹文軒如何在情節編排鋪陳上區分處理關於「性」的議題；其二，對於伴隨著議題討論的幾個在《紅瓦》受爭議的人物：施喬紈、傅紹全、秦啟昌、夏蓮香等，這些人物在《紅瓦》受注目的並非人格心理的變化，而是其悖德行徑，而人物行徑是伴隨小說情節顯現的，藉此我們可以探討曹文軒在個別人物情節上的明暗處理以及其背後悲憫情懷的展現。

第一節 青春期：同性的競爭意識與對異性的敏感

一、同性間的競爭意識

曹文軒有意識地將「性」的渴望與追求列為小說裡描述的重點項目，面對這個永恆的人生課題，他巧妙地利用描寫上繁簡輕重的不同，在《紅瓦》裡呈現出各種「性」的不同面向，讓對於「性」的敏感與需求在小說裡得到自然的展現。它不僅存在男女之間的情欲關係上，也存在於少年們荷爾蒙分泌旺盛下所激起的種種焦躁浮動的行為裡。年少時哪怕是異性間一個輕微的碰觸或者是偶然交會到的眼神，也能讓人當下心思騷動難耐。曹文軒將這樣的情景細細描繪在「紅瓦房」、「黑瓦房」裡的少男少女身上。

《紅瓦》故事的主人翁林冰本身是一個在異性面前容易顯得羞澀的十三歲少年——正值青春期，原就是一個對於「性」特別敏感好奇的年紀，林冰的羞澀很大程度上根源於此——從一腳踏進紅瓦房校園開始，他最先感受到的並不是在知識學問上的加深加廣，而是同性之間的氣勢強弱、劃黨歸派。小說裡先是交代了由於受到當時社會環境影響，學生入學的年齡不一，與主角同為初一的學生有的甚至已到了十七歲，當地人甚至會因此調侃「知道想女人了吧？」²，惹得一陣心浮氣躁，而「林蔭道上，三三兩兩地走著幾個已很有幾分樣子的女學生」³。這樣的背景安排，自然使得校園裡、主角的生活裡不時出現著敏感、彷彿一觸即發的躁動之氣，不能不說是體內荷爾蒙作祟的緣故。

小說第一章篇名為〈喬桉〉，寫的是林冰初入校園的人際關係，在這一篇裡有兩個

² 曹文軒〈喬桉〉，《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6。

³ 同上。

重要角色：喬桉、馬水清。

青春期的年齡生理上的變化不僅影響了心理上對於異性的敏感與好奇，更增強了同性之間的競爭意識，這樣的競爭多少帶了點在異性面前出鋒頭的意味。作者塑造了喬桉是個臉上已經有了鬍鬚，外表明顯老成，不時帶著「怨毒」目光的人，這樣的角色很明顯在人際關係上是不討好的。而且在故事一開始就因為班代表之爭反讓自己被掀底——喬桉是祖父與兒媳不倫生下的孩子——但身世的不堪並沒有壓抑下他體內那不甘居於人下的欲望，在班代競逐事件告一段落後，曹文軒用了詳盡的篇幅描述了校園生活裡原該屬於小插曲的野兔追逐——當眾人放棄繼續追捕那逃到河裡去的野兔時，喬桉卻突然展現他的蠻勁，硬是追入了水裡，眾目睽睽下殘忍的捕殺了野兔。當他提著野兔走出水面——「河這邊，鴉雀無聲⁴」，喬桉用殘暴重新樹立他在眾人面前不容欺犯的形象。之後在《紅瓦》裡每當遇到需要使用暴力的場面，總不忘要讓喬桉出場占上幾筆。

馬水清在故事裡的出場因為喬桉而顯得鮮明，這個角色沒有喬桉那樣陰暗的背景作襯托，也沒有強悍的蠻力足以令人懾服，但他代表了一個青春期極欲在眾人(特別是異性面前)有所表現的少年形象，曹文軒特意讓他在故事裡總是隨身攜帶一面小鏡子，照著自己臉上因生理變化長出的凸出物，每當他要動腦筋、心思浮動時總要照鏡子，看著鏡裡的自己，也彷彿看著別人眼裡的自己。小動作突顯了這個角色對外表、外界觀感的重視。這樣的馬水清是不甘示弱的，明知力量上勝不了喬桉，也要當著眾人的面在教室裡硬是堵上他一回。在異性的面前，在同性之間，懷抱著敵我意識的兩人，沒有勢均力敵的相互停合，只有明裡暗裡的勝負爭奪，往往表面上看似喬桉以蠻力勝了，背地裡馬水清也要用計謀再扳回一城。

〈喬桉〉作為《紅瓦》開頭的第一篇，自然有著為全書背景介紹、引起下文的楔子作用，但曹文軒卻快刀快斧地寫了喬桉與馬水清一來一往共計四回合的交手，這讓故事才一開始便顯得張力十足，明白告訴讀者《紅瓦》並非屬於單純活潑的青春校園記事，包裹在這些年齡不一的少男少女內心裡的其實是一股可能連自己也感到陌生的性驅力——它驅使著他們用著微微羞赧卻又忍不住渴慕的眼光看待異性與自己生理上的不

⁴ 同上，頁 16。

同，它驅使著同性之間產生力量的相互競爭壓制⁵。主角林冰——一個在小學被喚作「公丫頭」、「大姑娘」的羞澀少年——踏入紅瓦房就如踩進一個充滿雄性陽剛力量展現、爭奪的微型社會，在那裡他將逐漸蛻變。

《紅瓦》有幾場明知實力懸殊，卻仍訴諸暴力的爭鬥，就連林冰也會因為喬桉在陶卉父母前說他小話，氣憤難平下找他單挑，彷彿不這麼做無法發洩充斥胸臆間的那股悶氣。暴力，似乎是成長中的少年最直接的紓解方式，《紅瓦》裡不僅描寫了校園裡的爭鬥，也敘述了校園外成人世界裡的爭鬥，曹文軒將這種荷爾蒙激起的力氣宣洩保留給了前者。

二、異性間的敏感與吸引

《紅瓦》的校園自然是生氣勃勃的，但這樣的活潑並不凸顯於課堂的學習上（事實上，《紅瓦》裡真正提到體制內學習的篇幅極少），而是展現在學生們私下的活動運作上。曹文軒筆下的《紅瓦》寫出了校園生活裡非關學習、一直存在著的暗潮洶湧。這股暗潮並不獨流動於紅瓦房、黑瓦房之中，實際上它可能是每個人在成長過程裡都曾經歷過的悸動，曾經深深壓抑在胸臆之中只能暗暗尋求發洩的需求。因此當少年林冰用著敏感羞澀的感官暗暗觀察著異性身體時，並不會讓人產生違和感，甚至是會引起某種程度的共鳴。

「姑娘們大多臉紅紅的，眼睛亮亮的，含了一種渴望與羞澀，對自己身體的每一個部份似乎都很敏感，不時地就會有一種小小的掩飾動作。……小夥子們肩寬膀闊的多，面容都有點愣，像從山林裡剛來倒平原的一群年輕的虎。他們唱起來，跳起來，都很有生氣，但個個都有表現的痕跡。⁶」

作為《紅瓦》故事發生背景的那個年代裡，中國正從舊有的封建秩序中尋求脫離、改變，而改變往往伴隨著各種名目的活動，這些活動提供了小說裡的青年男女們更進一

⁵在《紅瓦》裡，或者該說是曹文軒的小說世界裡，同性間的競爭僅存在於男性之間，他筆下的女性並不存在像這樣的角力互動，她們多半是柔軟可愛的一群。

⁶曹文軒〈染坊之子(一)〉，《紅瓦》，同上，頁229。

步接觸互動的機會，比如文藝工作隊，比如那場因文革而起的「大串聯」……於是許多情事便在這當中暗自生成發酵著。

〈大串聯〉一章裡寫到林冰因受同學捉弄被迫與陶卉擠在一處睡覺時，在尷尬、害羞等情緒的交叉影響下難以成眠的他開始觀察起睡在身側的陶卉，首先是氣味——「那是一種類似於母乳的人體的氣味，微微有點腥，但卻甜滋滋的。在這氣味裡，還含著香皂和頭髮散發出的特有的難以類比的味道。⁷」；接著，是睡著呼吸的聲音——「她的呼吸聲均勻而純淨，比其他任何一個女孩的呼吸聲都要細長，猶如春天寂靜的午間飄飛著的一縷游絲。⁸」；然後是心跳、身體的溫熱、月光照拂下的睡臉——「她的臉泛著乳白色的亮光，臉的一圈被月光照得毛茸茸的⁹」。曹文軒用繁筆仔細刻畫這一夜的情景，林冰彷彿擁有了格外敏銳的五感，一室內混雜浮動的氣味，呼吸、夢囈、遠近汽笛、樹葉聲……他嗅著，聽著，同時從中分辨出了屬於陶卉的不同。這一長段的書寫除了展現作者對於古典優美的執著外，也確定了林冰之於陶卉的情感近乎母性或神性的嚮往，而非強烈的動物性的吸引與佔有。

《紅瓦》裡林冰從一開始就是喜歡著陶卉的，但作者始終用優美帶著純真的筆觸來描述這一段情事，就連兩人靠得最近的這一夜，也沒讓林冰對陶卉升起任何情欲的想頭，只用害羞夾雜著不安的情緒撐過了一整夜。常理上來看，這樣的書寫悖離現實，從青少年的生理構造發展來看，從《紅瓦》對於情欲刻劃毫不忸怩的特色來看，再加上小說裡早已預設了林冰喜歡陶卉這樣的前提，沒道理在這樣一個夜晚裡，對於陶卉，林冰竟連一個想要觸碰的念頭或者生理反應(因害羞而起的心跳加速除外)都沒有，就只是不斷地用各種優美的比喻來聯想他眼前觀察到的陶卉。如此一來林冰與陶卉這段情感到最後註定是不了了之的，一個男人怎可能對他心目中神般的人物產生任何染指的行為？光產生念頭都令人覺得是一種褻瀆。

《紅瓦》裡的林冰對於陶卉的傾慕大致處在這樣一個保守觀望的位置，有時候你會看到他鼓起勇氣特意想與陶卉來個正面接觸，但總沒成功。小說的下部，當林冰意識

⁷ 曹文軒〈大串聯〉，《紅瓦》，同上，頁 138。

⁸ 同上，頁 139。

⁹ 同上，頁 140。

到離開黑瓦房的日子不遠矣時，他竟花了一週的時間寫成一封長信給陶卉，這封信托給了馬水清，故事的最末又原封不動回到自己手裡，只能說林冰對於陶卉的情感就像這封信一樣，內容字斟句酌力求優美，但始終隔了層信封，自己沒勇氣面交，陶卉也無緣窺見他情感上的波濤洶湧，林冰最終將信丟入大河——「它隨著流水，一閃一閃地去了¹⁰。」

曹文軒在《紅瓦》關於情事的描繪，為校園裡的學子保留了純真的一面，大多來自對於彼此之間性徵、行為差異上的觀察著眼，如林冰與陶卉之間，書寫的角度與文辭運用極美。而對於其他學子身分與異性間有進一步糾葛的，情節上則多以簡筆交代過去，如馬水清夜會舒敏，小說裡寫道林冰在馬水清重爬上床後「我立即聞到一股汗味和一股熟悉的花露水的香氣……不知為什麼，我鼻頭一酸，眼角上就滾出一顆淚來了¹¹」，寥寥數語帶過那一夜馬、舒兩人情感上的進展，卻強調林冰眼角滑落的淚水，這裡的「淚水」大概和故事最末那「一閃一閃的流水」意喻相同，代表著主角心中對於生命裡即將告別某個階段的意識，離開青春期的校園，懵懂的少年走向成人的世界，就此一去不返。

¹⁰ 曹文軒〈柿子樹(三)〉，《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580。

¹¹ 同上，頁554。

第二節 悖德：性的壓抑與追求

一、游走於道德邊緣的情感暗潮

離開紅瓦房、黑瓦房，離開那些關於情事還顯得青澀懵懂的學子，《紅瓦》裡穿插了幾段悖德的性關係。

男女之間的婚姻制度是維繫社會秩序運作重要的一環，它擔負著繁衍後代、延續種族的功能，而從婚姻裡所搭建起的各項血緣、人際關係是群居社會建立的基礎。從人類對性的需求來說，通過婚姻制度所建立的性關係提供了滿足需求的安全管道，同時避免因性而起的紛爭或像動物那般因不辨親疏而造成近親繁殖、基因病變的族群危機。沒有人能明確指出「婚姻」這項制度從何時開始存在於人類社會裡，但可以指出的一點是，這套制度在運作了幾千年後，它逐漸添加了許多因文明的演進而必然要揹負的束縛，特別是處在封建制度長達五千年的中國社會裡。

前述「婚姻」提供了滿足性需求的一種安全管道，但這並非婚姻制度之所以存在的唯一目的。除此之外，它還揹負起許多的社會意義與功能，尤其在中國古代社會裡大多數男女的婚姻並非建立在兩情相悅的基礎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多是盲婚啞嫁下建立的姻緣，兼以數千年文明發展所形成的道德禮義傳統，「婚姻」給中國男女套上的社會規範遠大於性需求的滿足，後者絕不會被明白指出是建立婚姻的重要考量，而古代社會裡也不會因為房第之事不協調就構成夫婦牴離的要件¹²，就算是一個不識字的鄉野村婦，也知道「偷漢子」是一件要不得的事情！問題是：何以要「偷」？

《紅瓦》裡描述由於政策所趨，油麻地鎮上成立了文藝宣傳隊負責演出舞蹈、短劇、音樂等，一方面是政策宣傳用，另一方面當然也有帶給民眾生活娛樂的功能，演出的成

¹²《禮記》記載：「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共粢盛也；口多言，為其離親也；盜竊，為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

員都是來自鎮上百姓——「有家庭婦女，有做小生意的……這些人或是從前唱過戲的，或沒唱過戲但有好身段好嗓子的，或是會敲鑼鼓傢伙吹嗩吶的。¹³」參與這樣的活動給了他們一個得以暫時脫離日常生活的機會，也給了原本有家室的人一種可以與異性接觸的正當理由——

「他們寧願不在家與自己的老婆在一塊兒過真的生活，而到這裡不分白天黑夜地與另一個女人演兩口子過假日子……」¹⁴

「那時候文藝宣傳隊之所以多如牛毛，實在是因為它是很合人性的。人喜歡唱呀跳的，更喜歡在一起唱呀跳的，尤其喜歡帶了種種淨的與不淨的念頭與異性唱呀跳的。」¹⁵

上個世紀六零年代的中國才剛脫離封建的舊殼不久，男女間婚戀的自主意識抬頭許多，雖然仍不免受到親族長輩的影響，但已遠勝過舊社會太多。眾所周知，許多外遇關係之所以發生的原因並非為了脫離原本的婚姻，就如同小說裡所寫到的，那些被選入宣傳隊的男男女女明知戲是假的，卻寧可每日到權充為排練場的大倉房裡頭沉溺著，一方面可以滿足內心擺脫一陳不變的家庭生活、追求享樂的渴望，另一方面又同時擁有自己原本的生活，不會因此被貼上悖德的標籤，因為誰都知道那個光明正大的理由——一切都是「戲」。

按佛洛伊德在述及人格發展所依循的原則裡提出了「快樂原則」(pleasure principle)、「現實原則」(reality principle)與「道德原則」(morality principle)。「快樂原則」是「本我」(id)所依循的屬於人性最底層的需求，但往往在發展、表現的過程中要受到「現實原則」與「道德原則」的制約，處在越是文明的社會，後兩者的影響便越深，特別是「道德原則」的部份，那些在成長過程裡所接受薰陶、進而內化成為價值觀的道德良知，屢屢在「本我」欲遵循「快樂原則」時發揮功能，抑制住「本我」衝動做出違背社會規範的事情，到最後人們逐漸要學會在本我與超我(super-ego)間取得平衡，遵循著「現實原則」以不破壞群居社會秩序的方式滿足自己的需求。

¹³ 曹文軒，〈染坊之子(一)〉，《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229。

¹⁴ 同上。

¹⁵ 同上，頁230。

「婚姻」制度的產生原就是因應現實原則，除了性需求的滿足，亦有其社會、經濟上的功能。但「婚姻」並不能真正侷限住一個人不被自己伴侶以外的異性吸引、產生性需求，若再加上家庭生活裡所需承擔的工作責任，天長日久，人難免會產生疲勞，這是「本我」順應「快樂原則」所發出的需求。這時候「超我」必須適時跳出予以道德良知上的考量，最後自我(ego)勢必做出抉擇——《紅瓦》裡呈現了這些不同的抉擇，一本小說就是一個小型社會的縮影，我們看到大多數的人選擇理性克制自己的需求，繼續在婚姻生活中尋求安穩，或者透過類似文藝宣傳隊這類的社交機會與伴侶以外的異性接觸，藉由肢體動作或言語上的曖昧稍稍滿足需求；又或者透過交易的管道滿足性需求，但這在社會裡須背負一定程度的負面觀感。

而更甚者，就是各種不倫悖德的性關係了，這類的人忠於自己的快樂原則，甘冒社會非議的後果，出現在小說的角色故事裡也就顯得格外具話題討論性。一本小說，透過一個少年的角度，寫出了在成長過程中或直接觀察或間接聽聞到的種種悖德的男女關係，這樣的情節安排顯露出作者將「性」的議題融入的用心。小說裡所描述的各種關係在現實社會裡所在多有，但安排一個少年主人翁來經驗這一切，除了有著成長小說功能裡「性意識的啟蒙」外，另一方面其實也有自然看待這些陷於悖德非議人物的態度，從理性的層面探討這些關係之所以產生的原因。曹文軒在《紅瓦》裡彷彿敞開了一扇窗，正面而直接地看待存在社會已久的關於「性」的渴望與需求下所衍生的議題。

二、因無法選擇婚姻，索性悖德

秦啟昌，由於頂上無毛，所以又被喚作「秦禿子」。這個角色在小說第三章正式登場，身分是油麻地鎮上的民兵幹事，當紅瓦房操場上的馬戲團演出現場一片混亂時，他與文化站站長余佩璋站出來試圖維持秩序，而在場面一直壓制不下來時，「秦啟昌秦禿子秦大馬的叫喊聲也無濟於事。這使他的權威感嚴重受挫，本來就長的臉拉得更長了。」¹⁶「秦大馬」是他另外一個綽號，來自於他的人高馬大，頗具威嚴的相貌。但秦啟昌在《紅瓦》裡的形象並非僅止於一個威嚴的維持秩序者，相反地他因為養鴿子的愛好與林

¹⁶ 曹文軒，〈馬戲團〉，《紅瓦》，同上，頁 62。

冰產生了聯繫，閒來無事時也會和油麻地中學的師生比賽籃球，小說裡林冰給他的評價是「秦啟昌這個人有許多迷人之處：愛玩，豁達，肯助人，不拿架子……是個可愛的禿子。」¹⁷

《紅瓦》裡這個角色直到下半部寫到〈閣樓(二)〉一章時才開始鮮明了起來，有了他自己的故事。身為鎮上掌權的幹部，個性上又具有許多迷人的特質，感覺上這人似乎無可挑剔。直到林冰發現他與銅匠傅紹全的妻子在閣樓上偷情，屬於秦啟昌故事裡的灰暗面這才開始慢慢揭露，這是一個在既有婚姻裡得不到滿足，在擺脫無望下，便開始在男女關係上放浪形骸的悲劇性人物。

在秦啟昌初登場時，關於他頂上的禿，埋了一個伏筆——「他本不是禿子，是一夜起來突然變成禿子的」¹⁸，而那令人好奇的一夜，小說到了下半部終於給了進一步的描述。說到底，秦啟昌是個在婚姻關係裡徹底挫敗的人，他的婚姻是封建社會裡父母之命下的一個犧牲品，他不想要他的妻子，希望能結束兩人的關係，但對方不願意，並且採取了死纏爛打的手段，就這樣竟也拖了好幾年，直到故事開始出現轉折點：

「……這年秋天，她又來了。這回秦啟昌沒有躲她，卻一言不發，鐵青著臉，死死地在寫字檯前坐著。後來有人喊他，說縣人武部來電話，讓他接電話去。他離開後不久，她老婆一拉寫字檯的抽屜，見那裏頭四枚手榴彈網成一束地放著，便尖叫起來：『救命呀！——』……」¹⁹

秦啟昌是否下意識真要與妻子採取「玉石俱焚」的極端手段，在小說裡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因為這場風波他總算將妻子徹底趕回了老家，儘管付出的代價是職位上的永無升遷可能，算是絕了工作前途，以及自己因為被上級捉去、審訊的過程裡精神飽受壓迫，一夜「鬼剃頭」禿了的頂——「從此，他不再提離婚之事，那老婆也不敢再來油麻地鎮，只是每月在城邊的家中等著秦啟昌寄去的十五元生活費」²⁰沒有愛而結合的婚姻

¹⁷ 曹文軒，〈藍花(二)〉，《紅瓦》，同上，頁 539-540。

¹⁸ 同註 15。

¹⁹ 曹文軒，〈閣樓(二)〉，《紅瓦》，同上，頁 479。

²⁰ 同上，頁 480。

在古老中國社會所在多有，但對於另一半連最基本的性需求都絕無可能，這樣的婚姻持續維持是一種身心理上的負擔，秦啟昌的婚姻便是如此。

他曾想循正當途徑離婚，也許再找個自己喜歡的女人成家也說不定，但事情的發展卻遠不如他的預期，終究他無法脫離舊有的徒具空殼的婚姻，無法像鎮上其他有家室的男人一樣擁有正當的性關係，他在小說裡的男女關係上註定要是個浪蕩悖德的人物。當然，會來與他接近的女人也不會是抱持著任何正當的純潔的想頭——小鎮上的人誰都應該知道秦啟昌不堪的婚姻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的你情我願、彼此不必負擔責任的性關係，在某種程度上釋放了秦啟昌，他在油麻地鎮上過的逍遙自在——「一邊將民兵訓練優勝的獎旗一面一面地領回，一邊用土製的炸藥包到處將河中的魚炸起，一邊到油麻地中學來玩耍打球，一邊將這一帶上好的婦女慢慢享用。秦啟昌天生就是讓女人失魂落魄的人物。」²¹

然而，小說最後到底給了這個人物一個殘酷的結局。因為與夏蓮香之間的情事被捉姦在床，秦啟昌歷經審判後被開除黨籍、革去公職，他最終要離開油麻地，回到城邊老家，回到他拼了命想脫離的那個女人身邊去，這對知道他過去故事的人來說，無疑是一場悲劇。

三、過度追求「性」，進而被俘虜

《紅瓦》裡與秦啟昌一樣在既有婚姻關係裡得不到滿足，進而走向悖德之路的還有一個女人：施喬紈。與秦啟昌不同，施喬紈並不想離婚。讓她固守著婚姻關係的原因可能緣自一份虛榮感，她的婚姻至少在外人眼中是值得欣羨的——另一半蘇鵬的條件並不差，書裡這麼描述著：

「他的身材頗高大，鬍子長得很旺盛，但總刮得乾乾淨淨的，兩腮與下巴總是青的。看上去，他特別像個男人。」²²

²¹ 同上。

²² 曹文軒〈白麻子(一)〉，《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52。

「老蘇(蘇鵬)除了在縣教育局任職外，還長得一表人才，高高大大，髮黑，長臉，大鬢角，眼神炯炯，還有一個白色人種的高挺雅致的鼻樑，談吐不俗，舉止優雅。老蘇又是書香門第，他們家是遠近聞名的高貴人家。」²³

這番敘述直把蘇鵬在小說裡塑造成了白馬王子般的理想形象，讓人沒有理由會去相信施喬紈的婚姻會有問題，林冰不只一次的納悶：「施喬紈有這麼一個男人，為什麼還要跟白麻子搞名堂？」²⁴

施喬紈，在小說裡以一句話蓋括了這個女人最重要的性格特質：「施喬紈總要擺出貴人的樣子。」²⁵在《紅瓦》所有出現的女性角色裡，她是完成度最高卻也最不可親的一個。人群裡她總要維持一個自認高尚、疏離的形象，她的自我意識極高，很清楚自己所擁有的條件，並且也極盡可能的在人群裡將這份優越展現出來。而她與蘇鵬的婚姻很顯然地是她絕大部分優越感的來源，她並不希望失去，小說裡每當寫到她與蘇鵬在人前並肩出現時，總要描述她精心裝扮後與蘇鵬顯出一副郎才女貌的相配模樣，這讓人有理由相信，施喬紈本身對這樁婚姻是滿意的。

然而，小說卻以最強烈、不堪的對比呈現了這個女人悖德的一面——這個女人確實在婚姻中出軌，出軌的對象外在條件與自己的丈夫完全不能並論，她甚至生下白麻子的孩子，她不能抗拒白麻子的誘惑與他在極冰冷的雪地裡做愛、在明知丈夫正在台前演說時做愛……

施喬紈為什麼要出軌？答案一樣在小說的下半部揭曉，原來蘇鵬在性事上面有障礙，而夫妻性關係上的不協調造成了這個女人心理上極大的痛苦，讓她在難以忍受而又不願仳離的情況下選擇出軌。一個入冬的夜晚，林冰與馬水清在謝百三之後，也跑去施喬紈房外聽牆根，聽來他們夫妻的一段對話：

施喬紈在哭泣，「讓你去看醫生，你又怕失身分……」

²³ 曹文軒〈白麻子(二)〉，《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336。

²⁴ 同註21。

²⁵ 同註22，頁335。

蘇鵬不吭聲，過了好一會兒，才十分惱火地叫道：「他是個燒飯的，是個伙夫！」

26

從對話裡顯示這問題存在已久，蘇鵬話裡的玄機在於他指控的竟然不是妻子外遇這件事，而是施喬紈所選擇的外遇對象條件如此之差！顯然這個男人對於滿足妻子性需求這部份也有著愧疚感，但在社會觀感與夫妻生活之間，他選擇了前者，罔顧了施喬紈的需求，也許在潛意識裡他曾預期到妻子有脫軌的可能，特別是在兩人欠缺性生活的情況下，居然會有羊子的出生，這分明是綠雲罩頂，只可惜蘇鵬在人前畢竟是有口難言，只能選擇隱忍。但當事情實際攤在眼前，當白麻子就是妻子的姘頭這個事實被明白指出時，面對施喬紈，他竟無力指責她對於性的需求，而是將怒氣全部轉嫁到白麻子身上。蘇鵬的心理實有可討論之處，在這場婚姻裡，其實他也是一個悲劇性色彩濃厚的人物，我們甚至可以從父權社會的男性威權面臨威脅、挑戰的角度來進一步剖析他的遭遇與選擇，但這並不在本文討論之列。

前述提到施喬紈是這部小說裡完成度最高的一個，很重要的一點是小說分明寫出了這個人物對於「性」的需求，甚至到了故事後期幾乎成了她行事的準則、蒙蔽了她應有的理智判斷。在《紅瓦》裡她代表著一個女人對於性的渴望與勇敢追求，在婚姻關係裡她明白地指出蘇鵬的問題，並希望他能就醫以改善問題；而當丈夫囿於社會觀感，消極不願做出努力時，施喬紈卻不像大多數父權社會下面臨類似問題的婦女一般選擇隱忍、壓抑自己對於性的欲望，她選擇用自己的方式滿足對性的需求，即便那是悖德的。

而小說裡設定了白麻子這樣一個無論是外型、言談思想皆顯得粗鄙，幾乎和蘇鵬是兩個世界的人來作為施喬紈的出軌對象，從故事情節裡的描述，施喬紈對於白麻子絕無愛戀的可能。研究者認為這樣的人物情節安排無疑強烈凸顯了「性」對於施喬紈這個角色的主宰力量，讓她對於像白麻子這樣的人竟毫無招架之力，甚至到後期白麻子故意冷淡她的時候，居然不能自制地找上白麻子家裡去，甚至偷學校裡的物品來討好白麻子的妻兒，顯然已不能再顧忌外面世界的眼光，完全成了一個欲求不滿的蕩婦形象，小說裡甚至描述了他倆在極冷的冬夜雪地裡做愛的場景，那畫面並無美感可言，只有純粹出

²⁶ 同上，頁 347。

自對性的需求。

施喬紈出軌的理由是清楚了，但她為什麼會選擇白麻子作為出軌的對象，這在故事裡是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問題。但追根究底仍是她的性格使然，在外人眼裡她仍是維持一副貴人的形象，有著她驕傲的自尊，基於此，近水樓臺的出軌對她而言是最安全的方式，以校園辦公處為隱蔽，人前她依然可以挽著蘇鵬做那個令人稱羨的施喬紈，而在人後她又可以在白麻子身上尋求性的滿足。為此她甚至可以不顧兩人之間極大的條件差異，只求一晌貪歡，忘了去思考白麻子性格的卑劣面，以致造成自己在《紅瓦》裡以悲劇收場。

然而相較於《紅瓦》裡另一個出軌的女人——銅匠傅紹全的妻子「梅子」，施喬紈的遭遇有令人同情之處，出軌顯得情有可原，小說裡甚至安排這個角色到後來對於性的誘惑全無招架之力，乃至成了白麻子設計報復的工具，當她衣衫不整地被白麻子的妻女拖至眾人面前時，成了施喬紈在《紅瓦》裡出現的最後一個畫面，高貴的形象早已崩塌碎裂，我們看到一個女人在欲求不滿的婚姻關係裡竟被折磨到面臨如此不堪的地步，令人不勝唏噓。

無論是秦啟昌或者是施喬紈，站在性的需求上他們都採取了誠實而勇敢的態度去面對，然而他們的行徑所挑戰威脅到的並不僅是婚姻關係裡令自己心懷怨懟的另一半，而是一整個龐大的古老的社會群體、道德意識，這才是促使這兩人在小說裡最終走向悲劇結局的不可逆力量。這兩人後來雖然都離開了油麻地，離開了故事主角所能知道、敘述的範圍，但可以預期的是，只要存在於他們婚姻關係裡的問題還未解決的一日，這樣的悲劇只會一直持續反覆地在他們的生活中上演，通過《紅瓦》我們可以理解這存在男女關係上最基本卻也顯得難以啟齒的痛苦是如何為一個人的人生帶來巨大影響的。

第三節 操控「性」的手段

《紅瓦》就像一個小型世界縮影，就性的需求角度來看，我們可以看到少男少女間存在著的曖昧情愫；也可以從秦啟昌、施喬紈身上看到性對一個人命運造成的可怕改變；更進一步地，《紅瓦》裡有些人在充分了解「性」的影響力後，轉而讓它成了一種可以運作的手段。

一、以「報復」終始的性關係

首先我們從銅匠傅紹全與姚茫的這一段談起。

傅紹全的妻子「梅子」為何會與秦啟昌偷情，甚至毫不避諱地把地點就選在自家閣樓上，在《紅瓦》裡是一個令人費解的問題，但小說裡提到有一回林冰到秦啟昌家剛好遇到了梅子——「梅子像是將這世界上的一切都得到了，很滿足，很安靜，目光裡無一絲邪惡與欲望。」用這樣的形容在一個出軌的婦人身上是很特別的。梅子與施喬紈的情形不同，她與秦啟昌的這一段在油麻地鎮上人盡皆知，傅紹全也知，但卻選擇消極的迴避，也許就是這點男子氣概上的差異，讓梅子嚮往著秦啟昌，甘心做一個眾人眼中的出牆紅杏。然而，梅子在《紅瓦》裡並不是一個完全的人物，她的存在與悖德行徑只為了突顯傅紹全的性格特質：懦弱。

銅匠舖上的閣樓在《紅瓦》裡成了偷情的象徵，彷彿受了某種詛咒一般，傅紹全那寡居的母親與霍長仁在上頭待過，梅子與秦啟昌大刺刺地在那兒幽會，到最後連傅紹全自己也報復性質地將姚茫約到這兒來了。關於這個在情節安排上幾乎是特意的巧合，我們暫且按下不論，先要來探討的是傅紹全在《紅瓦》裡由於性格上的懦弱所逐漸演變成的行為模式，他之所以會接近姚茫、發生之後的故事，就是在這樣的模式下造成的結果。事實上，傅紹全兩次出現在《紅瓦》裡面對的問題是同樣一個類型——他身邊的女人(母親、妻子)正與另一個男人(霍長仁、秦啟昌)光明正大的發生性關係，甚至地點就選在自家閣樓上，對於這個令人深感羞辱的事實，傅紹全並不是不憤懣，但是他兩次遇到

的剛好都是跟自己在身形、力量有著強烈對比的男人，他光在氣勢上就弱了下來，根本沒有勇氣選擇正面對決，小說裡寫到他最直接採取行動的一次也不過是趁著霍長仁在野外撒尿時拿彈弓偷襲，但是那攻擊的力量顯得十分微弱：

……終於，他將鐵子兒射了出去，但偏斜得厲害，且無力，像個三歲的小孩要向他的父親顯示自己的力量，抓了塊土疙瘩往遠處砸，結果只砸出一個幼稚而可笑的距離——那鐵子兒丟在了路邊的水塘中，弄出了一個叮咚聲。²⁷

傅紹全在《紅瓦》裡是懼強欺弱的可悲角色，他無力抵抗那些侵門踏戶佔盡他家女人便宜的男人，所以他選擇消極的迴避。他之所以養鴿、賭博都是用來逃避現實的一種方式，而當他終於排洩不了心中的怨氣時，就會把目標轉向傷害那些力量不如他的人事物，譬如他射殺了那隻一向對他唯命是從的鴿子「黑鳳頭」，譬如他懷著報復梅子的心理接近了姚茫。

傅紹全對姚茫的引誘是一步步、具備深沉的策略性的，他利用姚茫的單純無知，把自己身為成年男人對於情愛理解的那一套通通運用到了勾引姚茫身上。雖然傅紹全在小說裡被描述成一個外型瘦弱，性格又懦弱的男人，但由於對象是單純、不曉人事的姚茫，所以顯然這些令人詬病的外在條件並不造成他用來吸引姚茫時的困擾。我們看《紅瓦》裡傅紹全與姚茫的這一段完全出於異性間生理相吸的本能反應，傅紹全卑劣的利用了這一點作為手段讓姚茫成了自己發洩怒氣的工具，他與姚茫之間並不存在著真正的情愛，就像小說裡提到的，傅紹全心裏也認知到自己與姚茫之間根本是兩個世界的人——

「……他僅僅是想把一個女孩弄上手用以泄解心中的壓抑、仇恨，向梅子進行最尖銳的報復罷了。」²⁸，因而，「性」存在於傅紹全與姚茫，從頭到尾就是一個成年男人用以向自己偷情的妻子報復用的卑劣下流的手段。

姚茫在《紅瓦》裡是個存在感薄弱的角色，原因在於曹文軒用來描述這個女孩的文字太過優美，就連她終於被傅紹全引誘發生關係時，也這樣寫道：「初夏時的一個靜謐

²⁷ 曹文軒〈閣樓(一)〉，《紅瓦》，同上，頁 206。

²⁸ 曹文軒〈閣樓(二)〉，《紅瓦》，同上，頁 503。

的上午，傅紹全在田野中間的一片蘆葦叢裡終於讓姚茫知道了那個故事」²⁹，姚茫的存在作用僅僅是為了成為傅紹全報復的工具，基於這一層，作者提及她時也許有著一定的同情，他讓姚茫在筆下彷彿一個潔淨的靈魂，只是因為一時的茫然(人如其名)而走入了傅紹全的陷阱裡。但也就因為這個角色太過純潔，到了故事的尾巴竟反過來影響了傅紹全、救贖了他與梅子的婚姻：

傅紹全絕沒有想到姚茫會如此清純與痴傻，這清純與痴傻使他對自己玩耍的這場遊戲突然有了一種懺悔。他從未真正想過要與梅子離婚，也從未真正想要與姚茫結婚。……現在他才真切的發現，被他遊戲的這個女孩，竟是這樣一個天真未鑿的女孩！³⁰

傅紹全對姚茫心態的轉變從一開始的設計利誘，把姚茫的無知當成戰利品似地向林冰鉅細靡遺地描述炫耀，到因為姚茫實在太過純潔而使得他心生罪惡，進而與林冰、馬水清等人設法保護姚茫與肚里的孩子，而故事到了最後，傅紹全甚至把因拒絕透露姚茫行蹤而被打瘸的一條腿視為一種「光榮的佐證」³¹，告訴眾人他也是一條漢子，如此安排也算是這個角色在《紅瓦》裡的蛻變了。

「性」作為一種操作人心的手段是不道德的，但《紅瓦》裡卻讓傅紹全因為誤觸了一個善良純潔的少女而讓自己的人生發生改變，也許這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只能說這是作者善意安排的結果，讓傅紹全不至於因為一時的私心毀掉三個人的一生。

二、自身命運搏鬥的手段

最後，關於以「性」作為改變自身命運的一種手段的，在《紅瓦》裡我們必須提到一個人物：夏蓮香。

小說裡塑造出的夏蓮香是一個很早對男女之間的差異有著明顯意識，同時在身體

²⁹ 同上，頁 498。

³⁰ 同註 27。

³¹ 同上，頁 511。

的發育上以及對於情愛的啟蒙也比周遭同齡的女孩兒要早的一個角色。

夏蓮香是班上發育的最快最好的一個女孩子。……，她已經是一個長得很有幾分樣子的女孩了。她的胸脯和臀部幾乎是一天一個樣地豐滿起來的。她走路的樣子也已經有幾分味道了。就連她說話時的聲音、語調以及嘴形，都使我們感到有點異樣。她有時用一種似醉似睡又彷彿是被明亮的陽光刺了的眼睛默默地看人。那種目光使我們這些男孩的心微微有點慌張，總是禁不住看她，很快地又將自己的目光挪開，去看其他的物象。³²

那種「似醉似睡又彷彿是被明亮的陽光刺了的眼睛」白話一點說就是這個女孩已經懂得半眯著眼用嫵媚的眼神吸引異性的目光了，這類意識的開啟也許來自於夏蓮香很早就確認自己對楊文富的心意，不是單純的兩小無猜式的喜歡，而是往未來的男婚女嫁上論定。這樣的念頭難免讓這個女孩對於男女情事多了一些除了懵懂以外的明瞭，也讓她的舉手投足間像個具備吸引力的小女人，懂得用與其他發育中的女孩不同的目光默默看著異性，「默默」一詞暗點出她內心那份因明瞭而生的自我克制，就連喜歡「藍花」這一點無形中也是強調出自己的膚色及髮色，襯得自己的外在形象更形出色，但又不顯得輕佻。就是這樣的一個夏蓮香，她在《紅瓦》裡是個發展完全的角色，隨著情節的推演，在作者筆下逐漸從一個頗具魅力的單純的小女人，一步步變化成經歷情愛，甚至懂得運用「性」作為自己掙脫命運的手段的飽含心機的女人。

夏蓮香一開始在《紅瓦》裡對於男女情愛的認識是單純的，她雖然對於異性也有著好奇與羞澀，但是很早就因為父母的影響，把心思固定在從小一起長大的楊文富身上。在眾人都想不通這兩人的關係時，夏蓮香卻絲毫不在意旁人的目光，以具體的行動一次又一次的表達她愛護著楊文富的心意。在《紅瓦》的女性甚至男性角色裡，夏蓮香是罕見的勇於表達、追求自己心意的實踐者，不惜為此付出代價。而小說裡這個角色的真正完成，要從她終於意識到楊文富非此生所託那一刻開始，夏蓮香開始逐現展現出她性格裡勇敢、極富韌性的一面。

³² 曹文軒〈藍花(一)〉，《紅瓦》，同上，頁156。

為了忠於自己的心意，擺脫與楊文富的這一段，夏蓮香向來是行動派的，一開始採取的態度上明確的區隔，她不再接近楊文富，也拒絕他任何的示好行為，接著她不惜與以自家父母為首的古老社會婚嫁思想正面宣戰，即便為此受到父母的暴力相向也不輕易屈服，種種與先前全然迥異的態度，在在突顯了這名女子性格上的愛恨分明，也因此對於在後來故事裡夏蓮香為了爭取自己婚戀自主所做出的種種幾乎是脫軌失序的行徑，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些。

在情感上脫離了楊文富之後，夏蓮香在《紅瓦》裡的形象便逐漸走向一個性意識強烈，在異性相處間行為趨於大膽的活潑女子：

……自從讀高中之後，夏蓮香總有點繃不住自己的樣子。目光不夠安份，眼光老在眼眶裡不安靜的轉，看人時，常把眼珠挪到眼角上來，一看一激靈，再一撲閃眼睛，又把眼珠兒挪了開去，像撩人似的，……。那些衣服穿得都有點發緊，彷彿馬上就要包不住了，可她又偏喜歡穿這些發緊的衣服。於是，就勾出了很有意味的線條。……³³

如果說前面提到夏蓮香那「似醉似睡」的眼神出於一種半懵懂被動的吸引人意味，那麼意識上決意擺脫了「楊文富未來媳婦」框架的夏蓮香在上了高中後看人的眼神就充滿著主動的大膽的挑逗涵義了。從眼神到穿著，這個女人渾身散發著想要引起異性注意的氣息，也清楚哪些舉動會達到她所想要的效果。而這樣富有心機的舉措在她反抗雙親不成，只得以默許與楊文富訂親作為換取重新回到黑瓦房的條件後更加明顯，夏蓮香在故事裡歷經一波波的曲折改變下終於成了《紅瓦》裡懂得以「性」作為改變命運手段的女人。

前面提到過，夏蓮香在《紅瓦》裡是一個勇敢、極富韌性的角色，她的勇敢來自於她敢堅持自我，勇於反抗當時社會的婚戀成規；富韌性的特質可以從她幾乎是一次次地不放棄地用具體的行動表達她不願意與楊文富結婚的決心，哪怕要付出的是身為一個女子最重要的貞節與名聲。在故事所處的那個年代裡，在油麻地鎮上，男女定親是件大事，

³³ 曹文軒〈藍花(二)〉，《紅瓦》，同上，頁514-515。

雖無法律效力，但在眾人眼裡已視同打下契約：

……這是個沒有字據的契約，是一筆已談成了的，誰都不能不講信用的交易。這筆交易的雙方之間有中保，這中保就是這地方上的全體民眾。日後萬一有一方想撕毀這個契約，就意味著要不惜一切鬧一樁很大的事情。……挑起者自然會在做出種種賠償之後成為贏家，但在民眾心目裡，卻永遠是個輸家。³⁴

而為了忠於自己的心意，夏蓮香卻寧可成為那個眾人眼裡「永遠的輸家」。剛上黑瓦房時，她僅僅是在與異性相處之間表現的比較大膽恣意，卻沒想到這並不能逼退楊文富，反而讓自己飽受父母來自言語、肢體上的暴力，並在最後仍是定了親，這意味著她必須「不惜一切鬧一樁很大的事情」，對一個女人而言，最不惜一切的方式便是讓自己的名節敗壞掉，於是，夏蓮香開始以自己的身體、以性來尋找那個可以幫助自己脫離現狀的共犯。

最初，她找上了林冰，在文藝宣傳隊演出完的一個夜晚，帶著微醺的酒意，她對著前來尋找擅自脫隊的自己的林冰又是肢體又是言語的引誘，這時的夏蓮香已不復紅瓦房時期的純真自制了，對林冰更絕非情不自禁的喜愛。到最後，她甚至在麥田裡朝著林冰裸露自己的上身，顯然她希望能與林冰之間能發生些什麼，然後作為自己擺脫定親的利器，這舉措是極富心思的。更進一步的證明來自於在那一晚引誘失敗後，後來林冰輾轉聽來夏蓮香對陶卉說了一句：「你不要以為林冰是個好人。」³⁵可以看出夏蓮香那一晚絕非酒醉，她是清楚自己行為的動機的，同時也怕林冰拆穿自己那晚的行為，索性先小人在朋友面前加以防範了，如此更顯得夏蓮香這角色的心機深沉了。

也許是看出校園畢竟是個保守的環境，眾人在知道她與楊文富定親後便不敢有越雷池的心思，更不可能隨她起舞，甚至多事者如林冰、馬水清還基於同情特意想幫楊文富在她面前製造一些好印象，如此更不可能有人會願意拉她一把、脫離定親的泥淖了。但夏蓮香並不放棄，她展現強大的韌性與決心，她把目光轉向了校園以外的人，那些來自

³⁴ 同上，頁 518。

³⁵ 同上，頁 532。

油麻地鎮以外的人。

首先是劉金子，一個從外地來繼承叔父遺產的二流子閒人。夏蓮香是特意讓自己與劉金子發生這一段的，小說裡寫道她每回去找劉金子時總是「不緊不慢地走，並不迴避鎮上的人」³⁶，明知全鎮的人都是她與楊文富定親的保人，她這麼做的目的當然很明顯——要鬧到人盡皆知，最好能就此撤了這婚約。她甚至當著楊文富坦承自己和劉金子發生關係，無奈楊文富的反應就像一個被搶走糖的娃兒只能跑去跟未來的岳父告狀，換來夏三對夏蓮香的一陣毒打，婚約依舊存在，因為楊文富還是貪戀著這塊糖。而這讓夏蓮香更決意走向極端的路上去，她日裡夜裡毫不避諱的去找劉金子，讓自己顯得更容光煥發，以此向楊文富示威著，進行一種精神上的報復與折磨，把自己逼到絕境，也把楊文富逼到絕境，如果後來劉金子沒主動離開油麻地鎮，很可能被捉姦在床的倒楣蛋就是他了，這才是夏蓮香最終的目的——她要讓楊文富恨她，主動放棄這樁婚約，哪怕是用最惡毒最難堪的方式。

夏蓮香最後找到的共犯是秦啟昌，在一場長久的耐心的盯梢後，楊文富終於採取了行動，小說裡的這場捉姦行動，表面上看來是楊文富佔了上風，這個已經生出惡毒心的男人甚至讓夏蓮香赤裸著身子在眾人面前難堪，但其實夏蓮香或許才是這場行動裡真正的贏家，她終於如願以償地脫離了這個男人。小說的最後安排她嫁給了劉漢林，這讓我們有理由相信她先前的一切作為僅僅是為了脫離楊文富，最終她還是走入了婚姻，一樁她心甘情願的婚姻，選擇從紅瓦房時期就暗戀著自己的劉漢林，同時促使劉漢林與林冰之間從此有了嫌隙、不再往來，其實也間接宣告自己與過去的切割，夏蓮香在故事裡如願展開了新的人生。

夏蓮香，是個勇敢又堅強的女性角色，儘管在上文裡我們以工於心機來形容她運用「性」作為一種手段以擺脫婚約的行為，但這確實是以當時候的她的條件所能做出的最後選擇了，這樣的方式是相當極端的，但比起同樣以性為手段，卻只是建立在報復自己妻子偷情行為的傅紹全而言，夏蓮香的處境與做法在《紅瓦》裡畢竟是值得理解與同情的，也讓人佩服她那面對強大父權社會壓力下依然選擇反抗、堅持自我的勇氣。

³⁶ 同上，頁 533。

小結

小說作品有兩個主要讀者，一個是未來讀者，另一則是作者本身。作者在創作過程裡既是在創作，同時也在進行閱讀，然而一旦讓自己的讀後感過度發酵就會反過來影響創作。針對作者於小說中的主觀涉入程度，曹文軒提出「懸置」的概念，認為要達到完全客觀的敘事作品是很難的，小說家應追求的是「含而不露」的境界，利用情節的推演、敘事手法來「隱蔽」或者「霧化」主觀感受的線索。

而之於作品，無論作者的主觀感受為何，曹文軒提出文學創作上都應基於一個精神情懷——「悲憫」，以此作為作品的基調：「我甚至認定，文學正是因為它具有悲憫精神並把這一精神作為它的基本屬性之一，他才被稱為文學，也才能夠成為一種必要的，人類幾乎離不開的意識形態的³⁷。」在論文第二章裡，研究者結論認為曹文軒對悲憫精神的強調，來自於他在苦難的成長環境裡對於人性與命運有過深刻的觀察與體認，這讓他在創作小說人物時往往特意透過情節的鋪設，盡量地描述出人物性格、行事的多面向，避免呈現一面倒的惡或善。

結合上述曹文軒對於作者創作基調與主觀感受的主張，正好可從本章主題「性的渴望、壓抑與利用」於《紅瓦》中的呈現獲得印證。

「青春期：同性的競爭意識與對異性的敏感」一節裡，研究者主要列舉了喬桉與馬水清的角力爭鬥，以及林冰對於陶卉的情感。曹文軒在這部分的處理上多半琢磨在片段的場面刻劃，例如喬桉殘殺野兔、喬桉、馬水清兩人在教室的搏鬥，例如林冰在月夜裡對陶卉睡態的觀察……這些場面書寫筆觸往往細膩，但之於全書情節的推動並無太大作用，而是象徵性地刻劃了這些少年在成長過程裡因為性意識啟蒙而發生過的一些片段。

而對於超越少年成長課題以外的主角：秦啟昌、施喬紈、傅紹全、夏蓮香——這四個在《紅瓦》裡行徑遭受非議的人物，曹文軒固然秉持其主張的悲憫精神，交代了這些人物行事的前因後果，但仍可藉由情節鋪寫的詳略得出其主觀評論。

³⁷ 曹文軒〈懸置〉，《小說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217

曹文軒在這四人的情節鋪陳上對於秦啟昌寄寓了較大的同情，《紅瓦》裡對於秦啟昌的形象描述其實很多面向，既有擔任民兵幹事維持秩序時威嚴的一面，也有與當地人打球、炸魚時隨和的一面；至於他在男女關係上的放浪形骸，也因為小說交代了他在婚姻生活的困境而顯得事出有因，且按《紅瓦》裡的描述他「並不胡來，絕不普遍開花³⁸」，小說裡交代他與梅子、夏蓮香兩段使用的是略筆，並不著力刻劃，意味著他們三者之間不過各取所需的關係。故而，秦啟昌在《紅瓦》裡的行徑儘管悖德，但是作者選擇輕筆帶過，甚至在此人由於與夏蓮香的事跡敗露，被迫離開油麻地前，還描述了一段秦啟昌送價格不斐的鴿子蛋給林冰的插曲，藉此順便澄清了林冰先前認為秦啟昌私吞炸魚收穫的誤會：「記得那回炸魚嗎？你至少該分得兩條魚。但我那天沒給你。你平素為人太大方。給你多少條魚，你拿回學校，也是請人吃了。往食堂送魚時，我就說，這裡有三條魚是林冰的。前天食堂算帳時，給了我五塊錢。還有三塊，算老秦支援你了³⁹……」《紅瓦》裡多從林冰的角度進行敘事，少有其他人物的對話，但秦啟昌的這段卻體現了其人粗中帶細的一面。整體而言，《紅瓦》關於秦啟昌故事的鋪排充分體現了曹文軒悲憫精神的主張。

³⁸ 曹文軒〈閣樓(二)〉，《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483

³⁹ 曹文軒〈藍花(二)〉，同上，頁546



第五章 改變與重構

關於「文革」，曹文軒在小說裡寫道：「對於那段日子的一切行為，只一詞就能了得：搗毀。」¹、「只花了一個星期，這個世界就被我們搞得十分地簡潔。」²，搗毀的豈止是具體可見的有形文物建築，更多的是從根本動搖了幾千年來古老社會裡所積累的共同潛在規範與思維。《紅瓦》背景跨越中國文革時期，小說裡頭有相當的篇章、人物活動皆在此大環境下進行，但是曹文軒在書寫時特意以隱諱的方式處理這一塊，並不直接觸及。然而，小說裡時代氛圍所造成的影響依舊清晰可尋，於此研究者以「改變與重構」為題探討之。

表 10：《紅瓦》主題探究——「改變與重構」章節研究架構



而須預先說明的一點是，本章底下所討論的焦點非關評述歷史上「文革」的功過，而在於《紅瓦》作為一部時代背景設定在文革時期的小說，作者如何呈現大環境變動下對故事人物所形成的思維影響與生活改變，同時透過小說情節傳達出符合本章節主題——「改變」與「重構」——「改變」，指某種固有觀念或秩序上的崩解；「重構」，意味在經歷崩解、動搖後新思維、秩序的改變與產生，《紅瓦》裡多面向地呈現了這項主題。

¹ 曹文軒〈丁黃氏與丁楊氏〉，《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頁105。

² 同上，頁107。

本章共作三節，分別從文化、權力、社會三個部分加以討論之。

第一節 文化的改變與重構

《紅瓦》以〈丁黃氏和丁楊氏〉一章為界，故事進入文革時期，接著一路紛紛擾擾，大環境的變動開始或深或淺地影響主角群各自的境遇直至故事末了。而在這一章故事的開頭，曹文軒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比喻：「……，世界如同一頭巨大的怪獸，一扭頭走到了另一條路上。這路挺空大，挺疏曠，挺無底，也很夢幻，很撩人，所有一切，都叫人充滿激情。」³「怪獸」，揭示著當時的改變是充滿野蠻力量的；「一扭頭」意味著「不假思索」，甚至是「執拗」的。對應小說裡描述群眾攜刀帶棍搗毀一切象徵「舊有思維」的文物建築，那樣蠻橫、幾近宣洩式的行徑，的確與「怪獸」無異，而且是一頭「巨大」的怪獸，破壞力十足。

《紅瓦》小說世界的舊有秩序正面臨著崩壞解構。原本該是端坐案前誦讀孔孟的莘莘學子不再安分，反如出閘猛虎般四處流竄作惡；原本該是社會中堅的知識份子淪為被鄙視批判的對象，而像八蛋那樣不學無術的地痞流氓反而搖身一變成為人群裡耀武揚威的帶頭者，與青年學子沆瀣一氣搗毀幾千年來讀書人奉為圭臬的聖賢偶像、典籍。

而在搗毀之後呢？他們重新踏入的是如何的一條路？曹文軒一連使用了「空大、疏曠、無底、夢幻、撩人」五個形容詞來描述那個被破壞得乾乾淨淨後的世界。——「夢幻」、「撩人」來自於搗毀過程中的快意，因為一向順從於舊有秩序的群眾竟不知可以有像這樣大肆推翻、破壞的一日，那是小說裡的眾人從未領受過的日子，所以顯得格外「夢幻」、「撩人」，但卻也浮淺、不真實。而《紅瓦》小說較深層高明的一塊在於曹文軒利用若干故事人物的登場、情節的推衍引領讀者看到在大肆破壞之後所面臨的「空大、疏曠、無底」，在那樣深深地近乎盲目地將舊有秩序推翻搗毀之後，到底獲得了甚麼？又或者，有哪些東西是不可撼動的、值得保留的？卻必須在歷經重重災難後，人們才總算願意承認這一塊，進而改變思維，以全新的眼光來加以看待，這是《紅瓦》故事所做到

³ 同上，頁 104。

的在文化思維上的「改變」與「重構」。

首先，研究者要先討論「丁黃氏」和「丁楊氏」兩位老婦的故事。小說裡「丁黃氏」與「丁楊氏」的出場是在整個小鎮已經被搗毀的差不多的時候，具體可見的文物古蹟皆已殘破，當人們已是搗無可搗、正顯得無所事事時——「明天上午，去鑿丁黃氏與丁楊氏的床——那床上淨刻著神怪圖案。」⁴小說裡這句話揭示著當時的破壞活動已開始進入到一個新的、不堪的階段——「侵人隱私」，套用前面出現過的一個形容詞——「無底」，在沒了舊有秩序規範下的群眾行為是無理論可言的。

「床」是私密的象徵，沒有人會大刺刺的把自家的床或者是臥室房門大開供人觀賞，因而在這之前，丁家的床生得什麼模樣屬於丁家隱私，外人照理無從窺見，就是窺見了，知道那上頭刻了許多圖樣也不宜大肆宣揚，因為是「偷窺」來的，按舊有秩序的說法——這是「不道德」的。然而，在顯然是禮制崩壞的時候，這類或是偷窺或是道聽塗說來的私隱竟可被這樣大方公開，且堂而皇之地號召眾人要前去破壞，令人矚目的是竟也無人反對，男男女女就這樣帶著武械往兩個老婦的家去，苦苦相逼、說盡下流的言語，甚至將人押往學校關在黑屋裡，只為了讓丁黃氏與丁楊氏交出那張傳說中的大床，如此情景在今日看來是相當可惡與無稽的，但在故事進行的當下卻是眾人奉行不悖的真理。

然而，這時候作者卻先岔開故事進行的主線，敘述了一段關於「丁黃氏」、「丁楊氏」與她們死去的丈夫「丁韶廣」三人之間的舊事。

如同那張傳說中的大床一樣，這段舊事當然也是道聽塗說拼湊而成的，但卻凸顯出了「丁黃氏」、「丁楊氏」兩位女子的不凡之處。封建守舊的年代裡，二女共事一夫係屬平常，但三人長年同寢一室，還能相敬如賓，甚至在夫死之後互相扶持，這事卻是稀罕。小說裡眾人口中強調的、羨慕的是丁韶廣超拔的馭妻之道，而研究者看到的卻是此二女不畏世俗流評的勇敢不凡——這或許也和兩人年輕時不幸的遭遇相關：丁黃氏原是落入青樓等著任人宰割的可憐雛妓，而丁楊氏更是曾經歷家道中落、父死母亡的悲慘境遇。

⁴ 同上，頁 108。

生命曾一度對她倆而言顯得如此不堪、支離破碎，直到遇到丁韶廣才開始獲得希望，或者可以說是「重生」。因而無論在丁韶廣生前或死後，丁黃氏與丁楊氏就像是歷盡滄桑，終於獲致珍寶歸來的旅者，牢牢地守著丁韶廣，頂著外人不解臆測的眼光穩穩當當地過日子。

然而文革時期油麻地的眾人在瘋狂肆虐鎮上一切文物後，卻將矛頭指向了丁家那張大床，表面上要攻擊的是大床上雕繪精緻細膩的圖畫故事，實際上這把火燒向的卻是丁黃氏、丁楊氏幾十年來所固守的生活信念。雖不知作者曹文軒安排此段情節的本意為何？這是《紅瓦》故事在經歷文革時期很精彩、發人省思的一場攻防戰役。

對於一個形成已久的古老社會而言，每隔一段時期的「改變」是必然要經歷的過程，關於「文革」的始末雖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卻不妨將之視為改變的一種工具，以此為名，許多舊有的秩序在一夕之間被清理的「十分簡潔」。然而，真的全都灰飛煙滅了嗎？本章節題為「文化的改變與重構」，意謂《紅瓦》故事在經歷文革時期的搗毀之後，許多固有的文化道統看似土崩瓦解了，但其實並未全然消失，搗毀的是有形的文物，無法徹底摧折的是無形的信念，丁黃氏與丁楊氏所執守的正是這樣一股信念。

那張製作雕繪細緻的大床僅僅是一種象徵，油麻地的眾人亟欲摧毀的是大床所象徵的「舊文化」，但卻不想在這個過程中牽引出關於這張大床、關於丁氏三人的種種故事來，這就引領讀者去思考：有心改變任何一項形成已久的文化是很容易的，然而在尋求改變之際卻也得回想到這項文化之所以形成的緣由以及其所代表的意義，在既有價值與未來發展之中取得平衡，這才是理想的「改變」方式，而非一味的胡攪爛打。在這場攻防戰役裡，丁黃氏與丁楊氏兩位老婦所扮演的正是象徵無形文化思維的一塊，人們可以拿刀執棍任意搗壞任何一處標誌舊有文化的建築，卻不能如法炮製、輕易地將根植於人們內心深處屬於文化情感的部分連根拔去。

油麻地群眾與丁氏二人間的奪床角力，終是不敵兩位老婦頑強的信念，從強硬爭奪到逐漸改觀，甚至到了最後當丁黃氏打算一把火燒了大床給丁楊氏陪葬時，眾人竟還出聲勸阻，可見到了故事末了，丁氏二人對於這張大床背後的情感執著已然感化了大家。

「丁氏大床」對油麻地眾人而言已不是亟欲毀之而後快的舊文化遺毒，而是一個令人動容的故事象徵，也揭示著當文革時期過去，當群眾的激情過去，當理智逐漸恢復，那些充滿故事、內涵的無形文化資產依然為眾人所需要，亦將帶領眾人重新思索、建立起新的秩序來——丁氏二人的故事之於《紅瓦》情節推演而言存在著這樣的意義。

也因為有丁氏二人故事在前的鋪陳，如同預言般的預告了整場群眾運動最終的發展終將回歸到一定的秩序上來。《紅瓦》下部〈醜人〉一章裡青年學子們重新回到校園，拿起書本、做回學生的樣子——「油麻地中學托那個時代的福，居然很興旺了一陣。這個偏遠的農村中學，竟然一下子接納了五六位從城裡下放的中學教員，其中甚至還有幾位是名牌中學的名牌教員。」⁵，這大概是整部小說裡最充滿學習氣氛的時候了。時代的變動固然有其政治上的意義，但在《紅瓦》故事裡卻成了一隻隱形的巨大推手，他曾將學生們推出校園，跟著群眾去鼓譟，原本平靜的鎮上開始掀起一陣陣或大或小的波濤；而小鎮人事上的一波變動，將林冰推進了黑瓦房，讓王儒安重新奪回了他的莊園，這時候《紅瓦》故事氛圍開始有了變化，前面幾章爭鬥厲害的場景不再復見，那些自〈丁黃氏〉一章起便開始躁動、不安於室、甚至掄起棍棒批孔鬥孟，行徑粗鄙與一般地痞無異的學生們，這會兒竟都沉浸在知識的殿堂裡，師生之間過往曾有過的緊繃氣氛彷彿一夕之間消散無蹤。也就是在這時候，對於主角林冰一生而言最重要的啟蒙老師——艾雯，帶著兩大箱子的藏書，輕飄飄⁶地來到了他的面前，從而改變了他的未來。

知識與文化重新回到主角林冰的生活之中，回到這群青年學子的生活之中，《紅瓦》世界的新景觀正在建立，少年林冰開始能欣賞艾雯那塊「淡雅而鮮亮」的窗簾，從艾雯手裡接過生平第一杯茶飲，開始讀起艾雯那兩大箱子的藏書——「我比以前沉著了，安靜了，愛乾淨了，甚至目光也比從前自覺了一些，不再總是懵懵懂懂、毫無意義的看待這世界上的一切了。」⁷這是一種文化的傳承，在油麻地中學的最東邊的教師宿舍裡，艾雯帶給林冰的不僅僅是知識，更是文化的涵養，讓他開始接觸了文學，有了審美趣味，建立了種種行為原則與做人的風格。

⁵ 曹文軒〈醜人〉，《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380。

⁶ 作者於小說裡是這樣形容艾雯的身形的：「瘦而高，輕飄如紙，單薄如篋」。同上，頁381。

⁷ 曹文軒〈醜人〉，同上，頁390。

從小說上部〈素眼〉第五章〈丁黃氏和丁楊氏〉開始，持續到下部〈冰陶〉描述為王儒安平反的第三章〈莊園〉，小說大致籠罩在文革時期群眾運動所掀起的激情氛圍下，為爭鬥而爭鬥，為推翻而推翻，曹文軒寫出了他口中的所謂的「痰盂」⁸，但卻也沒忘記他對於古典美感的堅持。因而在這部小說裡，儘管是「痰盂」，看似一團混濁，卻絕非僅存無用的糟粕，而是在洗盡鉛塵後，重建立起新的面貌，——以「文化」為例，雖曾因為群眾的激情而面臨嚴峻的考驗與毀壞，但隨著情節的推衍，慢慢地，通過教育的恢復，以一種柔軟卻不可抵擋的姿態，重新回到了油麻地人的生活當中，並對主角起了足以改變一生的力量。



⁸ 曹文軒曾在接受訪問時以「花瓶」與「痰盂」為喻談他的兩部廣為人知的作品——《草房子》與《紅瓦》。表示「花瓶」與「痰盂」都是人生的現實，而以這兩部作品而言，《草房子》傾向於花瓶，《紅瓦》則既寫痰盂也寫花瓶。整理自〈我的文學觀——答《大學生》雜誌〉，桂文亞主編《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台北：民生報社，2002)，頁56。

第二節 權力的改變與重構

在《紅瓦》故事發生地——油麻地鎮，有些權力結構早已確立，看上去是幾乎不可動搖的，人的命運彷彿就在這樣貧富尊卑中一一底定：王儒安永遠只能是個在汪奇涵管轄下鎮日吁長嘆短的小老頭，林冰永遠拚不過那個在受「人種」老爸光環籠罩顯得得意洋洋的杜高陽。——然而《紅瓦》故事的曲折之處便在曹文軒偏要在這看似筆直的大道上藉著大時代背景的幫襯硬是翻出些個險升降坡，讓油麻地的權力結構戲劇性地來個大翻轉，將這些人的命運重新理出一條新路來。

一、由〈湯庄〉燒起的一把火

首先，研究者要先來討論一個人物：湯文甫，在他登場的〈湯庄〉那章是《紅瓦》小說世界裡權力結構顛覆的開始。

湯文甫，林冰第一次見到他在油麻地中學跑步時做了如是比喻：「像一匹缺料多日但性情十分堅韌並志在千里的瘦馬」⁹，這是針對湯文甫終年不間斷的跑步行徑以及跑步時「總是將頭高昂著，將目光投向遠方」¹⁰的姿態有感而發，但較特別的一點是林冰還特寫了湯文甫跑步時的喘息聲——「他的喘息聲沉悶而宏大，使人感到了一種積重千年的壓抑」¹¹，「壓抑」一詞彷彿為下文湯文甫的奪權行動預作了鋪陳。事實上，直至《紅瓦》故事結束，關於湯文甫當初發起奪權的動機並沒有很明確的交代，然而在《紅瓦》眾多出場的角色裡，湯文甫卻算是後來和主角林冰還有再聯繫的人物，〈湯庄〉一章的敘寫上也使用了時空交叉的手法，透過成年後的林冰與湯文甫的對話來釐清當年的一些疑惑處，唯獨沒有說明的卻是湯文甫當年哪來的動機與勇氣推翻盤據油麻地已久的杜氏政權？

研究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當時的時空環境給予了許多底層民眾推翻上層的契

⁹ 曹文軒〈湯庄〉，《紅瓦》，作家出版社，2003，頁296-297。

¹⁰ 同上，頁297。

¹¹ 同上，頁297。

機，單就《紅瓦》內容所提，當湯文甫方要求進行「大辯論」時，掌權的杜長明派還不得不與會，否則就等於承認失敗，乃至於後來湯文甫派居然能糾眾堂而皇之包圍鎮委會，逼迫杜長明交出公章，可見得當時的大環境爭鬥風氣之盛，這給了湯文甫起事的勇氣。

其二是動機，關鍵處還是在「壓抑」一詞上頭，不獨湯文甫，中國歷來多少底層之所以起事，原因不都出在「壓抑」？生活上的窘迫，情感上的積鬱不得志，眼看著當權者風生水起的得意過活，「壓抑」久了，就醞釀成了推翻政權的強烈動機。而湯文甫，他的「壓抑」何來？

小說裡形容他「生活裡充斥著濃烈的霉味」¹²：住在一間丈把長的小茅屋，娶了個多疑且目不識丁的老婆，平日就靠領著小學民辦教師那點微薄的薪水過活——這樣的形容符合每個底層人民生活的寫照，但還不足以構成強烈的動機，湯文甫最大的「壓抑」之處恐怕還是在「自我期許」這部分，研究者在此並不用「有志難伸」來形容他，因為從〈湯庄〉一節對湯文甫的描述中較著重的是他自視甚高的部分，林冰一句「性情堅韌並志在千里」的形容對照此人往後的發展可謂一語中的，從湯文甫身上看不到「不得志」的抑鬱，相反地，是一種「靜待時機」的自信，所以湯文甫的「壓抑」是因為他必須按耐心中抱負等待時機。

為此，他可以忍受著過著外人眼中「充滿霉味」的日子，他可以日日跑步來回湯庄、油麻地兩地鍛鍊自己的心志。更重要的是他從不懈怠的磨練自己的學問及口才，時常與油麻地中學的教師群進行切磋，小說裡形容他談論起來「一副飛流直下勢不讓人的樣子」¹³，從這點上頭湯文甫推翻杜長明政權的動機自是不言自明了，他曾是整個湯庄人的驕傲，即便因不名譽的事被大學開除，他對自己的能力還是有一份自信在的，他缺的只是一個時機。

〈湯庄〉開頭有句話：人生實際上是不可預測的。生存的過程變成了一連串的偶然

¹² 同上，頁 297。

¹³ 同上，頁 298。

¹⁴。——對應湯文甫此人在故事的發展及在《紅瓦》中起到的作用其實是很恰當的一句註解。湯文甫等待的時機終於到來了，小說裡提到那時候的時代氛圍是「不缺乾柴只缺火。誰敢玩火，那火是點到哪兒，哪兒就會『劈劈啪啪』地燒起來的」¹⁵，而湯文甫一直準備好等著當那個點火者。

曹文軒寫湯文甫奪權這一段其實是有幾分戲劇性的，他一面花了極大篇幅描述那場決定性的「大辯論」場景，寫湯文甫方是如何辯才無礙，又是如何運籌帷幄，漸漸讓掌權多年，口才學問上不思長進的杜長明一方徹底敗下陣來；但一面卻又讓多年後的湯文甫時不時跳出來吐槽當年的自己其實有許多是瞎編出來的，活脫脫當年的那場對峙其實是瞎貓遇上死耗子，就這麼讓他給逮著了機會扳倒了縱橫油麻地多年的杜長明政權。

杜長明垮台了，湯文甫一家人住鎮委會大院，油麻地鎮原有的權力結構嘩啦啦土倒牆頹，新的一票人站上了領導台，但〈湯庄〉的故事才走到了一半，事實上從後半段開始才是重頭戲，如果小說僅交代到湯文甫上台便嘎然而止，那麼就沒有再往下討論的空間了，〈湯庄〉之所以寫的精彩就在於曹文軒僅利用了短短一個章節即塑造了一個完整的人物——故事的前半部鋪陳交代了杜長明失勢、湯文甫崛起的過程，後半部則又返回來，描述了湯文甫短暫的掌權後，又讓杜派給奪回了去，接著面臨逃亡、被捕入獄的種種經歷，幾經曲折後，此人後來居然成了暢銷書作家，與後來成為北大教授的林冰聚首話當年，生命的峰迴路轉至此，實是難以預料啊！

本章節題為「權力的改變與重構」，藉由湯文甫樓起樓塌的過程，我們可以看到政治的力量在小說所處的那個時代是如何運作、瓦解、重建的，但更值得探討的地方有三：

其一，作者塑造了「湯文甫」這個「性情堅韌並志在千里」的角色，這個角色在故事裡展現了相當大的生命韌性，而且一直在為自己的能力尋找出口、尋找一個舞台。「政治」是他為自己尋求的第一個舞台，雖然他當時的成功贏得有點僥倖且短暫，但最起碼讓他認清光靠「學問好」、「口才佳」這兩長項是不足以站穩政治腳步的，所以他選擇急

¹⁴ 同上，頁 296。

¹⁵ 同上，頁 299。

流勇退，繼續窩回他那丈把長的小茅屋，過著外人眼中充滿霉味的日子；而後來在出獄後，眼見時代氣象不同以往，此人把握時機為自己的人生再拚一次——他重新回到大學完成學業，接著將從前的往事寫成了小說出版——這次，湯文甫總算找對了舞台，雖然作品並不被林冰認可，但他毫不在意回說：「我無法成為一個一流的作家，但我能成為一個一流的暢銷書作家。」¹⁶此人傲氣依舊不減當年啊！「湯文甫」實是《紅瓦》完成度較高的一個角色，在歷經過一場政權風暴後，深切體悟並修正步伐後，此人秉持一貫性格，終於在故事的最後為自己的生命開創出一條新路來。

其二，於〈湯庄〉故事的最末交代了一段杜長明之後的景況：

……一九九〇年，我在縣城的大街碰到他時，正是他患腦溢血的第二年。他搖搖擺擺的順牆根走著，嘴歪眼斜，嘴角還留哈喇子，「人種」形象已蕩然無存，並且向人預示，這形象也將一去不復返了。¹⁷

昔時政敵境遇的前後對應，結果令人不勝唏噓之餘，也再次呼應了〈湯庄〉開頭「人生實際是不可預測的」的一句警語，沒有永遠走不出的幽谷，當然也沒有可以一直盤踞不去的枝頭，時移勢易、潮起潮落，某些權力結構就此瓦解了，但也有某些人在過程中獲得重生了，但是再盛開得意的花兒也終有枯黃萎落的時候，〈湯庄〉的故事帶出了這樣一層體悟。

其三，作為《紅瓦》下半部的首章，〈湯庄〉於全書故事中自然有著承上啟下的作用，湯文甫的掌權固然短暫，但之於林冰，之於全書卻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大筆一揮，讓林冰獲得了繼續就學的機會，而這個決定即便後來杜長明重掌了權竟也沒有被取消，不由得不再次令人感嘆起生命的峰迴路轉。再者，湯文甫的奪權成功，象徵一個時代氛圍的變動，最起碼傳達出一個訊息：權力結構是可以被挑戰、被改變的，這就為《紅瓦》後面〈莊園〉一章描述王儒安重奪回油麻地中學校長寶座的事件提供了可行的背景與條件。

¹⁶ 同上，頁 327。

¹⁷ 同上，頁 325。

二、王儒安與他的「莊園」

底下，研究者要再來談「王儒安」的事件。

於《紅瓦》，湯文甫與王儒安可說是演技最佳的兩位演員，他倆的演技為自己的人生重新掙回了檯面，而對於主角林冰的人生而言亦提供了不小的助力：前者讓林冰擺脫了勞動的命運，得以進入高中就讀；後者的重新掌權則讓油麻地中學氣象一新，讓林冰有機會接觸到像艾雯這樣的名師，從而在後來走向文學之路。

此二人性格套用林冰的形容詞：「性情堅韌且志在千里」，他們同樣「壓抑」自己內心的想望伺機而動，然而這兩人在小說的表現方式卻是南轅北轍的——若說湯文甫是外顯的志在千里，王儒安便是內隱的老謀深算——湯文甫逮到時機了便自己起來當那個帶頭的點火者，王儒安則不然，他持續住在河岸邊的小草屋裡，將因坐骨神經痛而發出的痛苦呻吟聲傳進了整座油麻地學子的心坎裡：「那蒼老而痛苦的聲音，使我們感到不安和難受。這是一種被意志力壓抑了的極有節制的痛苦之聲。」¹⁸

這聲音自《紅瓦》一開頭即存在著，彷彿無時無刻的提醒著油麻地的學子：這裡還住著一位老校長，他曾為中學的建立耗盡了心血，如今卻落得這般田地過日。於是，當學生們看著檯面上那個「名牌大學畢業」、「學問好」卻是「不苟言笑，總戴一副黑邊眼鏡，使人覺得深不可測」的現任校長汪奇涵時，再想到那個雖落魄，臉上卻從沒被看到一絲怨恨，反而總是慈眉善目的跟大夥兒打招呼的王儒安，那股同情心便越發不能自抑了，林冰甚至曾為此想方設法逮著白麻子的小辮子，只為了與他做交易，讓他去修修王儒安那間「四處漏風」的破茅屋。——王儒安從不是點火者，但他善於撩動人內心那名為「同情」、「正義」的火種，待時機成熟便當有人為其點燃，輕則引來關懷同情，為其修屋葺瓦，重則劈哩啪啦的火起燎原、助其奪權復位，而王儒安等的正是那一刻——小說裡提到當馬水清與林冰正規畫趁著當時內查外調的風氣正盛，打算為王儒安當年的事件進行調查平反時，居然獲得了很多人的響應，理由都是：「聽了老校長唉叻唉叻地

¹⁸ 曹文軒〈白麻子(一)〉，《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頁50。

叫，我們於心不忍！¹⁹」，天時地利加上人助，王儒安終於等到了他要的機會。

討論「王儒安」，研究者著眼處在於此人的心思縝密與老謀深算，同樣懷抱著是一股推翻當權者的想望，湯文甫顯得短近，一心想證明自己卻投錯了舞台，只得落得倉促下台、鋸鐺入獄的窘況；王儒安則很清楚自己的目標與能力，絕不躁動。所以《紅瓦》集中在一章寫湯文甫的爆發，寫王儒安卻是經過長久的醞釀。當年引發此人下台的事件確實是有可議之處，然而時機不利於他，孤掌難鳴的情況下，王儒安選擇了下台，卻絕不棄守油麻地中學，寧可當個卑微的勤雜工，也要繼續待在這個由他一手爭取建立的「莊園」——王儒安，實在是《紅瓦》小說裡一個精彩的人物，故事後來寫到他重回校長之位後：王儒安就在一個早上便換了個人樣。他去鎮上，讓許一龍給他理了髮……，換了一套嶄新挺括的青呢中山裝，一副飽經風霜卻又青春煥發、雄風一振的樣子。他的腰也忽然直了許多，只微微有點扭歪²⁰。望著他挺直著身子、走起路步履從容的模樣，讓林冰不禁在心裡升起一個疑問：「他以前那種痛苦的呻吟，是不是過於誇張了？」彷彿直到這一刻，世人才終於看明白了長久以來藏在王儒安佝僂身軀底下究竟賣的是甚麼藥？

王儒安與湯文甫掌權後都明白一個道理：絕不能讓敵人有重頭再起的機會。只是湯文甫面對的是比他更諳政治生態的杜長明，所以湯文甫使出的伎倆只能是雕蟲小技，並不能將大樹連根拔起；而王儒安在打落水狗這方面的能耐則再度讓《紅瓦》的讀者開了眼界：誰能料到就是那麼一個每日忍著疼痛、連腰都挺不直的老人，在撐著做完一日校園的大小雜務後，還能在暗地裡一筆筆記下汪奇涵挪用學校公款的細目，整整六年！這棒一出，直把汪奇涵打趴倒地，再不能翻身！這便是王儒安心思縝密高明之處。

《紅瓦》的下部一連上演了兩場精彩的奪權戰役，湯文甫看似失敗了，卻在日後重走出生命中的柳暗花明；而王儒安不似湯文甫，他是一開始就確定了自己與油麻地中學之間的緊密聯繫的，這裡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全部，縱然中途遭遇亂流被奪權六年，但靠著一股堅強的毅力，終究是撐了過來，而在重回校長之位時沒多久，他召集了所有師生慎重地說道：

¹⁹曹文軒〈莊園〉，《紅瓦》，同上，頁365。

²⁰同上，頁369。

「從此，我油麻地中學結束混亂！學校是唸書的地方，不是放牛場。從今開始，老師好好講課，學生好好聽課，不得無故缺席。若錯了，我王儒安自割腦袋！」²¹

這是整部小說裡最慷慨激昂的一次宣告了，在此之前，籠罩在時代紛亂的氛圍下，依林冰所言油麻地中學整個呈現停課狀態，且「成了造反派的一個大本營，整天戰鬥歌聲響徹雲霄。不斷地看到大路上有一隊一隊的人往鎮上去刷標語與大字報，到處可以看到糝糊、墨汁之類的東西²²」，相信這些亂象看在一手建立起油麻地中學的王儒安眼中必然是痛心不已，所以才會有他上台那日如此嚴肅的宣告。小說行筆至此，之於油麻地中學的教育而言無疑是氣象一新，是在權力結構重整後迎來的一次重要的重生，在那之後王儒安果如承諾認認真真地為油麻地的教育做出了一番成績，這對於《紅瓦》之後的情節安排讓林冰接觸文學、進而走向學術之路提供了很好的背景與條件。

三、「改變」後帶來的「重構」

最後，研究者還要再提一個人的結局作為此節討論的結語：汪奇涵。

嚴格來說，汪奇涵之於油麻地中學並不是反派角色，卻也無太大助益，他只是一個在權力鬥爭下的獲利者。在《紅瓦》故事發生的那個年代，鬥爭似乎是一種常態，就算不是汪奇涵，估計也會有另一個人覬覦中學校長的位置，畢竟當時的王儒安把油麻地中學的成績辦得太風光。而汪奇涵，已算是跨越了大半部《紅瓦》的角色，但在描述王儒安奪權的〈莊園〉一章前卻是著墨甚少，往往要在提到有重要人物如杜長明等蒞校時才會出場隨侍在側。再者就是根據林冰的說法，汪奇涵曾在敲定高中錄取名單時「說了一句很陰的話²³」，以致讓林冰最終榜上無名，如此種種，汪奇涵在《紅瓦》中的形象並不討喜，且顯然是附庸在杜長明等長官麾下聽命行事的官僚人物，雖頂著名牌大學學歷的光芒，但對於油麻地中學而言卻是無所作為。

然而，這個人物卻在交出了校長位置、也當起油麻地中學的勤雜工後開始有了色

²¹ 同上，頁 370。

²² 曹文軒〈湯庄〉，《紅瓦》，同上，頁 306。

²³ 曹文軒〈莊園〉，《紅瓦》，同上，頁 364。

彩。研究者在此要引述在小說裡所提到的一個畫面：當汪奇涵應王儒安要求將自己在油麻地中學內蓋的私宅徹底拆毀時，傍晚突然下起雨來，那時屋頂已經拆除，整個房子家當也已搬完，就剩四堵牆了，林冰看著汪奇涵獨自撐了把破黑傘走向那四堵牆——「我們看到他進門去了，過了一會兒，又走出來，然後朝這堵牆望著，一直望到雨過天晴。」當時沒有人知道汪奇涵望著牆時想著的究竟都是些甚麼？但在〈莊園〉一章的最後提到他後來整個人心境上的轉變：「他不怎麼覺得自己痛苦，也無甚壓抑，更無矯飾的惆悵。……彷彿將世界上的事情都經了一遭，明白了其中的許多大題目，覺得用不著拿太多心思與精力去在這個世界裡折騰了²⁴。」後來在油麻地中學裡，他開始挽起袖子和學生一同幹活、抓魚，得空時他席地而坐，邊吞吐著手裡的菸，邊跟學生們侃侃而談他早年的經歷與讀過的書，直到這時候大夥兒才明白這個總是先前一臉不苟言笑、擺足架子的「前任」校長原來竟藏著「一肚子好文化」。

或許在那個下著雨的黃昏，站在已形同陳跡的四堵頹牆前，汪奇涵內心浮現的總歸是樓起樓塌、人生如潮般的體悟——權力的爭鬥有時，生命的平和卻是珍貴而恆久。在校園權位之爭裡，汪奇涵看似敗陣，然而塞翁失馬，卻開展了其後悠閒自適的生活情調，如此也算是這個角色於《紅瓦》的一次重生吧。

〈莊園〉一章的最末交代了一段王儒安、汪奇涵兩人共處的情景：

……路上碰到時他給汪奇涵一支菸，或他接汪奇涵一支菸。如果站在荷塘邊，王儒安會說：「今年藕長得不錯。」汪奇涵就說：「哎，長的不錯。」如果是站在辣椒地的地頭，王儒安會說：「辣椒瘦了點。」汪奇涵說：「該下肥了。」²⁵

昔時的宿敵到頭來平和共處於這座他們曾明爭暗鬥過的校園中，稀鬆平常的動作與對話，體現兩人心境上的各自進展，這是小說裡很動人的一幕。

自《紅瓦》下半部起一連掀起了兩場激烈的奪權之爭，然而曹文軒鋪寫的最佳處不在於爭鬥的過程，而是他寫出了湯文甫、王儒安、汪奇涵，甚至是杜長明等人在歷經

²⁴ 同上，頁 377。

²⁵ 曹文軒〈莊園〉，《紅瓦》，同上，頁 378。

權力的爭逐、解構與重建後，從紛亂歸於平淡，重新活出各自生命的新滋味來，這是《紅瓦》這部小說餘韻無窮處，也是曹文軒作品一貫的溫厚風格展現。



第三節 社會的改變與重構

《紅瓦》故事的背景是一個新舊思想交替的時代，在那個時代裡有些新的思想急著要冒出頭來，而有些舊的思維卻仍盤根錯節似地深植人心不易抹去，如此免不了要釀出許多激烈的衝突場面來。而《紅瓦》作為一部時間設定在一九六零年代前後的小說，勢必要能呈現出這一連串社會思維的變化才是。小說裡這部分的變化主要展現在兩方面：其一，是傳統親長權威不復；其二，是知識分子的崇高感不再。

一 傳統親長權威不復

底下，研究者先從《紅瓦》裡的幾個親長角色分析起。事實上，《紅瓦》裡屬於長輩出場的篇幅極少，即便登場，其形象、對子女的影響性也與中國傳統思維下所標榜的權威、倫理觀念不甚相符。

首先來看一個人物：馬水清的祖父，此人大概是小說裡出場次數最多的「學生家長」了，然而他所扮演的卻是一個幾乎不吭聲的窩囊角色，在故事裡是屬於舊派思想的代表，守著許多傳統的舊思維過日子。然而時移勢易，他能守著的也僅有那不知幾代攢下來的古老宅院、一座柿子園，還有他那躺在床上動彈不得三十餘年的老妻，其餘的他甚麼也守不了——老人管不動膝下的子孫，只能眼睜睜看著祖上的木排事業在自己這代熄燈；只能任由獨子離鄉多年，如同斷了線的風箏對家裡不聞不問。

而這個角色最大的悲哀之處在於他曾經幻想能像父輩曾對自己做過的那樣用「婚姻」來拴住他的獨子，卻因此造成了一場無法彌補的憾事——讓馬水清的母親因為苦候丈夫回頭無望，竟鬱鬱寡歡自盡而死。這對馬水清日後的心理成長以及祖孫兩人的關係無疑造成了很大的影響，馬水清無法不在心裡怨恨這位當年自作主張讓他的父母結合的祖父。而老人無從辯駁，只能以幾近卑微討好的態度來面對這個唯一的孫子。

這樣彘肘的祖孫關係，直到老人去世，從不落淚的馬水清終於忍不住在院裡那株象徵母親的柿子樹下崩潰大哭，彷彿一口氣哭盡他對老人長達十多年壓抑著不肯吐露的孺

慕之情，可惜老人是看不到這一幕了，活著的時候，他是個活得特別辛苦、沉默的時代舊人。

馬水清祖父的問題在於他看不清時代觀念的變化，沒跟上兒子已然飄外的心思，以致釀成自己及馬水清終身的遺憾，然而這個老人畢竟用盡他餘下的生命來加以彌補了，在《紅瓦》裡他是一個令人同情的長者，他的故事或許也呈現了那個時代裡某些親子在新舊觀念隔閡下所可能導致的悲劇。

接著，研究者要再來討論《紅瓦》裡的另一對父母——夏蓮香的父母：夏三、金萍。

夏三、金萍是《紅瓦》裡極少數對子女施以親長威權的父母，在夏蓮香與楊文富這一段親事角力戰上，夏氏父母展現了極大程度的干預，更不惜對女兒暴力相向。在夏三與金萍的觀念裡，撇開小說裡所加的、林冰聽來的那段關於他們與楊文富父親間的報恩說，光從外在身家條件來看，楊文富就充分符合了他們對女婿的所有要求。再者，這對父母顯然還存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舊時婚嫁觀念，從小說裡他們對待夏蓮香反抗時所採取的粗暴態度，很顯然是全然不考慮女兒意願的，甚至不惜動用一切暴力、威嚇的手段來逼迫夏蓮香以達成與楊家結親的目的。

然而，曹文軒在《紅瓦》裡卻給了夏蓮香這個看似即將臣服於父母權威下的弱女子走了一個峰迴路轉的結局，讓她用更不屈、激烈的手段來贏得自己在婚姻上的自主，如此安排固然是作者在刻劃人物性格命運上的迂迴巧思，在某種程度上亦提供了《紅瓦》當時社會裡新舊思想衝突下的一幅縮影。

如前述，《紅瓦》是一部時代背景設定在一九六零年代的小說，在那個年代的中國，或更具體一點以故事發生地「油麻地」這一類的鄉鎮來說，整體而言相對風俗還是偏於守舊淳樸居多的。然而能寫入小說的終究要是些「特別」的故事，而這些故事之所以顯得特別，正因為他可能是當時人覺得悲涼或者特別荒謬的故事。不過，在今日的時空看來，馬水清祖父也好、夏蓮香的故事也好都是新舊觀念交替下必然要經歷的一段過程。而《紅瓦》在相當程度上讓裡頭的親權色彩、影響力變得極淡，我們甚至可以在小說讀到湯文甫奪權時，小鎮爆發了一場械鬥，「保皇(杜長明)派」的和湯文甫這方在大河邊對

峙：

這雙方的隊伍中，有許多是一家人，就聽見那邊的一個老子朝這邊的一個兒子喊：「二X養的，你趕快給我回去！人家杜鎮長還救濟過我們家一丈五尺布票呢！」「二X養的」不聽，繼續拿了「盾牌」和桌腳往上沖。老子就要用鋤劈「二X養的」……。

小說裡這段描述雖像場鬧劇般，卻生動地呈現了當時即便是至親父子亦可能因為理念不和而兵戎相見，固有傳統的倫理觀念規範在《紅瓦》裡似乎正面臨動搖，暗潮洶湧者如馬水清祖孫三代至死猶存遺憾；言行激烈者如夏蓮香與夏三、金萍，如大河畔「二X養的」與他爹，甚至不惜以傷害對方來捍衛自己的立場。

然而撇開這些看似極端的例子，曹文軒透過《紅瓦》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正在變動中的社會，觀念在變，行事作風在變，逐漸的那些在當時認為是極新或極舊，看似不能相容的兩派思想會漸漸取得一個平衡點，繼續將整個社會往前推進，然後成長成今日我們所見到的模樣。

二 知識分子的崇高感不再

底下，研究者要繼續討論《紅瓦》故事裡所呈現出的關於社會的另一項變化：知識分子的崇高感不再。於《紅瓦》中登場的知識份子主要可分作三類：

其一，油麻地中學的教員們，如邵其平、汪奇涵等，於《紅瓦》大多被描塑成無所作為，鎮日聽命行事的一群。他們之中也許接受過較高等的教育，甚至擁有知名大學的學歷，然而作者在小說裡並沒有讓這些好學問有發揮的舞台，在《紅瓦》裡他們並沒有為人師長的端肅自覺。當學生無心課堂，教室秩序混亂時，也不見有教員出來號召整肅，更遑論要從其身上學得甚麼知識道理了。更多時候這群人所表現的也就像普通上班族看著上司臉面兢兢業業行事，如邵其平卯足了勁操練文藝宣傳隊，就怕在上頭巡視時出醜；或者也像小老百姓般聊著柴米油鹽類的八卦閒事，例如艾雯登場的〈醜人〉一章

裡就刻畫了一段教職員們私下評議艾雯長相的場面，話題用語粗俗又尖銳，完全不見傳統知識份子應有之形象。

其二，油麻鎮上受過較高等教育者，如蘇鵬、奚萌、湯文甫等。這類人或者看似表面得意風光如蘇鵬，又或者是為人所重用如奚萌，再者像湯文甫懷抱著一展抱負的志氣，但終究在小說裡毫不隱諱被掀出其不堪的真實面相。

依《紅瓦》內容似乎沒有給予這些在人群中看似志得意滿的知識份子太高的評價：蘇鵬端著一副書香名門的皮相與晉升高位的風光，卻也有著難以啟口的婚姻問題，最後落得妻子被當眾揭發外遇的狼狽；奚萌在大辯論時雖展現了流利的口條，但還是讓湯文甫給用計矮化，最後甚至陷入了與杜長明間有著不倫關係的醜聞疑雲中；而湯文甫，算是曹文軒於《紅瓦》中刻劃最多的一個知識分子，但此人所走的並非傳統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用舍行藏的路線，誠如他在小說裡對自己的作家身分的評價——作為一個歷經風浪卻仍屹然不倒的人物來看，湯文甫是不凡；但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此人到底是俗氣了些。

其三，因政策緣故，被「下放」至鄉鎮的知識份子，如姚含清、艾雯、鮑小萌等。小說裡這些外來的知識份子來到油麻地既是因為政策因素所致，並非出於自願，因而對於油麻地、對於油麻地中學所展現的態度自然也不一。

存在於《紅瓦》裡的這群外來的知識份子大多以一種「過客」的身分與心態來看待這塊小鎮上的人事物，他們認定也等待著自己終有一日還是要回到原來的城市去。所以他們並沒有費太多心思去融入這塊土地，且顯然存著「己高彼低」的優越意識，在油麻地鎮上維持著他們所認定的生活習慣，儘管這可能在鎮民眼中顯得格格不入。

而曹文軒在描繪這一類人於《紅瓦》所占的篇幅，顯然也是以「過客」的方式相待之。其中較具貢獻者推艾雯之流，他們集中出現在〈醜人〉一章，林冰一口氣回憶了多位學底紮實的名師授課風範，這些人的到來讓小鎮的中學教育興旺了好一陣子，然而除了艾雯以外，誰也沒獲得更多的篇幅描述。

再如「甄秀庭」，他是一個被分發至油麻地鎮的農業技術員，小說裡稱他是整個油麻地鎮委會裡唯一的「知識份子」，諷刺的是此人在《紅瓦》裡獲得最多篇幅的倒不是他對油麻地農業的貢獻，而是他那女人似的言談舉止、斤斤計較的小氣習性，以及後來對艾雯使出的卑劣行徑，如此種種大大貶損了知識份子的固有形象。

而在《紅瓦》裡還提到了這群外來知識分子裡還存在著一種分派內鬥的現象，他們不與當地人爭鬥，而是自己打架，每隔一段時日總是要找上幾個理由好好地打上一場。曹文軒在寫這一段時用了很諷刺的描述對照：在「知青」那方看來，這是可以彰顯自己「城裡人」力量的絕佳時刻；殊不知看在油麻鎮民的眼裡卻成了看熱鬧的好時機——「這地方上的人非常樂意看打，像愛過節日一樣，像守了一台大戲一樣。兩撥兒知青即使是打得頭破血流，他們也還是一旁站著看下去，從不去阻攔²⁶。」，存在於文化背景與認知習慣上的種種差異，在在揭示的是這群人最終將隨著政策改變離油麻鎮而去，即便當中的艾雯與蘇州知青鮑小萌之間曾譜出了一段感情，看似安於了小鎮生活一段時日，卻沒想到因為鮑小萌被殺的意外插曲而導致艾雯終究是提起了行囊，回去了上海。對於《紅瓦》、對於油麻地而言，這群人永遠只是過客。

中國自古以來即存在著「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社會思維，但在《紅瓦》這部小說裡卻不然，也許是因為時局變動的氛圍所致，《紅瓦》雖是一部以青年學子為主角的小說，然而這部小說裡述及學習的場景極少，除以艾雯為主軸的〈醜人〉一章外，大多數故事、場景皆圍繞在少年主角群與鎮上人事的糾葛上。而理應是鎮上文化中心、教育殿堂的油麻地中學直至下半部王儒安重新掌權前，就像隻毛色斑駁的老母雞，有氣無力地守著老窩，聽任著一幫小輩在她窩裡鑽進鑽出，把一個好好的油麻地中學胡搞亂攪，一會兒成了施喬紈、白麻子外遇的溫床，一會兒又成了鬥爭時期用來私審的黑牢，甚至被作為造反的大本營，完全背離了學校的本質，而僅是一個提供寫標語、醞釀活動的場所。

「知識分子」也是需要舞台來表現的，但處在故事所發生的那個年代，這個舞台

²⁶曹文軒〈醜人〉，《紅瓦》，同上，頁412。

顯然暫時被剝奪了，曹文軒的寫法不是從「知識分子所背負的沉重時代使命感」這方面入題，而是從較為生活化的一面來寫這群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時局政策影響下各自面對的課題與生活面貌，其中甚至不乏較醜陋窩囊的一面，在曹文軒筆下這些人某些舉措與一般村夫野婦無異。於是在《紅瓦》這部小說裡便出現了這樣一群有別於傳統認知的知識份子形象，如此寫法亦反映了當時的時代氛圍與對知識分子的看法。



小結

曹文軒談及小說內的「時間」概念時描述了一段關於東方哲學如何詮釋「時間」的比喻：

……東方哲學中，時間常被看成是圓形的——像輪子的運轉一樣。在這裡，時間獲得了兩個形象——一輛金澤閃閃的馬車，在一直向前，而它的輪子，卻又在做相對的圓周運動——一個時間向前，一個時間在循環。這大概是東方人的智慧——東方人發現了時間的隱喻²⁷。

研究者延續這個比喻進一步解釋：那匹永不停下的馬是「時間」，而被拉著、跟著前進的輪子是「世界」——世界隨著時間不斷往前邁進，固然留下一連串有形的軌跡，成就了歷史研究可循的線索；但就世界的內部結構狀態而言，其實是一直跟隨著時間不斷重複著「改變—重生—改變—重生」如此無形的循環。時間不間斷地前進，輪子儘管還是輪子，卻因為內部狀態的不斷改變與重生，而影響了透過馬車所看到的風景面貌。

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²⁸將小說裡人物的成長情形與時間的關聯區分成五種類型：(一)純粹循環成長小說 (二)(與年齡有關的)循環小說 (三)傳記(以及自傳)型小說 (四)訓諭教育小說 (五)將人的成長與歷史結合的成長小說(現實主義型的小說)——其中，巴赫金認為最重要的是第五種。他認為前四種基本呈現的是一個靜止、定型的世界，在小說裡人物因認識、體驗到現實世界的許多面向而獲得成長。而第五種則是能將人的成長與歷史時間不可分割的關聯性呈現出來的小說，在這類小說裡不僅人在成長，世界也在改變、成長：

……人的成長也反映著世界本身的歷史成長。他已不在一個時代的內部，而處在兩個時代的交叉處，處在一個時代向另一個時代的轉折點上²⁹。

²⁷ 曹文軒〈時間〉，《小說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129

²⁸ 巴赫金〈教育小說及其在現實主義歷史中的意義〉，《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頁 215-273

²⁹ 同上，頁 232-233。

……未來在這裡所起的組織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而且這個未來當然不是私人傳記中的未來，而是歷史的未來。發生變化的恰恰是世界的基石，於是人就不能不跟著一起變化³⁰。

綜合上述，《紅瓦》是部能反映時代意義的小說，它的意義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說：

其一，就小說本身而言，《紅瓦》裡所有人的變化與外在世界的變動相結合、呼應，本章所討論的即是由小說人物的變化來探討時代變化的三個核心面向。因而研究《紅瓦》裡「改變與重構」的主題，其實也可看出作家對於小說時間課題的把握。表面上鋪寫的是人物在小說故事經歷的改變與重構，但事實上，油麻地鎮上所發生的事件，正是那個時代中國內部狀態的縮影——文化、權力、社會都正在進行著改變，然後再逐漸重新整合成一個新的樣貌。而曹文軒秉持著其一貫的悲憫精神，讓《紅瓦》裡的「改變」在小說裡同時具備著「重構」的積極意義。

其二，從作者的文學主張來看，結合論文第二章述及曹文軒自我定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又認為「現實主義不是一個時間概念。寫從前，寫歷史那樣可以使之成為現實主義的東西。現實主義是一種精神——一種批判的或者說是建設性的人文精神。」——故而，本章所討論的「改變與重構」課題，不獨存在於《紅瓦》裡中國六〇年代的油麻地小鎮上，而是普遍世界運轉的規則。

世界是一個不斷改變的狀態綜合體，因為時間的馬車永無停下的可能。但改變未必意味著不好，身為一個關注當下的現實主義創作者，曹文軒藉由《紅瓦》將「改變」賦予了「重構」的積極意義——因而，我們看到了丁氏老婦與鎮民的關係，由衝突對立到理解和諧；從湯文甫與王儒安的故事裡，我們得到權威並非不可撼動，改變未必不好之類的啟示；而〈社會的改變與重構〉一節裡所述及的種種關於親子間衝突，時至今日依然以不同的面貌存在著，但同時亦出現了許多改變後的相處模式，意味著世界的改變是一個動態的進程，而非有結束語的樂章。

³⁰ 同上，頁 233。

最後，作為本章結語，研究者要提到曹文軒藉由對《紅瓦》裡知識份子略帶嘲諷式的形象刻劃，傳達出的其實是對於當代知識份子深切的期許。

《紅瓦》唯一獲得正面刻畫的知識分子是艾雯，卻是一個孤獨的過客形象，最後終究乘著船離開了油麻地。但她帶給主角林冰的種種思想啟迪卻是永恆的，在論及文學，艾雯雖偏好俄國文學，卻告誡林冰不要學：「你不要學，學是學不來的。你見過無邊無際的草原嗎？你見過只有俄羅斯才有的天空嗎？各有各的東西，你不要輕看自己，更不要難為自己³¹。」

這番話雖是小說人物話語，卻也是曹文軒對於自我，對於當代知識分子的期許——他曾多次於國際作家論壇公開表示當今世界的文學標準是由西方文學建立的，而這個標準只有一個核心單詞：深刻。

……現在的文學標準，也就只剩下一個：深刻——無節制的思想深刻。這既是諾貝爾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的標準，也是掌握話語權的專家學者們的標準³²。

曹文軒對於現代文學的這部分評價是否公允，有待商榷，並不在本論文研究範疇。然而延續著這個論調接繼而來的，是曹文軒對於文學的重新思索，進而提出諸如「對現實的關注不應建立在美感的揚棄」等種種主張——曹文軒在觀察、研究當代文學現象後，正設法在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並期許當代知識分子不應侷限於一方天地：《紅瓦》庸碌者，若邵其平之流，唯諾度日，毫無建樹；功利者，若湯文甫輩，空有學識，卻是短視近利；即便是艾雯，雖有豐富的學養，卻找不到與世俗連結的通道，世人不了解她，她自己也與世人畫出一條隱形隔線，最終落得孤獨下場——以此為戒，曹文軒期許知識份子當思在中、西方思潮間，在古典與現代間，在學術與世俗間，不斷改變、尋求平衡點，如此才能在文學版圖上走出柳暗花明，獲得「新生」。

³¹ 曹文軒，〈醜人〉，《紅瓦》，同上，頁 391

³² 曹文軒，《小說門》書序，《小說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 4

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第二章從曹文軒生平經歷入手，探究其文學觀形成之背景，並對於論文主要研究文本——《紅瓦》進行概要介紹。第三到五章，則以主題方式探究《紅瓦》思想內涵以及作家表現手法。扣合研究目的，可以得到以下的結論：

一、作家研究：成長於鄉村的曹文軒作品裡有著永恆的鄉村情懷，水鄉的人物情景除了成為曹文軒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題材寶庫外，展現在作品裡更形成優美的敘事風格以及悲憫的情感基調。另外，北京大學的學府背景讓他同時具備宏觀的角度思考創作的本質，從而將理念鎔鑄到作品裡的藝術呈現、提煉出屬於自己的古典美學原則——曹文軒可說是理論與實務同時並重的學者、創作者。

二、作品情節研究：以本論文所設定的主題在《紅瓦》裡情節鋪排的情形而言——屬於「成長」主題的情節是《紅瓦》裡的顯筆，研究者可以從中區隔出每位主角人物個別的成長課題，並且進行交叉比較；屬於「性的欲望、壓抑與操控」在《紅瓦》裡的情節鋪排則較隱晦，在小說裡與「性」主題相關聯的種種行徑，表面上是眾矢之的，但是曹文軒認為文學應秉持著一貫的悲憫精神，因而在情節鋪陳上盡量地展現了人物性格、行事的多面向，避免呈現一面倒的惡或善，如此的編排亦符合現實人生所可能面臨的曲折實境，也讓《紅瓦》故事更富血肉，誠如曹文軒所云其作品的取材或許是過去，但是所關懷的永遠是當下。

三、人物塑造研究：《紅瓦》裡的人物塑形發展呈曲線交錯，由於採第一人稱敘述角度，所有人物際遇皆建立在林冰的回顧上，因而林冰的成長軌線自然是最明顯的。至於其他角色雖各有其性格鮮明處，發展大多不完整，這是自傳體性質小說的受限處。

四、作品思想研究：曹文軒在《紅瓦》思想的經營上處理手法微妙，除了一貫的悲憫精神與美感追求外，從本論文各章節主題所得亦可見曹文軒對於該項的主張與實踐：第三章「少年成長的困惑」，首先揭示了曹文軒對於「成長小說」的主張——與以往兒

童文學最主要區隔在於應當呈現出少年成長時內心思想上的種種心理「裂變」。以此為基礎，《紅瓦》小說裡所勾勒刻劃的成長課題：人際關係、自我認同、情感追尋，其觸角深度均較一般兒文作品細膩入微，並且透過主角林冰第一人稱的口吻毫不隱諱地剖析當時心境，如此寫法編排充分體現曹文軒對成長小說的主張。

而論文的第五章則集中探討《紅瓦》裡所呈現的當時文化、權力與社會的變化，這是一個相對抽象的思想探討，曹文軒在《紅瓦》裡所呈現的這些面向的變化其實隱晦在事件、人物情節的鋪排中。研究者以「改變與重構」作為主題加以提取曹文軒於《紅瓦》裡所呈現的關於時代變革的思維，於他的理論裡亦曾闡述小說「時間」的掌握課題，而《紅瓦》故事背景橫跨文革的動盪時期，既鋪寫了在那樣的時空背景下所產生的社會上的種種變革，但是亦寄寓了作者身為一個知識份子對於當代的關懷與期許——所謂的「改變」，並非建立在一味地揚棄過去，而應是去蕪存菁，此即「重構」的積極意義——諸多寄寓即便在如今讀來，還是很能引發共鳴。

綜合以上討論得出《紅瓦》兼具備豐富思想意涵，並可視為曹文軒文學理念實踐之代表作。

結語

本論文於研究之初曾困於該從何角度切入《紅瓦》、組織研究架構，後來基於(一)研究者對於《紅瓦》內容思想的興趣遠勝於其藝術表現手法 (二)曹文軒本身即自成一套創作理念，並有相關論述。遂大膽地決定以《紅瓦》內容區分三大主題作為論文研究架構，以思想意涵討論為主，藝術表現手法為輔，相關創作理論的部分則以曹文軒自身論述為主，希望可以盡量體現作家於作品中所欲傳達的文學理念以及實踐情形。

而伴隨論文各章討論成果展現，研究者固然捨棄了從大家理論客觀評述作家作品可能的收穫，卻意外透過這條看似狹隘的通道窺見了《紅瓦》世界的豐富多彩，以及曹文軒如大河般蜿蜒流淌於《紅瓦》的文學理念。

作為一部文學作品，《紅瓦》可以「豐富」論之；作為一部體現作家文學理念的創

作，研究者不時可從《紅瓦》獲得曹文軒悲憫精神與追求古典的美學趣味。最後，研究者謹節錄曹文軒《小說門》「後記」所言以為論文結語——作家其人其作風格大抵體現於此：

我不想做那種與自己的人生經驗以及其他種種經驗無關而只是憑藉知識累積來推動的學問。將自己的經驗擱在肚子裡而不能轉化為財富，我總覺得很冤。越往後——假如我還要做學問的話，我就越會將文字與我的經驗、與我的心性更緊密地聯結起來，而且會在文體上與學術性文體相背離。因為我感覺到純粹的、方正的學術性文體會妨礙個人經驗的流暢進入¹。



¹ 曹文軒〈後記〉，《小說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頁401



參考書目

一、曹文軒作品（按照書名筆畫順序排列）

- 《一根燃燒盡了的繩子》，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
- 《20世紀末中國文學現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
- 《大王書》，廣西：接力出版社，2007年12月。
- 《小說門》，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年7月。
- 《山羊不吃天堂草》，台北：民生報，1994年7月。
- 《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
- 《白柵欄》，台北：民生報社，2002年9月。
- 《青銅葵花》，台北：小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0月。
- 《紅瓦》，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1月。
- 《紅葫蘆》，台北：民生報社，1994年7月。
- 《根鳥》，台北：民生報，1999年9月。
- 《草房子》，台北：民生報社，1998年12月。
- 《甜橙樹》，台北：民生報，2002年9月。
- 《憂鬱的田園》，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10月。
- 《稻香渡》，台北：民生報社，2006年3月。

二、專書類（依姓氏筆畫排列）

- 王震武、林文瑛、林烘煜、張郁雯、陳學志合著《心理學》，台北：學富文化，2009年6月。
- 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
- 李澤厚《美的歷程》，台北：三民書局，1996年9月。
- 芮渝萍《美國成長小說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5月。

- 宗白華《天光雲影》，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月。
- 桂文亞主編：《感動：曹文軒的小說世界》，台北：民生報社，2002年10月。
- 許建崑《移情、借景與越位——當代作家作品論集》，台北：萬卷樓，2012年4月。
- 張子樟《少年小說大家讀》，台北：天衛文化，1999年8月。
- 程金城《原型批判與重釋》，北京：東方出版，1998年12月。
- 劉昌元《盧卡奇及其文哲思想》，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6月。
- 魏貽：《小說鑑賞入門》，台北市：萬卷樓，1999年6月。
- Albert Mordell《心理分析與文學》，鄭秋水譯，台北：遠流出版 1992年2月。
- C.C.Jung《分析心理學與夢的詮釋》，楊夢茹譯，苗栗：桂冠圖書，2007年9月。
- Milan Kundera《小說的藝術》，尉遲秀譯，台北：皇冠文化，2004年3月。
- Terry Eagleton《文學理論導讀》，吳新發譯，台北：書林出版，2010年9月。
- Wiffred L.Guerin, Earle C.Labor, Lee Morgan, John R.Willingham 編《文學欣賞與批評》，徐進夫譯，台北：幼獅文化，1991年4月。
- ### 三、碩博士論文（按照作者筆畫順序排列）
- 王素芳《曹文軒的《紅瓦》研究》，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年6月。
- 林子芳《曹文軒小說中的生命流域》，國立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年。
- 林詩屏《曹文軒作品意象之研究——以《草房子》、《紅瓦房》、《根鳥》為例》，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 翁雅玲：《曹文軒少年小說之「成長主題」研究——以《草房子》、《紅瓦房》、《三角地》為例》，屏東師範學院語文教育學系碩士班論文，2004年。
- 陳艷凰：《曹文軒少年小說中的倫理關係之研究》，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2年。
- 馮建國：《曹文軒《根鳥》之原型研究》，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2000 年。

楊美珠：《曹文軒少年小說悲劇意識之研究--以《草房子》及《紅瓦房》為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蔡瑜玲：《曹文軒青少年的成長及其意涵研究——以《草房子》、《紅瓦房》、《山羊不吃天堂草》為例》，屏東師範學院國民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3 年。

四、單篇期刊論文（按照作者筆畫順序排列）

王泉根〈2005 中國兒童文學理論批評年度綜述〉，《昆明師範高等專科學院學報》2007 年第 9 期，2007 年 5 月 8 日。

王泉根〈曹文軒文集的學術品質與審美格調〉，《中國圖書評論》，2003 年 5 月。

余璐〈曹文軒小說創作論〉，《文教資料》2007 年 12 月上旬刊，2007 年 12 月。

李巍〈曹文軒小說的敘事美學〉：《齊魯學刊》2005 年第 3 期（總 186 期），2005 年

孫悅〈曹文軒純美小說創作析論〉，《渤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3 期，2006 年 5 月。

徐妍〈曹文軒小說的敘述美學：單純形式下的複雜美感——以長篇小說《細米》為個案〉，《海南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 期第 19 卷（總 85 期），2006 年。

徐妍〈對童年夢想的永久看護〉，北京：《文藝報》第四版〈文學評論〉，2014 年 6 月 20 日。

馬力：〈對話，人的童年本質——曹文軒《青銅葵花》對童年本質的思考〉，《小說評論》2006 年第 2 期，2006 年。

許建崑，〈少年小說中的「四大天王」〉，《兒童文學研究》第 3 期(1998)，頁 39-43

陳恩黎：〈尋找飛翔的力量——論曹文軒的兒童文學觀及其創作〉，《浙江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9 卷第 6 期（總第 135 期），2004。

五、報章雜誌訪談（按照作者筆畫順序排列）

王倩〈曹文軒和他的水土鄉村〉，《中國圖書評論》2005年第6期，2005年。

王暢〈文學是一種宿命——訪當代文壇三作家〉，《中關村》2004年11月號（總20期），
2004年11月。

李俊蘭《曹文軒：文學人生最高尚的嗜好》，北京青年報，2003年1月9日。

沈文愉〈《紅瓦》傾聽成長的聲音——《紅瓦》作者曹文軒訪談錄〉，《北京晚報》，第十三版文化新聞，1999年11月29日

梅香〈對話曹文軒〉，《初中生世界》第30期，南京：江蘇教育報刊社，2006
年8月26日。

陸梅〈北大教授曹文軒連續推出《紅瓦》和《草房子》——他心目中——創作
和學術同等重要〉，《文學報》，1999年7月15日。

六、網頁資料（按照網頁筆畫順序排列）

中國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全庫：

<http://hk.wanfangdata.com/wf/cddb/cddbft.htm>

〈中國共產黨歷史大事記——1954年〉，〈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4-10/15/content_2094236.htm)

〈1954年全省(江蘇省)水災救災紀實〉：

<http://www.jssdfz.com:8080/dfz/book/mzz/D7/D5J4.html>

曹樹基〈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共識網〉：

(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jsd/lccz/article_2010080915280.html)

曹文軒〈我沒有高考故事〉，新浪教育網：

<http://edu.sina.com.cn/ex/2005-07-01/1016120747.html> (2005年7月1
日)